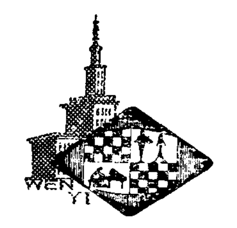


广播文艺丛书

姜昆李文华相声选

广播出版社



广播文艺丛书

姜昆李文华相声选

姜 昆 李文华



广 播 出 版 社



广播文艺丛书
姜昆李文华相声选
姜 昆 李文华
*
广 播 出 版 社 出 版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 毫米 32 开 9.25 印张 180(千)字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统一书号：8236·005 定价：0.70 元

目 录

谈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创作

（代　序）

罗　扬

《姜昆李文华相声选》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

粉碎“四人帮”以来，相声艺术犹如枯木逢春，生机勃勃，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不只是中年的和老年的相声工作者重新焕发青春，一批有革命热情、有艺术才华的年轻人也相继登上相声舞台，给相声界增添了新的血液。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他们努力创作和演出了不少好相声，辛辣而有力地讽刺、鞭挞了阻碍历史前进的旧事物，热情地歌颂了新时代的新人新事，提高了广大听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艺术欣赏水平，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姜昆和李文华同志就是近几年来受到人们普遍赞赏的一对“好伙伴”。

姜昆是相声界的一位新人。他初中毕业后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劳动期间，看到人们非常喜欢听相声，他也受到感染和启发，爱上了相声，立志当一个好的相声演员，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给被林彪、“四人帮”折腾得连气也喘不过来的劳动

人民带来一些生活的乐趣和愉快的笑声。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他的愿望实现了——被调到中央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工作。当时他才二十六岁。然而，他在短短几年中，就在相声创作和表演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确实称得起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李文华一九五八年以前在工厂工作，是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业余相声演员。一九五八年到中央广播说唱团专业演出。他为人朴实、憨厚，又富于幽默感；在表演上以捧哏见长，无论同谁合作，表演什么节目，也不论在表演当中遇到什么意外的情况，他总是捧得那么严实、稳当、贴切和自然，总是那么善于把作品中的人物和个人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又是那么注意从整体出发，从不夺逗哏者的戏。姜昆第一次看到李文华的演出，就深为敬佩，希望能与李文华合作；李文华也喜欢姜昆的聪敏、热情和那股子钻劲，甘心情愿地把他扶植起来。姜昆一直把李文华当作老师看待；李文华则把姜昆当作“红花”，而把自己比作“绿叶”。他们一个是年轻有为，风华正茂；一个是年近花甲，老而益壮。几年来，他们一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亲密合作。这本相声选是他们共同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晶，也是他们的革命友谊的最好见证。

姜昆、李文华在相声创作和表演上取得的成果，确实使人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在短短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创作的近四十篇作品，大都和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战斗风格；在艺术上也不断地有所突破和创新，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清新、明快的艺术特色。《迎春花开》是他们在粉碎“四人帮”之

后的第一篇佳作。作品把一对新人又要献身社会主义、又要找对象的矛盾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并采用唱山歌的形式抒发人物的思想感情，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新人和他们的纯真的爱情。构思巧妙，格调清新，谐趣横生，一经演出就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由于这篇作品在相声创作中打破了“四人帮”不准写爱情的禁区，在相声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红色的园丁》是反映学校生活的。作品通过引人入胜的戏剧性情节和生动活泼的语言，热情地赞扬了小学教师的工作，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迫害广大教师的罪行。这篇作品是在党中央正式推翻林彪、“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为教育战线平反之前问世的，作者如果没有对教育战线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敏感和斗争的勇气，要写出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如此照相》尖锐地讽刺、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和形式主义歪风，对于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很有意义。这篇作品在全国刚刚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时候就及时演出了，立刻引起广大听众的强烈反响，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诗歌与爱情》谈古论今，广征博引，时而高歌，时而吟诵，成功地把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在一起，通过吟诵诗词、学唱歌曲，既歌颂了高尚、纯洁的爱情，也批判了错误的恋爱观点；既提高了人们的思想境界，也使人们增长了知识，得到艺术享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相声集中的其他作品，也都各具特色，不一一列举了。

大家喜欢姜昆、李文华的相声，都夸奖他们路子正、立

意高，格调清新，这决非溢美之辞。在他们的作品中，无论是对新事物的颂扬，还是对旧事物的讽刺，都会使你深切地感到作者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热烈地爱着所爱，憎着所憎，爱憎分明，能够引起听众感情上的共鸣，使人们受到启发和教育。有些作品是揭露、批判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缺点和不正之风的，讽刺也很尖锐，但他们的批评、讽刺，是满怀热情的，是有原则、有分寸的，是为了促使人们猛省，帮助人们团结和进步，给人们以希望和信心。而不是把自己置于旁观者的地位，说风凉话，幸灾乐祸；不是火上浇油，助长听众中某些不满情绪。他们的作品力求把严肃的思想内容同笑的艺术谐调地熔铸在一起，做到"寓庄于谐"、"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他们的作品诙谐、幽默，趣味性很强，但他们是以高尚的健康的艺术趣味去陶冶人们的性情，帮助听众提高艺术欣赏水平，而不是靠那些低级庸俗的"臭包袱"、"邪包袱"去换取廉价的笑声。他们创作的一些知识性很强的作品，也尽可能地把这种知识性与所要表现的主题、人物、情节结合起来，不给人以孤立地介绍知识或自我卖弄之感。他们在作品中也常常采取虚构和大胆夸张的艺术手法，但这种虚构和夸张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使人感到既"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而不是生编硬造，故意用一些荒诞离奇的东西去哗众取宠。他们的不少作品，在立意、构思、人物刻画和语言运用等方面，也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给人以新的感觉。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相声不但善于讽刺，能够创作出象《如此照相》这样讽刺见长的好作品，也完全能够创作出《迎春花开》、《喜事》、《诗歌与爱情》等侧重歌颂和

抒情的好作品。他们在创作上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和经验，这对于扩大相声创作题材，提高相声创作质量，促进相声艺术风格、样式的多样化和艺术流派的发展，无疑地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姜昆、李文华能够在创作和表演上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不是偶然的，这是与他们在学习、深入生活和艺术上的勤奋不懈分不开的。长期以来，他们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创作。他们虽然离开了工厂、农村，成为一个专业演员，但仍与工农兵劳动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坚持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一九七七年元旦，是姜昆离开北京八年后的第一个新年，又是他与多年在兵团一起工作、共过患难的女战友结婚的大喜之日，但是为了创作表现粉碎“四人帮”之后祖国新面貌的作品，结婚一星期，他便到湖南农村深入生活。《迎春花开》、《爱的挫折》、《喜事》、《诗歌与爱情》、《如此照相》等很多作品都是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创作出来的。他们很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和表现技巧。为了写好《诗歌与爱情》，姜昆除了阅读有关的资料，还请对诗歌有研究的同志给他讲授、介绍了中国情歌的发展史和许多表现爱情的著名诗篇。李文华对传统相声很熟悉，姜昆就虚心地向他求教；李文华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经验讲给姜昆，并注意向姜昆学习。他们既注意学习、继承传统相声的艺术表现方法和技巧，又注意根据表现新内容的需要，不断地进行革新和创造。所以，他们创作和表演的相声能给人以又熟悉又新鲜的感觉。尽管他们在创作和表

演艺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认为选入这本集子中的某些作品，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如有的写得不够深刻、充实，有的艺术构思比较一般化，语言比较粗糙等，他们将在听取读者和听众的批评意见之后进行修改、加工。他们决心继续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坚持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艺术表现能力，创作和演出更多的好相声，争取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我觉得，这种革命的责任感和创作热情，这种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和谦逊态度，正是革命的作家、艺术家最可贵的思想品质。我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姜昆和李文华同志一定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互相学习，真诚合作，不断地攀登新的艺术高峰，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曲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诗歌与爱情

甲：（唱）"九九那个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想把那军来参。风车跟着那东风转，哥哥惦记着呀小英莲。"二妹子！

乙：哎……三娃子！

甲：谁是三娃子？

乙：那你叫我二妹子？！

甲：我唱的这是电影《柳堡的故事》的插曲。

乙：这曲子太有感情，我都听入迷了。

甲：你看，一首好的歌曲让人唱不烦，听不厌。

乙：隔多少年都爱听。

甲：可就这首歌，"四人帮"说它是"黄色歌曲"，不让唱了。

乙：因为什么？

甲：因为歌里描写了男女青年的爱慕之情。

乙：噢，歌里有爱情。

甲：其实，你说生活中能没爱情吗？

乙：不能。

甲：为什么不能？

乙：因为……没爱情……多没劲呀！

甲：结果歌曲里不许有姑娘、小伙、阿哥、阿妹的字样。

乙：不许写姑娘、小伙？

甲：写可以。写铁姑娘、钢小伙。

乙：嚯！那写我们就得铜老头，钢种老太太。

甲：那时有这样一首歌。

乙：您给唱唱。

甲：（唱）"俺队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攥嘎嘣嘣，走起路来震天响，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

乙：这是大姑娘？

甲：这是二郎神。

乙：这样的姑娘您敢喜欢吗？

乙：不敢。

甲：怎么呢？

乙：我怕她踹我一脚。

甲：结果他们连外国人都给蒙了，那时候国外的舆论说我们中国没有真正的情歌。

乙：这可是偏见。

甲：其实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

乙：文明古国嘛。

甲：我们的人民有着纯洁、高尚的爱情。

乙：是呀。

甲：有诗为证。

乙：那您给说一说。

甲：早在中国的《诗经》里。

乙：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作。

甲：就有这样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乙：噢，"君子好逑"，我听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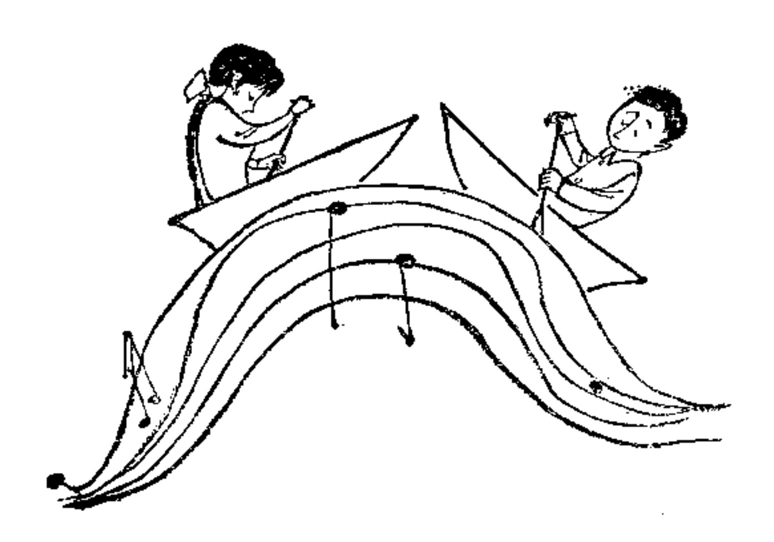
甲：怎么讲？

乙：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甲：那"窈窕淑女"呢？

乙：那时候他们踢得不好，净输给女的。

甲：你这都是什么呀？



乙：不是这么讲？

甲：这是诗人看到水中洲上的一对对雎鸠，联想到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哇！

乙：噢，简短的情歌。

甲：汉代乐府民歌«上邪»，为了表达生死不渝的爱，诗中呼天为誓：除非山可成平地，江水可枯竭，冬天雷打震耳，夏天大雪纷飞，天地合在一起，才能把我和我的那个她分开。

乙：嘿！这爱的多瓷实啊！

甲：宋代诗人李之仪写的«卜算子»词，那是爱情的美丽诗篇。

乙：您给念一念。

甲："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听一听，"我住长江头"，长江头在什么地方？

乙：哎哟，北源在可可西里山，南源在唐古拉山哪。

甲："君住长江尾"，长江尾在什么地方？

乙：在上海入东海，那是浦江口哇。

甲："日日思君不见君"……

乙："共饮长江水。"

甲："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乙：唉！

甲：叹什么气呀？

乙：敢情宋朝那时候就有两地生活的呀。

甲：但是，山水隔不住情谊。

乙：他们怎么不往一块儿调呀？

甲：怎么调？

乙：找劳动局呗。

甲：宋朝有劳动局吗？

乙：没有就更好办了，自己回来呀。

甲：一个青藏，一个江苏，怎么回？

乙：坐火车。

甲：你给开车？

乙：对，没火车……那干脆就走着呀。

甲：不行，根本就没路。

乙：哟，那当初他们怎么调开的？

甲：你管得着吗？诗，这是比喻。

乙：我看他们分那么远住，我难受。

甲：在我们祖国美丽的诗句、动听的歌声中，你不仅能看到我们民族用人类最丰富的情感来歌颂爱情，而且你在爱情的歌曲中可以听到大自然的一切一切。

乙："一切一切"包括什么？

甲：那太多了，大自然有什么，爱情的歌曲有什么。

乙：生活当中的东西，那歌里都有？

甲：你可以随便问，我用爱情的歌来回答。

乙：爱情的歌里有花儿吗？

甲：（唱）"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

乙：噢，这是江浙一带流行的民歌《茉莉花》。有唱山的吗？

甲：(唱)"跑马溜溜的山上，一麻溜溜的云哟。"

乙：噢，这是《康定情歌》。有鸟儿吗？

甲：(唱)"百灵鸟双双地飞，是为了爱情来歌唱。"

乙：嘿，爱情歌里什么都有。有家雀儿吗？

甲：(唱)"阳雀飞过高山顶……"

乙：等等，我没问阳雀，我问家雀儿。

甲：麻雀？

乙：这没有了吧！

甲：咱们先不唱家雀儿。

乙：为什么？

甲：唱可以，我怕你听不懂。

乙：只要有家雀儿我就能听得懂。

甲：那好，你听着：(唱)"伊犁尤里，阿格夜尔杜喀伊。杜喀伊列赫达，撒依来都，波尔鸠布杜拉伊艾提干定，多喀夜彻提彻夜，撒衣来都。撒衣拉颇乌尼夜颂，带姆的安都。"什么意思？

乙：这……不知道。

甲：你不是听得懂吗？

乙：我知道，没家雀儿你拿这蒙我。

甲：嗜，这是维吾尔族民歌："伊犁道路弯弯曲曲，有两只麻雀在唱，它从早唱到晚，是否在唱我爱人的命运？"有家雀儿没有？

乙：嘿，真是什么都有。歌里有唱夜猫虎的吗？

甲：夜猫虎？

乙：就是蝙蝠。

甲：唱拉拉蛄好不好。

乙：拉拉蛄也行。

甲：什么呀！到你这儿净恶心的。爱情的歌曲唱的东西得美，得招人喜欢，你心里喜欢什么唱什么。你说你喜欢什么？

乙：我喜欢吃！

甲：喜欢吃呀？

乙：行不行？

甲：吃点什么？

乙：水果行吗？

甲：（唱）"满山的葡萄哎，红艳艳。摘串葡萄哎，妹妹你尝鲜，靠近身边问一句，这串葡萄甜不甜？"你怎么不说话。

乙：这么甜的葡萄我得吃会儿呢。

甲：你看，问什么有什么。

乙：爱情的歌里有蔬菜吗？

甲：谈恋爱唱茄子、辣椒、西红柿？

乙：别价，有蘑菇没有？

甲：有。（唱）"满山的香菇香喷喷。好象花开遍地香，巧手的姑娘采一朵，送给哥哥闻一闻。"

乙：这怎么不让吃，就让闻呀？

甲：生蘑菇你就吃？

乙：噢，还没做熟呢。

甲：得搁上肉，佐料，抓一把盐，放上酱油，做好了盛上一碗，尝一尝。

乙：冲这香劲，我能吃两碗。

甲：爱情的歌曲唱到香菇美蘑。

乙：有没有唱水的？

甲：怎么又想水了？

乙：那两碗蘑菇太咸，得喝点水啦。

甲：（唱）"阿哥阿妹情谊长，好象那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哥永远在我身旁。"

乙：太美了。有唱巴豆的吗？

甲：巴豆？

乙：就是一种中药，肚子不好，吃那打一打。

甲：你吃什么了？

乙：就那两碗蘑菇闹的。

甲：有一首佤族民歌叫《巴豆开花》。

乙：怎么唱？

甲：（唱）"巴豆在什么地方开花，巴豆在藤子上开花。我想摘花又没摘，爱情叫我留着它。"

乙：敢情谈恋爱得留着巴豆。

甲：什么呀，人家把巴豆花看成是最美丽的花，所以这么唱。

乙：太美了。哎，爱情歌里有动物吗？

甲：动物？一见面这么唱："我爱你呀我爱你，爱情就在咱心中。我象一只大老虎，你象一只大狗熊！"

乙：嗐，别比这个，比那老实点的。

甲：老实点儿的？

乙：啊，象那绵羊有没有？

甲：哎，羊还真有。（唱）“我愿做一只小羊，靠在你身旁。”

乙：太可爱了。

甲：咩——

乙：嗬，还叫唤哪！

甲：怎么样？

乙：我们中国人民的情感太丰富了。

甲：美丽动听的诗句、歌曲证明我们的人民感情丰富，爱情纯真。

乙：对，是这么回事。

甲：甭说别的，你拿历史上记载、编写的民间传说和爱情的故事来说吧，为什么多少年在我们人民中流传，那么脍炙人口？

乙：为什么？

甲：因为描写的爱情纯真、高尚，为人们所向往。

乙：您能举例子吗？

甲：汉朝著名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歌颂了焦仲卿、刘兰芝反抗封建礼教、坚贞不渝的爱情。

乙：这是古代著名的叙事长诗《古诗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

甲：描写爱情的《柳毅传》，柳毅传书。

乙：这是唐朝的作品。

甲：《西厢记》、《张生与崔莺莺》。

乙：元朝的。

甲：《梁山伯与祝英台》。

乙：宋朝的。

甲：《罗密欧与朱丽叶》。

乙：清朝的。

甲：嗯？

乙：不是……是明朝……明末清初的。

甲：罗密欧与朱丽叶。

乙：李自成和吴三桂。

甲：你提他们俩干吗？

乙：那你提外国人干吗？

甲：我想作个比较，外国人感情也丰富，但那表达方式与中国人不同。

乙：他们怎么表示？

甲：我看过一个歌剧，有个小姐站在窗前，身边站着一个人：（唱）"啊——啦，啦——噢——"

乙：咬我！

甲：咬你干什么？让你看看什么感情。

乙：这可看不出来。

甲：生活方式不同，表达方式不一样。你看咱们中国歌剧也有描写爱情的。

乙：哪出呀？

甲：《小二黑结婚》。

乙：小芹那段？

甲：那心情描写得很复杂。

乙：你来来。

甲：（唱）"清凌凌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

乙：好天气。

甲：(唱)“小芹我洗衣衫，来到了河边。”

乙：好环境。

甲：(唱)“有心我对你说呀，”

乙：说吧。

甲：(唱)“说上那几句话，”

乙：讲吧。

甲：(唱)“人多……”

乙：那怕什么。

甲：(唱)“眼杂……”

乙：不要紧的。

甲：(唱)“人多眼杂我没敢靠前。”

乙：这不是瞎耽误工夫嘛。

甲：什么叫瞎耽误工夫呀？

乙：什么全没说呀。

甲：你看这心情描写得怎么样？

乙：心情描写得细腻入微。

甲：你看这爱情描写得好有原因。

乙：什么原因？

甲：因为真正的爱情本身就高尚。

乙：不象现在有的人那样，又要钱，又要八大件。

甲：真正的爱情和人们的理想和社会斗争都有联系。

乙：是吗？

甲：你拿咱们刚才说的«孔雀东南飞»来说吧，那就是反封建斗争杰出的代表作。

乙：那个时代的作品。

甲：近代作品也有反映。

乙：哪些呀？

甲：有一首歌叫《送郎当红军》。

乙：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歌曲。

甲：张曙同志的《日落西山》听过没有。

乙：听过。

甲：（唱）“哪一个山上没有树，哪一个田里没有瓜，哪一个男子心里没有意，要打鬼子就顾不了她。”

乙：抗日战争时期的。

甲：反映了革命志士的思想境界。

乙：要打鬼子就顾不了爱。

甲：就是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的今天，青年人唱的爱情歌曲就描写了青年人的理想和抱负。

乙：你举个例子。

甲：有一位业余作者写了这样一首歌词：

“亲爱的小伙不要把窗户敲，
姑娘啊正在把蓝图绘描。
当明天一起漫步在林荫道，
请听姑娘——
把心里的话儿相告：
我绘的是四个现代化的美景，
它象金子在洁白的纸上跳跃。
它将唤起我们年青伙伴的热情，
一起在新长征路上奔跑。

呵！亲爱的小伙不要把窗户敲。”

乙：这小伙子也是，干吗紧着敲窗户呀？

甲：依着你的意思，——

乙：推门儿进去吧。

甲：象话吗。

乙：两人谈谈。

甲：谈什么呀。小伙听见这歌声赶紧跑了。

乙：哟，别吹了。

甲：吹了？回去搞革新去啦。

乙：受教育了。

甲：再一见面，姑娘就换歌了。

乙：怎么唱？

甲：（唱）“你呀你，你在我的眼睛里。你呀你，我爱你革新着了迷。我知道，我知道，眼睛传神会言语。告诉你、告诉你，谁不爱小伙有出息。”

乙：你干吗呢？

甲：（指乙）多有出息的小伙儿呀！

乙：我呀？！

红色园丁

甲：你看我是干什么的？

乙：这可看不出来。

甲：人们把我的工作比成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赋予知识的启蒙者；精刻少年心灵的工匠；培育祖国花朵的园丁。

乙：你是光荣的人民教师。这行工作受人尊重。

甲：也不能这么说。有人把我们比成叮在修正主义臭肉上的苍蝇；爬在社会主义床板上的臭虫。

乙：都沾个"臭"字儿。

甲：叮在鲜花上的臭大姐；

乙：臭。

甲：伏在臭椿树上的屎壳螂；

乙：臭。

甲：比作不大不小的皮球；

乙：这没"臭"字儿。

甲：掉粪缸里头了。

乙：嗐，更臭了。我知道了，说这话的是"四人帮"。

甲："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们革命教师才抬起头来，能够把全部才能贡献给社会主义，让祖国的花朵健康成长。

乙：教育工作者扬眉吐气。

甲：在党的关怀下，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光荣地出席了先进工作者大会，到十几个学校传经送宝，受到了各级领导的表扬，家长和同学们都赞扬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优秀的女教师，贴心的好阿姨，知己的大姐姐。

乙：这是你？

甲：这是我嫂子。

乙：提你嫂子干吗？

甲：提起她都知道，那是被人们誉为"红色园丁"——永红中学模范教师袁丁，袁老师。

乙：噢，袁老师，认识。那是我弟弟他们班主任。要说袁老师，那真是好样的……

甲："不过做了一点我应该做的工作。"

乙：……那是和"四人帮"作斗争的好同志……

甲："也是党教育培养的结果。"

乙：……袁老师受到了学生、家长的赞扬。

甲："那是对我的鼓励。"

乙：提起她的工作成绩……

甲："不过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出第一步，斗争生活刚刚拉开序幕，革命航船刚刚扬起风帆，春天的幼苗，我也算刚刚拱出地皮儿吧。"

乙：行啦！你这儿谦虚什么？

甲：这是袁老师介绍她的事迹时讲的几句话。通过她的

介绍，可以看出，她不愧为“红色园丁”呀。

乙：怎么呢？

甲：参加教育工作十几年，没请过一天假，没耽误过一堂课。

乙：勤勤恳恳。

甲：二十九岁年轻人，总结六十多年教育经验，那真……

乙：你等等，多大？

甲：二十九岁。

乙：二十九岁总结六十多年经验？你怎么算的？

甲：那你给算算！

乙：可以。

甲：她总结了旧社会穷人上不起学的苦；总结了林彪对祖国新一代的毒害；总结了“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这得多少年了？

乙：年头是不少。

甲：这样一总结，袁老师认识到：要让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更加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乙：那袁老师是怎么做的？

甲：我可以给你介绍她怎么教育你弟弟的。

乙：我弟弟？

甲：你弟弟虎头虎脑。

乙：对，大伙都叫他虎子。

甲：虎子不简单呀！

乙：怎么呢？

甲：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动不动就“造反”，说着说着

就吵架。老师说一句，他顶十句，说错了一点，让他逮着，那是七个不依，八个不饶，三十六个不答应，一百二十个不讲理。

乙：听听我这弟弟。

甲：其实虎子成这样不能怪他。

乙：那怪谁呀？

甲：主要怪他哥哥。

乙：对……啊？怎么怪我？

甲：不是怪你，你管他了吗？

乙：管了。

甲：怎么管？

乙：我揍他。

甲：揍成吗？需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乙：对，我太急。耐心说，虎子还是能听。

甲：可也不那么简单。

乙：那有什么不简单的？比方你是虎子，我是老师："虎子！"

甲："嘟！"

乙：干什么？

甲：没等你说，拿手一指你："乱世英雄起四方……"

乙：唱上了！

甲："……谁反潮流谁为王，你要是敢来管我们，给你点厉害尝一尝。老师，给根烟抽。"

乙：这叫什么学生！"我是老师。"

甲："老师你就瞪眼？不许搞师道尊严。"

乙：“你不对，我就管！”

甲：“你管呀？我反潮流！”

乙：“就你还反潮流哪？去念书去！”

甲：“让我们当‘五分加绵羊’？”

乙：“不念书成睁眼瞎了。”

甲：“宁当文盲，不当精神贵族。”

乙：“当学生，得学习。”

甲：“走白专道路？”

乙：“老师教的是知识。”

甲：“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乙：“老师比你有学问。”

甲：“有学问也不能当饭吃！”

乙：“我揍你！”

甲：你怎么动手了？

乙：你瞧我这弟弟，非打不可。

甲：袁老师说：资产阶级想毁掉年青一代，就是要毁掉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四人帮”搞乱了孩子头脑中的思想是非，把孩子推向悬崖，我们要把孩子拉向正路。

乙：怎么拉？

甲：“大娘！”

乙：“哎！”我怎么成大娘了？

甲：这是袁老师做广泛的社会调查。“大娘，您说虎子这孩子怎么样？”

乙：“这孩子不错，就是前一段学坏了。”

甲：“大爷，最近虎子净跟谁在一起？”

乙："净上前面大黑门里去！"

甲："大嫂，虎子净上你们院里找谁呀？"

乙："找北屋那个坏小子，一块儿去好几个哪！"

甲："坏小子！"

乙："哎！"我怎么又成坏小子了？

甲：谁都得调查。

乙：我倒都得答应。

甲：通过调查了解，袁老师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开始了和虎子的谈心工作。

乙：虎子脾气倔，可不好谈哪！

甲："虎子！"

乙："哎！"我又成虎子了。

甲："虎子，你经常和谁在一起？"

乙："和人在一起。"

甲："好人，坏人？"

乙："好人。"

甲："怎么好？"

乙："上回掰了仨自行车铃盖儿，还分我一个呢。"

甲："虎子，他打砸抢，偷摸拿，搞无政府主义，你怎么能和他在一起？"

乙："您知道我和谁在一起？"

甲："和大黑门那人，他今年三十岁，是个临时工，他爸爸开过烟摊，他被工厂开除过，住你们家往北第三个门，进院往西，里头院北屋，他小名叫'大砖头'是不是？"

乙：他比警察了解的都清楚。"我不认识这人！"

甲："那你为什么前天上他们家去？"

乙："我没去！"

甲："你不承认不要紧。"

乙："瞧见没有，没问出来。"

甲："我再问你，你昨天上哪放火去了？"

乙："没有。哪儿放火去了？"

甲："昨天放学，你不是喊：'走呀，跟我放火去！'"

乙："那是贴大字报，放火烧烧咱们学校的老工友。"

甲："他怎么了？"

乙："他老管我们。"

甲："管你们是对的呀。那是和你爸爸一起在旧社会度过半辈子的老工人，他处处对你们严格要求，不让你们胡打胡闹，你怎么还给他贴大字报？再说你那大字报有许多话可是'四人帮'的语言！"

乙："……大字报不是我写的！"

甲："我听说是你写的！"

乙："不是我写的。"

甲："那是谁写的？"

乙："大黑门那人写的，我前天上那儿拿的，不信您问问去！"

甲："你不是不认识他吗？"

乙："我……我怎么把这碴给忘了。"

甲："虎子，毛主席要求我们又红又专，'四人帮'说那是走白专道路，毛主席要求你们做三好学生，'四人帮'说那是'五分加绵羊'，毛主席要求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四

人帮’喜欢的是打砸抢，搞无政府主义。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当个好学生？”

乙：“愿意。”

甲：“愿不愿意做党的好孩子？”

乙：“愿意。”

甲：“愿不愿意做新中国的主人？”

乙：“愿意。”

甲：“愿不愿意跟着‘四人帮’？”

乙：“愿……不愿意！”

甲：“可是大黑门的坏小子，正往那个方向拉你，你怎么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呢？”

乙：“老师，我……他……主要……那……”

甲：你这儿说什么呢？

乙：没的说了！

甲：广泛的社会调查，细致的思想工作，加上袁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和虎子深入批判“四人帮”的罪行，虎子一步一步走上正轨。

乙：虎子糊里糊涂，有个耐心法儿就能好。

甲：你要是光揍他，就等于推他一把，那可得真怪你这当哥哥的了。

乙：我这人性子太急。

甲：可是过了没多久，虎子身上又出现了反复：上课不注意听讲，坐不稳，站不住。

乙：那没关系，再耐心说服准行。

甲：光说说就行？

乙：有耐心法就能做好。不信，我讲一回课，咱们试试。

甲：可以。

乙："同学们，我讲……"

甲：（吹哨）

乙："你干什么呢？"

甲："我呀，我……（吹哨）"

乙："你怎么还吹？"（扬手）

甲：你怎么又要动手？

乙：对，我得耐心："虎子，孩子，同学，学生，"我都不知道叫他什么好了。

甲："有什么，你说吧！"

乙："今天讲历史课，我给你们讲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李时珍。"

甲："老师，您别讲了，李时珍我们都认识。"

乙："认识？"

甲："啊，就住我们家胡同口，卖酱油那个。"

乙："李时珍是大医学家。"

甲："是啊，赤脚医生，会针灸，一天给我妈扎十针，姓李，李十针。"

乙："这都什么呀？你听我讲！"

甲："我听不进去！"

乙："你为什么听不进去？"

甲："我们家有事。"

乙："什么事？"

甲："我妈病了。"

乙："你妈没病！"

甲："你怎么知道的？"

乙："我是你大哥。"

甲："我是你大爷。"

乙："我揍你。"

甲：你怎么又动手了？

乙：你瞧我这弟弟，非打不可。教育好一个孩子真不容易呀。

甲：袁老师说：孩子的反复说明得摸清他们思想跳动脉搏，有针对性地做好孩子的思想转化工作。

乙：怎么做？

甲：袁老师一分析：有人给你妈针灸，你母亲可能病了。

乙：那些日子，我妈的老病确实犯了。

甲：虎子心不在焉，说明家里有些事需要他。

乙：抓药熬药就需要个人。

甲：袁老师先来到药店，和那里职工一讲，人家非常热情："老师。孩子家有这事，他心浮哇，您就不能怪孩子！"

乙：那怪谁？

甲："主要怪他哥哥。"

乙：……药店怎么也怪我？

甲：袁老师马上解释："虎子的哥哥、父亲，全上夜班。不能耽误他们工作。"

乙：那人家怎么说？

甲：“哎哟，我们不了解情况，既然这样，我们送药上门，教育孩子大家都要关心。”

乙：送药问题解决了。

甲：袁老师又来到居委会，居委会二婶包下了熬药的工作。

乙：又解决一样。

甲：袁老师又找到你妈：“大娘，还有么事需要我？”

乙：“没有了。老师为孩子把心都操碎了，您告诉虎子，要再不好好学习，我让他哥哥揍他。”我妈都知道我这脾气。

甲：可工作不算完，袁老师想：虎子的反复，说明他头脑中还有“四人帮”散布的“读书无用论”的流毒。决定抓住根去治病。

乙：这回是怎么教育的？

甲：“虎子。”

乙：“哎。”

甲：“上课得注意听讲。”

乙：“我请假。”

甲：“你妈有病，对吧？”

乙：“她替我说了。我得抓药去。”

甲：“街道上负责给你妈抓药，还熬好了。”

乙：“不是，我喂药去。”

甲：“这事，你张二婶全管了。”

乙：“嗬，全包了。”

甲：“虎子，你是不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了？”

乙："就是。我爸爸就没上学，照样为人民服务。"

甲："你多大了？"

乙："十六。"

甲："哪年生的？"

乙："六二年。"

甲："解放前你干什么呢？"

乙："我擦皮鞋……没听说过，那时没我。"

甲："所以你不了解。旧社会你爸爸想读书，可读不起。给资本家干了一年活，资本家开张条，让你爸爸领钱，到了帐房人家不给。"

乙："他凭什么不给？"

甲："他说纸条上写的是你爸爸欠他的钱。"

乙："我爸爸怎么不看看？"

甲："看了！"

乙："看了还领去？"

甲："不认识字，看不明白。"

乙："小时候干吗去了？"

甲："没钱念书呀！"

乙："全赶一块了。"

甲："结果卖了你的姐姐给人还了债，才保住了你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旧社会，统治阶级欺压咱工人，不让咱们读书。今天，'四人帮'还说读书无用，就是让咱们没文化，好容易受他们欺骗，受他们压迫。我们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可'四人帮'却不叫我们学文化、学科学，要使我们国家贫穷、落后，永远实现不了现代化。

虎子，你能答应吗？”

乙：“不听‘四人帮’的，和他们斗！”

甲：“怎么斗？”

乙：“……”

甲：“‘四人帮’说知识无用。”

乙：“我要为革命读书，学好知识。”

甲：“那课堂上应该怎么办？”

乙：“注意听讲！”

甲：“注意听讲，可要精神集中，把身子挺直，头抬起来，眼往前看。坐下！”

乙：我摔着！

甲：虎子踏踏实实地听课了。

乙：袁老师真有办法。

甲：依着你揍他一顿能解决问题吗？

乙：你就别提我啦。

甲：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永红中学面貌一新。

乙：老师、学生并肩前进。

甲：虎子也明白多了：“袁老师，过去是‘四人帮’害了我，是毛主席教育路线救了我，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

乙：嘿，虎子行啦！

甲：可是就第二天，虎子又迟到了。

乙：您瞧我这弟弟，多叫人费心。

甲：袁老师正上课呢，虎子匆匆跑来：汗衫破了，裤子撕了，扛着鞋，光着脚丫子，手上划一口子，腮帮子上还贴

块泥。

乙：都说我脾气急，我能不急吗？我问问他："虎子，上哪儿去了？"

甲："没上哪儿？"

乙："没上哪儿弄成这样？"

甲："我知道我迟到了。"

乙："知道还犯，昨天怎么保证的？你说呀，你不说？我（扬手）……我问问袁老师再说。"

甲：可放学的时候袁老师表扬了虎子。

乙：这汗衫破了，裤子撕了，凭什么表扬？

甲：上学的路上看到老工友推车陷在泥坑里，虎子跳下去扛上来，汗衫破了，裤子撕了。

乙：扛着鞋，光着脚丫子？

甲：鞋里泥多跑不快，为不耽误上课，扛着鞋光着脚丫子跑到学校。

乙：手划一口子？

甲：扛车手划一口子。

乙：腮帮子上贴块泥？

甲：老工友感动了，顾不得两手泥："孩子，你变啦，你可以说是党的好孩子了。"泥全贴脸上了。

乙：学雷锋去了！

迎 春 花 开

甲：(唱)哎……

乙：这位唱上山歌了。

甲：(唱)同志呀，对起来哟……

乙：要跟我对唱。

甲：(唱)我来问问你：祖国大地开什么花？

乙：(唱)哎，同志呀，社社队队开红花！

甲：行啊！

乙：这有什么！

甲：(唱)同志呀，我再问问你，我的手上开啥花？

乙：(唱)辛勤劳动开茧花！

甲：(唱)我再问问你：我的脸上开什么花？

乙：(唱)大干巧干开汗花！

甲：(唱)我再问问你，我的心里开什么花？

乙：(唱)你的……爱什么花就开什么花！

甲：对不上来了？

乙：我知道你心里开的什么花？

甲：我最近特别高兴，心里就象开花一样！

乙：对，粉碎“四人帮”，思想大解放，无论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个个干劲百倍，人人心情舒畅，真是“心花怒放”啊！

甲：对！可我心里比你还多开一朵花！

乙：多开一朵什么花？

甲：兰花！

乙：兰花？

甲：啊。

乙：你心里开兰花，我心里开刺梅，扎不扎？

甲：兰花是人名。

乙：谁呀？

甲：是河东大队党支部书记，回乡知识青年，生产劳动的能手。她是我哥哥的弟妹，我弟弟的嫂子，我丈母娘的闺女。

乙：是你爱人不就完了吗！

甲：对，我这爱人可不简单。

乙：怎么呢？

甲：兰花结婚那天，扛着锄头过门，第二天挽起裤管下田，结婚不误生产，全村男女老少谁都称赞呀。

乙：哟，兰花是受人敬爱的人。你这爱人是谁给介绍的？

甲：我给介绍的。

乙：啊？自己给自己介绍对象？

甲：我们俩是一个公社的，她在河东我在河西，一河之

隔。在劳动竞赛中两个队开展劳动对手赛，我俩趁机会便建立了战斗的友谊。

乙：哟，过去就认识。可中间也得有个人牵线哪！

甲：不用。我们山区自古以来有唱山歌的习惯，青年男女，你有情我有意，站在山头上对歌，对好了登记就结婚。

乙：嘿，连封信都甭写，省邮票！

甲：可费嗓子！我和兰花整整唱了五年的歌啦！

乙：怎么唱这么长时间？

甲：主要是我们不断地闹矛盾。

乙：哟，这可不好。

甲：这也是正常的。

乙：有了矛盾可要互相谅解。

甲：不是谅解的事。闹矛盾也不怨我也不怨她。

乙：不怨你不怨她，那怨我呀？

甲：没你什么事。

乙：我知道了，所以闹矛盾，是因为你们俩脾气不合。

甲：谁说的？我这个人办事喜欢干净利落，说干就干；她喜欢泼辣麻利，硬打硬拚，可以说是天生的一对儿。

乙：要不就是你们在感情上还有距离。

甲：谁说的？她想的是大干社会主义，改变山区面貌；我想的是为革命种田，建设社会主义新山村。可以说，"情投意合"。

乙：那就是你们俩彼此了解得还不够。

甲：谁说的？兰花思想正，朴实能干，在群众中有威信，她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前年二十五岁，八月十三日的生

目，小名叫二妹子，最喜欢吃辣椒。

乙：全了解清楚了。要不然就是你们俩打架了。

甲：谁说的？她鼓励我，我帮助她，连脸都没红过，打什么架！

乙：要不然……你们这事还真难管。

甲：闹矛盾是这么回事，前年我们商量好了：春节结婚。

乙：好哇，向你们祝贺！

甲：我告诉我妈，准备准备，扫扫房。

乙：对，吃你的喜糖！

甲：矛盾出来了！

乙：什么事？

甲：当时县委发出了战斗号令，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苦干一个冬春，拿下拦河大坝。各公社立即组织民工开赴工地，投入施工。兰花一听说这个工程要半年时间才能完成，她可着急了。

乙：她着急结不了婚啦。

甲：不，公社没有给她们任务，她着急了。

乙：着急去不了。

甲：我也是心里着急。

乙：你也怕去不了。

甲：她要一去半年，我就结不成婚了。

乙：这倒好，想到两处去了。

甲：兰花立即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再三向公社请战，第二天就出发，开赴工地。

乙：那婚期就得推迟。

甲：我一听说她要去，我那脾气上来了："你去?你要敢去……我也去……"

乙：你也去呀！

甲：这任务谁不争先恐后哇？大河涨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一事当前先得想想是为公还是为私，推迟半年婚期有什么了不起的，甭说半年，就是推个十年八年的——

乙：你也心甘情愿。

甲：那也太长了！

乙：嗨，也不会推十年八年的。

甲：青年突击队在兰花姑娘带领下，高举红旗，英姿飒爽，出发了。我唱了一支山歌给她送行。

乙：怎么唱的？

甲：(唱)"兰花好比骑快马，又似行船把帆挂，满怀壮志上战场，我决不把后腿拉！……"

乙：好！

甲："……最好早点转回家。"

乙：嘿，还留个后钩！

甲：她们走了我没去成，留在队里好好干，要和她们比一比，不能落在后边。

乙：对，这才是真正的革命感情哪！

甲：要说这半年也快，一晃过来了。兰花姑娘满面风采，抱着大奖状回来了。你看兰花多象是翱翔的雄鹰！

乙：对，象翱翔的雄鹰！

甲：不，她比雄鹰更矫健！你看兰花多象凌空的海燕！

乙：对，象海燕！

甲：不，她比海燕更有理想！你看兰花多象洁白的海鸥！

乙：对，象海鸥！

甲：不……她比海鸥更有朝气，你看兰花多象……

乙：不！……她到底象什么呀？

甲：兰花多象兰花呀！

乙：都比没了！

甲：赶快告诉我妈，准备准备，扫扫房。这可……

乙：吃你的喜糖了！

甲：矛盾又来了！

乙：又来了？

甲：她们大队改选，兰花当上了生产队长，担子重了，对她的要求更高了。兰花想：我还缺乏工作的经验，还得要推迟婚期。

乙：兰花想的是工作。

甲：尤其身为干部，干部干部，得先干一步，结婚的事先不能考虑。

乙：你同意不同意？

甲：当然同意！兰花想得有道理。其实我也想到这一步了，兰花不提我也会提，就是兰花要求马上结婚——

乙：你都不同意？

甲：我也赞成。

乙：还没下决心哪！

甲：当天晚上，我站在山头上，明确地表示我的态度。

乙：你怎么唱的？

甲：（唱）"山间翠竹青又青，岭上松柏根连根，兰花挑担千斤重，推迟婚期小事情！"

乙：好！

甲："下次别推行不行？"

乙：你怎么老留个尾巴呀？

甲：整整一年我没跟她唱歌，让她集中精力，把劲头使在工作上。这一年他们队变化太大了：粮食产量比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五，棉花增产百分之十七，生猪增加百分之二十四，社员觉悟提高百分之……这可没法用百分比。

乙：兰花姑娘在实践中积累了工作的经验。

甲：我一看这回差不多了，告诉我妈：准备准备，扫扫房。

乙：这回该吃你的喜糖了。

甲：可又来矛盾了。

乙：他这矛盾是不少。

甲：县里组织了到外地学习观摩的参观团，指名让兰花参加。

乙：那得去呀。

甲：我妈一听可急了，说："孩子，你不能向县里请示请示？"

乙：请示什么？

甲："她年龄也不小了，留她在家结婚，你替她去……那还是结不成……"

乙：老人家也没主意了。

甲：可我态度很明确，去外地学习，这是好机会，学了先

进经验，更好地推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推迟婚期应该！

（唱）“桃花落瓣李花开，年年冬去春又来，虽说婚期推几次，换来了红花遍地开！”

乙：真不错呀。

甲：可是自从兰花由外地归来，也见不到她的踪影了，也听不到她的歌声了……

乙：哟，上哪儿去了？

甲：不知道呀！我妈更急了：“孩子，是不是你唱的嗓门太小呀？哎，人家姑娘社里社外都属这个（伸大拇指），虽说你干得还不错，可还是比不上人家，我看呀——”

乙：拉倒算啦！

甲：“再唱一回去！”

乙：老人家也是舍不得。

甲：我说：“妈，您甭着急，兰花不会变心，我今晚上给您唱来，如果唱不来……”

乙：怎么样？

甲：我明日还唱去！

乙：你也就这主意。

甲：到了晚上，我估计她已经吃完饭了，站在山头上我可就唱起来了：

（唱）“哎！山歌过山又过岩哟，兰花姑娘你快出来哟！”

乙：没动静呀？大声点。

甲：（唱）“山歌过山又过岩哟，兰花姑娘你快出来哟！”

乙：还没出来呀？再大声点。

甲：（唱）“山歌过山又过岩哟，兰花姑娘你来不来哟？”

乙：还没出来，再大声点。

甲：（唱）“山……”

我都唱不出来啦！

乙：准是没在家。

甲：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

（唱）“山歌过山又过岩哟，……”

出来啦！

乙：兰花姑娘？

甲：邻居张大爷。“小伙子，三更半夜，吵得我都睡不着觉了，你这是干吗呀？”我说：“大爷，没事儿，明天队里山歌比赛，我练练嗓子。”

乙：他还真会拐弯儿。

甲：又唱了一个多钟头，还是没人回答。第三天我又去了。

乙：还去唱呀？

甲：这回我不上山唱了，我过河找她去。我跳上一条小船，手使双桨：

（唱）“小船轻轻顺水流，盼了春来又盼秋，兰花姑娘何处去，找不到你不罢休！”

乙：决心还真大。

甲：就这小船划了二十多分钟，还是没到对岸。

乙：河面够宽的。

甲：不，我忘解绳子啦！

乙：嗐！

甲：上岸进村，一看这气氛，我明白了。

乙：明白什么了？

甲：一派热气腾腾的场面，真有股革命的干劲！这兰花也真敢干，一个大队就敢造水库！

乙：难怪你唱不出来，她在工地上忙着哪！

甲：我一边干一边找，扁担队肯定没兰花。

乙：怎见得？

甲：全是男的。

乙：那是没有。

甲：嘿，那边干什么的？

乙：哪边儿？

甲：(唱)“口唱山歌心欢畅，铁锤叮当响四方，‘半边天’不怕汗水淌，巧手绣出新山乡。”

乙：那是女石匠开山打石呢！

甲：“同志，你休息会儿，我抡几锤！

(唱)叮叮当，叮叮当，兰花姑娘在何方？不见人影见精神，我永远拿你做榜样！”

乙：要向兰花姑娘学习。

甲：一边打锤一边看，这女石匠中没兰花。

乙：怎见得？

甲：全是大娘。

乙：那是没有。

甲：哎，那边打隧洞的有没有兰花？

乙：过去问问。

甲：“同志，兰花姑娘在这儿吗？”

乙："你是哪来的？"

甲："我是……我是上边派来的记者。"

乙："记者三更半夜来？"

甲："啊，晚报记者。"

乙：没听说过。

甲：那人一听说是记者，信以为真了。跑进洞里一会儿把兰花叫出来了。

乙：你还真行。

甲：兰花见我，非常亲切地问了我一声。

乙：问你什么？

甲："你干吗来了？"我说："干吗来了？那事儿，我妈扫了三回房了，咱们究竟拖到哪一天？等你们水库建成了，我来接你行不行？"

乙：她说什么？

甲："本来应当告诉你一声，可是工地人手紧，日夜三班，没能抽出空来，大家都甩开膀子干，我能顾得想结婚的事？"

乙：你听人家想的。

甲：我说："你没时间想，我定一下不行吗？你看三月八日结婚行不行？定好了三月八号不变了。"

乙：兰花怎么说的？

甲：兰花一听我这话，扭头进山洞了。

乙：这就是同意了。

甲：我一听也高兴了，扭头就走，没走多远我又回来了。

乙：不是订好三月八号了吗？

甲：今天都四月十七了。

乙：过了?!

喜　事

甲：告诉你个喜事。

乙：什么喜事？

甲：……找着对象啦！

乙：那得向你祝贺呀，人怎么样？

甲：共产党员，劳动模范。

乙：太好了。

甲：中等身材，个不高不低。

乙：不错呀。

甲：浓眉大眼，大方热情。

乙：精神。

甲：一笑有俩酒窝，留一小分头。

乙：真漂……你等等，留什么头？

甲：小分头。

乙：留小分头是你那对象？

甲：啊，是我妹妹对象。

乙：好嘛，吓我一跳。

甲：这对象好哇，是位先进人物。

乙：干什么工作？

甲：全国铁路的模范服务员——张波同志。

乙：噢，听说过。报纸上介绍过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

甲：说登上他服务的车厢，能让你感到祖国的温暖。

乙：对，报上说过。

甲：说登上他服务的车厢，能让你看到时代的面貌。

乙：对，报上说过。

甲：说登上他服务的车厢，能让你了解到祖国跃进的形势。

乙：对，报上说过。

甲：说登上他的车厢，能让你觉着他不愧是我妹妹的对象。

乙：对，报上……报上可没说这个。

甲：这是我妹妹他们同事说的。

乙：你妹妹在什么地方工作？

甲：也在列车上。

乙：在一起。

甲：他们同事说这话可巧让我妈听了，我妈问我："孩子，你妹妹搞对象，你知道吗？""不知道。""嗯，还想瞒着我？那几个丫头叽叽喳喳，我都听见了，说这对象不错，是全国服务的什么杆儿来着？"

乙：服务的标杆。

甲："你给我问问去！"

乙：那你就问吧！

甲：我问啦。那天，她刚下班，我就跟她说："妹妹，我……嗯……你……他那个……是……我……"

乙：你咳嗽什么？

甲：我不好意思先开这个口。

乙：你妹妹怎么说的？

甲：她一听就明白了："哟，哥哥，你问这事，他那个，主要是……我们……他……"

乙：她怎么也咳嗽上了？

甲：她也不好意思直说。

乙：你瞧这份别扭。

甲：我妈一听我什么都没问出来，气火了："你瞧你这点出息，白长这么大个子，这有什么不好问的？"

乙：怎么问？

甲："你就跟她说：你那个……我是呀……准备……嘜，咱一家子还全传染上了。"

乙：是不好问。

甲："哎哟，这事还真得了解了解，要找那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我这儿可养活不了。工作上、学习上，咱都得要好样的。"

乙：那就赶紧了解呀。

甲：我妹妹太忙，两头不见她。

乙：这还真麻烦。

甲：那中午我下班刚回来，我妈让我给她买张火车票。

乙：干什么？

甲：说要上外地我大哥那儿去一趟。

乙：让你妹妹买多好。

甲：不行，我妹妹第二天要留在局里开"比学赶帮"的传经送宝大会。

乙：那就等两天。

甲：老太太说什么也不等。等我买好了票，送我妈进了站，我妈赶紧又打发我走。

乙：那干什么？

甲："孩子，我就拣这么个时候，我自己相相你妹妹这对象，你明白了吧？"

乙：噢。老太太知道人姓什么吗？

甲："我听他们念叨了，叫张波，还是大家学习的什么杆……"

乙：标杆。

甲："我自己找去。"

乙：老太太还真有主意。

甲：就是呀，刚进车站，我妈一眼就看见一位年轻的乘务员，扶老携幼，忙上忙下，主动热情，态度和蔼。

乙：这服务态度好哇。

甲：前边有位老大爷，拿出车票，揉的不象样。

乙：票怎么这样啦？

甲：老大爷换车次数多，逢人就打开，来回都攥着票，字儿都看不清了。

乙：这多麻烦。

甲：小伙子一见，从兜里掏出早已经预备好的硬纸片

儿，问清大爷乘车的终点，详细写上各次车的换乘时间。“大爷，您老把票收好。再问路换车，您就用这纸片，上面全写清楚啦。”

乙：小伙子想得周到呀！

甲：老大爷接过纸片，放好票，激动的眼眶里全是泪水：“一路出来，到处有人照顾，问谁谁都关心，这小伙子想得这么细，我可真得好好谢谢你，叫我看看你……”（摸乙脸）

乙：哎，往脸上摸什么？

甲：大爷双目失明。

乙：噢，是个盲人。

甲：我妈一看，这位乘务员不一般：“同志您贵姓？”“我姓张！”

乙：是张波？

甲：我妈一听，赶紧说：“张波你好，我是你……你是我……我……那什么……你吃饭了吗？”

乙：不知说什么好了。

甲：人家得检查我妈的票呀：“哎呀，大娘，您这是 8 号车厢的票，我们这是 6 号，我扶您去吧！”

乙：那就去 8 号吧！

甲：不行，我妈是奔他来的：“小伙子，大娘必须坐你们这 6 号车厢，大娘有病，大娘要不坐 6 号车厢，大娘肚子里血压高。”

乙：那是肚子里病吗？

甲：小伙一听：“噢，您心脏不好，我给您调票，坐我们

这车厢，我们离公务车近，便于我照顾，我扶您!”我妈上车了!

乙：老太太还真有办法。

甲：坐上车，我妈这嘴就闭不上了：“这小伙就是不一样，对待盲人，对待病人，什么态度?”

乙：可以说是盲人的眼睛，病人的护理，好!

甲：“怨不得都学他呢!”(学大娘来回看状)

乙：就是。老转脑袋干吗?

甲：人家忙来忙去，她眼睛老盯着。

乙：老太太喜欢上了。

甲：服务员见这老太太看他：“大娘，你心脏不好?”“没有，小伙子，大娘脖子有点酸。”

乙：谁让您老跟着转来着。

甲：小伙子服务得好，旅客们不断称赞，我妈更乐了：“你们说他好哇，敢情，这不是‘四人帮’那时候，上趟天津我坐了一天的工夫。”

乙：怎么那么长的时间?

甲：“我上天津，把我拉兰州去了。”

乙：上天水了。

甲：“这小伙子是好样的，那是大家学习的竹杆。”

乙：竹杆? 嗐，标杆。

甲：身旁一位女同志不同意这看法：“大娘，这服务员参加工作刚刚一年，他不是什么标杆。”

乙：怎么回事?

甲：我妈不乐意了：“你这姑娘怎么这么说话?他是不是，

你有我知道？他要不是，我们姑娘能……那什么，啊……”

乙：什么呀？

甲：“你有我清楚？你知道我是他什么人？”

乙：什么人？

甲：“保密！”

乙：嗐！

甲：人家女同志也说了：“大娘，您没我清楚，您知道我是他什么人？”

乙：你是他什么人？

甲：“我是他爱人。”我妈一听：“什么，他怎么结婚啦？”“瞧您说的，我们小孩都一生日多了。”

乙：弄错啦！

甲：我妈一听赶紧就问：“小伙子，你不是……我准……回见啊！”

乙：怎么走啦？

甲：小伙子告诉她了：人是6号乘务员，全车厢都在展开学标杆——张波同志的竞赛，向服务的高标准进军。这位能是吗？

乙：那是得走。

甲：出了6号进了7号，我妈一看：哎呀，敢情这车厢不一样哟。

乙：什么样？

甲：车厢格外整洁，旅客个个愉快，两边挂着横幅。

乙：这边写着：

甲：以优秀的服务工作成绩向党中央汇报。

乙：那边写着：

甲：铁路要改变面貌，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冲这车厢这服务员的态度就错不了。你瞧人家这玻璃擦得多亮，这得下多大功夫，哟，亮得手都能伸出去。

乙：隔着玻璃？

甲：开着窗户。

乙：我说的呢！

甲：这时候，一位年轻服务员迎面走来，我妈这么一看："嘿！这小伙和别的小伙不一样。"

乙：怎么呢？

甲：他有眼睛。

乙：什么？

甲：不是，他那眼睛有神。

乙：热情洋溢。

甲："同志，您贵姓？""大娘，我姓张。""你是竹竿不是？"

乙：怎么还竹竿？

甲："大娘，我是竹竿。"

乙：是竹竿？

甲："我个子高，一米八五，大伙给我起的外号叫'竹竿'。"

乙：您瞧这巧劲儿。

甲："孩子，大娘得坐你这7号车厢，大娘有病，要不坐这7号车厢，大娘肚子里呀……血压高。"

乙：还是这词儿。

甲：小伙也乐啦，赶紧把我妈让下，拿出一个小本：

“大娘，您姓什么，叫什么？”

乙：这是重点照顾的旅客登记。

甲：我妈不知道呀，“哟，怎么啦？坐这车厢还得报临时户口？”

乙：咳！人记下姓名、座号、旅途、终点，这样，换班儿的时候，都能对老年旅客进行重点照顾。

甲：我妈一听乐了：“这小伙好！工作细致。问我叫啥名字？你瞧着写吧。”

乙：那哪儿写得了哇？

甲：小伙登完记，我妈这么一看：好，这个是，这工作不一样。

乙：怎么不一样？

甲：你没听6号说嘛，学习张波向服务高标准进军，这个是高标准。

乙：从哪儿看出来了？

甲：我妈刚坐下，小伙要给我妈调座位。

乙：干什么？

甲：“大娘，您上年纪，没出过远门，容易晕车，您到这边坐，这样比您背朝列车运行方向舒服多了。”我妈往那边一坐：“对，孩子，是那么回事，往这边一坐，我觉着血压低多了。”

乙：那能觉出来吗！

甲：事情虽小，说明问题。

乙：平凡中有伟大。

甲：把旅客的心理摸透，工作做到家，这就是高标准。

乙：嗯，肯定是张波。

甲：小伙子到我妈面前说了一句话，我妈更乐了。

乙：什么话？

甲："大娘，我好象在哪儿见过您。"

乙：哎，有门儿！

甲："是吗？孩子，敢情，我长得象我们姑娘。"

乙：什么？

甲："我们姑娘长的象我。"

乙：老太太都乐糊涂了。

甲："孩子，你认识我不？"

乙："那哪儿认识呀？"

甲："不认识不要紧，以后就认识了。"

乙：那倒是。

甲："以后就到家来，到咱家和你家一样。""大娘，有时间我一定去。""什么有时间没时间的，我给你说说怎么回事！"

乙：大娘要给捅开。

甲："你有对象没有？"

乙："有"。

甲："是列车员不是？"

乙："是"。

甲："对象家没去过吧？"

乙："没有"。

甲："我就知道嘛！大娘告诉你，你对象她妈住什么地方！"

乙：这就快明白了。

甲："大娘，我对象家住什么地方我知道。""知道你怎么不去呀？""太远去不了！"

乙：什么地方？

甲："外国"。

乙：外国？

甲："新加坡。"

乙：这是外国。

甲：我妈也愣了：他什么时候把我弄那儿去啦？"孩子，咱住那新家没坡儿，就有条马路。"

乙：这哪和哪儿呀？

甲：小伙子说了："大娘，我那对象是个归国华侨，您老欢迎的话，我们一块上您家去！"

乙：啊，这不是张波？

甲：我妈一听就明白了，又错啦。"哟，小伙……我他……是……咱们回见啊！"

乙：怎么又走了？

甲：人家小伙告诉她啦：人是7号列车员，现在正在学习张波同志，把服务工作做到工农兵的心坎儿里，大娘看有什么不足，欢迎提出。这能是吗？

乙：对，上8号！

甲：到8号，我妈看见张波了。

乙：在哪儿呢？

甲：在车上挂着呢。

乙：啊，挂着哪？

甲：奖状挂着呢。

乙：好嘛，吓我一跳。

甲：我妈一打听，别人告诉她，上面写着：奖给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优秀列车员张波。鲜红的锦旗写的四个字是："旅客之家"。

乙：这是对张波同志的赞扬。

甲："哟，咱上岁数就是糊涂，早进这8号多好。"

乙：对，这甭问就知道是张波。

甲：可是，我妈找不到服务员。

乙：服务员呢？

甲：我妈一问，旁边人告诉了。

乙：怎么说的？

甲：（上海方言）"老妈妈，阿拉讲给侬听，阿拉车厢出事体了，服务员刚出去，大家全夸奖伊，人民服务员，真正来赛。"

乙：嘿！还是位上海同志。

甲："哟，他这儿给我呵呵什么呢？"

乙：老太太没听懂。

甲：旁边有位天津女同志把话碴接过来了："哎呀，大妈，这儿刚才有位旅客，心里一劲挠（恶）心，要吐，又不好意思吐，怕把车弄脏了，人家服务员腻味，可不吐心里又难受。人家服务员一眼就看出来了，您猜哪么的？服务员把抹布托手里，让老头吐里边儿，人给捧出去了，您老说这服务员哪儿找去？大儿大女又哪么样？这不，大伙都夸着呐嘛——"

乙：嘿！受到全车旅客的赞扬。

甲：我妈一听，这肯定是张波，赶紧到洗漱间，见服务员正洗抹布，我妈就问："小伙子，你是张波……回见啊！"

乙：怎么刚问就走？

甲：这梳俩羊犄角。

乙：女同志？

甲：我妈一看，上9号！

乙：还找？

甲：不找了。

乙：怎么不找了！

甲：我妈开始琢磨上了：我坐的是人民的列车，人民的列车为人民，乘务员各个暖人心，哪个车厢的事迹都动人，哪个服务员的质量都优秀，他们各个都学张波，各个都是张波。

乙：时代的列车，时代的面貌。

甲：铁路上面貌改变得快呀。

乙：值得我们各行各业学习。

甲：张波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成绩，带动了千万个同志前进。

乙：榜样的力量无穷。

甲：我们都象他们那样，我们时代的列车一定会飞速向前。

乙：一日千里！

甲：正想着呢，有个老列车员走来："大娘，给您药。"

乙："我没病！"

甲："那您丢东西了？"

乙："没丢！"

甲："您找人吗？"

乙："不找！"

甲："这些都不是，您怎么从6号到7号，又到8号又到9号，走这么多车厢，您是哪个单位的？"

乙：得，老太太让人注意上了。

甲：我妈一想，怎么了，这是把我当坏人了。

乙：谁让你老走来着。

甲：老列车员说："别着急，我们只不过问问，征求对我们工作的意见，便于我们改进服务工作。"

乙：是这么回事。

甲：我妈说："我找张波。"

乙：他怎么说？

甲："找张波？我就是。"

乙：啊，他是？

甲：我妈一看找着了，赶紧说："张波同志，我是你……你……不是，你是……我，你有四十了吧？""瞧您说的，哪儿四十呀？"

乙：没那么大。

甲：五十二啦！

乙：你妹妹怎么找个五十二的对象？

甲：我妈也纳闷，坐下打听。

乙：是你妹妹对象吗？

甲：是我妹妹对象。

乙：肯定是？

甲：肯定是。

乙：怎么这么大岁数？

甲：不是结婚的对象。

乙：什么对象？

甲："比学赶帮"竞赛对象。

战士之歌

乙：这回我们俩表演。

甲：（唱）班长拉琴我唱歌，歌声朗朗象小河，

乙：咱们不唱，光说。

甲：（唱）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

乙：你这儿干吗呢？

甲：（唱）我不是不爱你呀，亲爱的姑娘。为了祖国到处都是春天，要离开你到远方。

乙：这都是哪儿的事呀。你听……

甲：（唱）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

乙：噢，出发了，走吧。

甲：（唱）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

乙：你一人唱吧，我走。

甲：（唱）马儿哎，你慢些走，慢些走……

乙：谁是马儿呀？

甲：我唱的都是反映我们部队生活的歌曲。

乙：真带劲儿呀。

甲：唱歌就得唱能鼓舞斗志的歌曲。

乙：唱革命歌。

甲：比方拿起酒杯。

乙：应该唱什么歌？

甲：（唱）同志呀，请你干一杯，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

乙：激发人美好的情感。

甲：要换一首别的歌。

乙：哪首呀？

甲：（唱）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不欢更何待。来，来，来，再干一杯吧。咕噜——（倒地）

乙：怎么啦？

甲：钻桌子底下去了。

乙：瞧这歌闹的。

甲：靡靡之音使人潦倒灰颓。

乙：革命歌曲让人劲增百倍。

甲：部队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歌曲，词很简单，但优美动听，多少年在人的脑海中不能忘怀。

乙：你举个例子。

甲：过去有一首歌颂大生产运动的歌，歌词一段就是两句话："四六年，大生产，全军上下齐动员。"唱出来可美极了。

乙：你唱一唱。

甲：（唱）四六年那么呼儿嘿，大生产那么呼儿嘿，全军上下，戚里里里、嚓啦啦啦，嗦罗罗罗呔，齐动员那么呼儿嘿。

乙：越听越爱听。

甲：现在什么时候一听这歌，脑海中就能浮现出延安大生产时期热闹的劳动场面。

乙：其实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甲：那时候您还小呢！

乙：我可不就二十岁嘛。

甲：您想，我刚四十……

乙：嗯？

甲：差四年生我。

乙：这还差不多。

甲：生我的时候，正唱《志愿军战歌》呢！

乙：那个歌好听。

甲：走起步了来也威武：（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一边唱，一边顺拐走路。）

乙：怎么走顺了？

甲：岁数小，跟着部队后边学走路呢！

乙：受歌曲感染了。

甲：我从小就喜欢部队的歌曲。

乙：是呀。

甲：我发现他们什么时候都有歌声。

乙：什么时候都有？那快集合了——

甲：整装待发呀！（唱）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

乙：真精神！出发呢？

甲：（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乙：步伐整齐。打完靶呢？

甲：（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的红花迎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35 63|5— |65 31|2 · 3|21 23|56 53|52 32|10 0‖

乙：你唱什么呢？

甲：唱高兴了，自己瞎编一句。

乙：唱得心花怒放。

甲：部队的歌多，种类也多。

乙：种类？

甲：每个军兵种都有自己的歌曲，而且带着各个军兵种不同的特点。

乙：那陆军唱什么歌，有什么特点？

甲：陆军是在地上的，唱出的歌得有地。

乙：你唱唱。

甲：（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乙：嘿，踩得真瓷实呀。那空军呢？

甲：空军的歌曲得唱出银燕在天空中飞翔的劲头。

乙：飞机在天上飞？

甲：啊。（唱）我飞在祖国的天空，仰望金色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雄伟壮丽，五星红旗飘扬在高高天空。（作飞机

飞翔的手势）

乙：（随着节奏）嗯，我都快飞起来了。

甲：银燕翱翔。

乙：那海军呢？

甲：得唱出海洋宽广的劲头：（唱）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辽阔的海疆壮丽宽广。

乙：男中音。

甲：没点宽劲儿能出这音吗？广——（抖嗓子）

乙：行啦。那骑兵呢？

甲：骑兵的歌里能听出马蹄子声来。

乙：你唱唱。

甲：（唱）烈马奔腾战旗红，刀光闪闪映长空。

乙：马蹄子声呢？

甲：你听这节奏：哒哒各，哒哒各，哒哒各哒。

乙：是马蹄子的节奏。火箭炮兵唱什么歌。

甲：（唱）听歌声阵阵冲云霄。"刷"——！

乙：怎么回事？

甲：发出一颗去。

乙：嘿。

甲：（唱）看排排炮箭怒火烧。"刷"——！

乙：怎么回事？

甲：又发出一颗。

乙：真悬，都从我眼眉前过去的。

甲：怎么样？

乙：看来部队的歌曲战斗性真强。

甲：也有抒情歌曲。

乙：你来一首行吗？

甲：可以，请您欣赏一下《等待出航》，写的是水兵依偎在炮塔旁，抒发他们美好的情感：

（唱）银色的月光，映照着无边的海洋，年轻的水兵，焦急地等待着出航。到那水天相连的远方，去打击敌人保卫国防。

乙：真抒情呀！

甲：这没有伴奏。

乙：要是有伴奏？

甲：更抒情啦！

乙：是呀，那我给你伴奏。

甲：行，（唱）啊——

乙：咙咯里咯咙咯咙。

甲：（唱）年轻的水兵，

乙：咙咯里咯咙咯咙。

甲：（唱）啊——

乙：咙格里咯咙咯咙。

甲：（唱京剧腔）啊——啊——

乙：怎么改京剧了？

甲：谁让你这么伴奏来着？！

一 买 一 卖

乙：通过揭批"四人帮"，商业形势大好，开展了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的双服竞赛。我今天说的这一买一卖……

甲：（捶胸长叹）我是怎么了！

乙：你怎么了？

甲：我对不起你呀。

乙：什么事呀？

甲：上次你到我店里买桔子，我跟你吵起来了，我心里非常后悔。

乙：嗐，过去的事，就别后悔了。

甲：我内疚啊！

乙：内疚？

甲：我疚的慌。

乙：别揪了，再揪连钮扣都揪下来了。

甲：我心里难过啊。

乙：你别难过了，今后改正就行了。

甲：对，主要是改。那天有一位顾客买东西，当时我正上货哪，你看人家这顾客一点也不着急，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笔管条直地站在那儿等着，等我把货上完了回头一看——（乐）

乙：乐什么呀？

甲：这顾客我认识。

乙：是熟人儿？

甲：就是上次卖糖的时候，他一催我，我一瞪眼把他吓跑了，一出门正踩西瓜皮上，差点来一跟头，这点胆子，还出来买东西哪，你说可乐不可乐？

乙：你还乐哪？

甲：可这次和上次大不一样了，冲着我满脸带笑："同志，您给我拿一盒烟！""没零钱找啊！""不用找，我带着零钱呢。"给完钱，拿着烟，脸上笑容都没下去，一直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还冲我乐哪！

乙：嗬，这顾客的态度可真好。

甲：这回为什么没吵起来呀？

乙：为什么哪？

甲：主要是他态度改变了，改了就好了！

乙：哟，让顾客改呀！

甲：当然啦，顾客买和售货员卖，这本身就是矛盾，要没有顾客我跟谁吵去？

乙：他这辩证法都这么学了。你得改！

甲：我怎么改呀？

乙：怎么改，向优秀售货员学习，对顾客要主动、热

情、诚恳、耐心、周到。

甲：噢，比方说吧，你来买面包，把钱给了我了，我必须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对不对？

乙：这就对了。

甲：你就不要面包了？

乙：哎…干吗不要哇？

甲：还是的呀！

乙：有你这么说的吗？你看你们老主任，人家对顾客真是心有一团火，温暖工农兵！

甲：我们老主任是好，可要都象他那样就把顾客给惯坏了。

乙：怎么惯坏了？

甲：你想啊，我们售货员全都千方百计地让顾客处处感觉满意，时间长了，滋长了顾客的享乐主义，那顾客还不变修了？

乙：你呀，这就是"四人帮"散布的"服务好会出修正主义"的流毒！

甲：对，太对了！有一位顾客写来的一封表扬信对我也是这么说的。

乙：噢，你还收到过表扬信呢？

甲：也是巧劲，就是那天你买完了桔子刚走，又来了一位买罐头的。

乙：我看见了，他是给病人买罐头。

甲：我正憋着一肚子气在那数钱呢。（侧身数钱）

乙："同志！"我说你把身子转过来！

甲：没看见我这数钱吗？

乙："同志，有个病人胃出血……"

甲：胃出血呀，找大夫去！

乙："……这病人想吃罐头！"

甲：都胃出血了还这么馋哪？

乙：有这么说话的吗！

甲：我心里说哪！

乙：那也不对！"红果罐头多少钱一瓶？"

甲：十八块五……

乙："啊？有便宜点的吗？"

甲：二十一块六……

乙："一瓶罐头二十一块六？"

甲：谁说的？显着你有钱是怎么的？

乙：你说的。

甲：我数钱数到二十一块六了。你要给我添乱，数错了钱可赖你！

乙："这同志……"

甲：这时候老主任过来了，"同志，买什么呀？"

乙："我给病人买瓶红果罐头。"

甲："他是什么病啊？"

乙："胃出血。"

甲："那吃红果的不太好，红果酸，刺激胃，你呀给他买瓶甜度大的荔枝罐头吧。"

乙："好哇，多少钱一瓶？"

甲："九毛，还买点糕点吗？"

乙："不要了，谢谢您。"

甲：这位顾客回到了家里，还感觉热乎乎的，写了一封信，表扬我们老主任是群众的贴心人。

乙：说你什么呀？

甲："四人帮"的流毒深！

乙：人家批评的对！

甲：晚上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冲我来了！

乙：对你进行帮助！

甲：老主任说："我同意大家对小张的批评帮助，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乙：站社会主义柜台是非常光荣的。

甲："万恶的'四人帮'毒害我们商业人员，有些同志对商业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清，把一买一卖看成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使我们和顾客的阶级感情淡薄了。"

乙：要搞好商业工作，就得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甲："我们要珍惜顾客的一分一秒，用最快的速度让顾客满意而去，支持他们在工农业生产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乙：这就是商业人员为革命作贡献的实际行动。

甲：（哭）

乙：哭什么呀？

甲：老主任说的太对了，我要控诉"四人帮"对我的毒害，我要向同志们学习！

乙：这就对了。

甲：你看我们老主任，只要你往柜台那一站，就让你感到热情、温暖。

乙：你举个例子。

甲："买什么呀，同志？"

乙：我买盒烟！

甲："一盒烟。还要火柴吗？"

乙：不要了。

甲："给小孩买点糖果吧？"

乙：家里还有呢！

甲："噢，等吃完了再买。这位同志买点什么呀？"

乙：我……我看看！

甲："好，先看看。您是刚下火车吧？"

乙：可不是吗。

甲："路上够累的，那有凳子，坐下来歇会儿，要渴了壶里有开水，喝点水再走。"

乙：什么都不买也这么热情？

甲：买和不买一个样，买多买少一个样，生人熟人一个样，大人小孩一个样！

乙：嘿！四个一样。要是顾客多的时候怎么样？

甲：也一样。"这位同志买点什么？"

乙：一斤蛋糕。

甲："那几位同志买什么请看好了。还要什么？"

乙：一斤桃酥。

甲："好，往前走，后边同志往前来！还要什么？"

乙：一斤水果糖。

甲："水果糖，还要别的吗？"

乙：一瓶罐头。不要别的了。

甲："好了。一斤蛋糕八毛二，桃酥一斤七毛四，八毛二，七毛四，一块五毛六，罐头九毛是两块四毛六，水果糖一块三，一共是三块七毛六，您这是五块，找一块二毛四。这位买什么？"

乙：嘿，这业务真熟练，你学得怎么样？

甲：比以前有进步，比老主任还不行。

乙：你来来！

甲：你买点什么？

乙：二斤饼干。

甲：饼……饼干不如月饼好包。

乙：对了，还没烟卷好拿呢！

甲：噢，你要烟卷啊？

乙：不要，就要二斤饼干。

甲：好，二斤……包一包，包两包？

乙：一包两包都行。

甲：两包吧，回家好分。

乙：可以。

甲：一包吧，好拿。

乙：也行。

甲：要不包三样吧？

乙：要不炒虾仁吧？

甲：又到食堂了。

乙：什么叫"包三样"啊？

甲：我给你包三种花样的。

乙：不用，包一包就行了。

甲：包一包这纸太小。

乙：你找张大纸。

甲：行，你看给扎破了。

乙：再垫一张纸吧！

甲：您瞧，又撕了。

乙：再来一张吧！

甲：又扯了……

乙：这费劲！

甲：再垫两张吧！

乙：九张纸了。

甲：……您还买点什么？

乙：你把饼干包好了再问。

甲：这样显着热情。

乙：可等着着急呀！

甲：您是刚下火车吧？

乙：不，我是上火车。

甲：那可够累的。

乙：刚从家出来，不累。

甲：壶里有水，喝点吧。

乙：不渴。

甲：等你上火车就渴了。

乙：火车上有水。

甲：有水，那可方便，您买车票了吗？

乙：买了。

甲：您是上哪儿呀？

乙：沈阳。

甲：哎哟，沈阳比这冷，得多穿点，象你这样不戴帽子可不行，这样吧，反正我得包一会儿，你先回家戴帽子去吧！

乙：嗐，你快包吧！

甲：他这包越包越大，越大越不好包。

乙：二斤饼干能有多大包？

甲：因为纸太多了，捆的又松，显着大了。

乙：多大呀？

甲：跟棉花套子似的。

乙：嗐，没法拿了。

甲：老主任过来了，把二斤饼干分两堆往纸上一倒，双手一兜两犄角往一块一对，两边往中间一捋，就是一包，两包上下一摞，拿绳一捆，往起一提，滴溜溜一转，完了。

乙：多快呀，你收钱吧！

甲：饼干二斤，一斤六毛二，一斤六毛二你得给六毛五。

乙：怎么六毛五了？

甲：还有三分纸钱哪！

乙：谁让你包那么多纸呢！

甲：六毛五一斤好算，两斤一块三。

乙：这也好算，两斤一块二毛四。

甲：行，就算一块二毛四。

乙：什么叫就算哪，就是一块二毛四。

甲：晚上开会的时候，老主任和同志们都表扬我。

乙：二斤饼干包成棉花套还表扬你？

甲：不是为这件事。

乙：还有什么事啊？

甲：有一位同志来买白瓜子，可巧我们刚卖完。

乙：你给人家解释一下。

甲：光解释没用，人家急得都快掉眼泪啦。

乙：为嗑瓜子至于这么急吗？

甲：不是为吃，人家是作药引子。

乙：治病呀？

甲：你想能不急吗？

乙：是让人着急。

甲：我问清楚了他的姓名住址，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骑着车、往返三十多里路，跑了三个生产队，找来了一包白瓜子。

乙：真是全心全意呀！

甲：病人好了之后，带领全家到我们店里来表示感谢。

乙：你也是顾客的贴心人了。

甲：同志们也说我进步很快。

乙：思想提高了嘛。

甲：我进一步认识到，光有热情不够，还要提高业务技术。

乙：又红又专嘛。

甲：我要学习老主任算帐一口清，学习田师傅过秤一抓准，老主任打包打得好，小高捆瓶捆得快。

乙：捆酒瓶子！

甲：小高捆得就是快，两三瓶酒"刷刷刷"，二十秒钟捆完

了，六瓶酒“刷刷刷”，二十二秒捆完了，甭说提拎着，你就是晃悠，都不带活动的。

乙：又快又好。

甲：我也照他的方法捆了一回，四瓶酒“刷刷刷”，二十八秒捆完了。

乙：也不算慢，晃晃看活动不活动了。

甲：晃也不活动，可是还得解开。

乙：怎么？

甲：把手指头捆上了。

乙：咳，那你解开吧。

甲：我呀，下了班回家还练。

乙：就得有这种刻苦钻研的劲头。

甲：我把几个空瓶子放在桌子上，先捆两瓶，再捆三瓶，再捆六瓶，你看我这手让绳子都勒红了。

乙：什么工作干好了也不容易呀！

甲：你看，这手都扎破了。

乙：瓶子怎么会扎手啊？

甲：掉地下摔碎了。

乙：你在地下练就摔不了啦。

甲：在地下练就得蹲着了。

乙：蹲着练怕什么呀？

甲：蹲下来练到柜台那用不上。

乙：怎么会用不上呢？

甲：你看顾客来了，甭管买糕点，买糖果，一边过秤，一边包包，还可以说说话，打打招呼，面对面显得热情；那

位要买两瓶白兰地，刚说完再找我找不着了。

乙：你上哪儿去了？

甲：蹲在那捆瓶子呢。

乙：行了，快站起来吧。

甲：通过向同志们学习，顾客对我很满意。

乙：你是怎么让顾客满意的？

甲：我给你说说老大爷买苹果的事。

乙：行。

甲：老大爷，您买什么呀？

乙："我买十斤苹果！"

甲：您是自己吃吗？

乙："我吃点，给我大小子带点走。"

甲：他上哪去呀？

乙："去佳木斯。"

甲：噢，那边可比这边冷呀。

乙：又回家戴帽子去呀？

甲：戴帽子干什么呀？

乙：那你管冷不冷干吗？

甲：这气候和苹果有关系。

乙：噢！

甲：这样吧，老大爷，我给你称二斤"黄元帅"，您吃着合口，又甜又脆闻着又香，再来八斤"国光"让他带走，"国光"苹果肉质硬，禁磕碰，又是霜降下的树，有耐寒力，您告诉孩子别往住人的屋里放，东北的屋子里热，苹果放不住，放苹果的温度要在十度以下，最好三至五度，您看人家水果仓

库讲究是"温度一二三，保管最安全，温度十二三，赶紧把家搬"，那就得搬出来。当然了，人家那是多少万斤，花的工夫就得大，您这七八斤就甭折腾了。

乙："您想得真周到，来，给我倒口袋里。"

甲：您别忙，这二斤苹果倒口袋里留着您吃，这八斤"国光"我给您找个包糖的旧盒子，装里头捆结实了，省得您到家再捆了。

乙：对，要来回一倒腾，苹果皮该蹭破了。

甲：哎，这就叫商品知识。

乙：你这知识可真不少哇。

甲：要不然怎么叫知识分子哪！

乙：好嘛！

甲：老大爷满意而去。

乙：我明白了，你是抓住老大爷心理了。

甲：这就需要我们观察掌握顾客的不同特点了。

乙：你是怎么观察的？

甲：年轻人和老年人不同，本地人和外地人不同，抱小孩的和小孩自己来不同。

乙：那你说说，年轻人买东西有什么特点？

甲：年轻人，特别是男同志，买东西干脆，要求快，"来二斤桔子，一盒前门，钱放这。"拿走了。

乙：是干脆。

甲：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买东西就慢了，"要一斤那个糖！"

乙：哪个糖？

甲：看不见名字就用手指，“再要一斤那个！”二斤两块九。这小朋友买什么？

乙：老太太还没收钱呢！

甲：我知道，这不能催，你要一催她，手一哆嗦，不是把钱给撕了，就是把硬币掉地下，那更慢了，她一看我给别人拿上东西了，心里就不慌了，拿钱也就快多了。

乙：有道理。

甲：“我买二两小人酥！”

乙：这是位小朋友。

甲：好。找你两毛四。把钱放口袋里，别掉了，过马路的时候不要跑，要注意车辆。

乙：让他把糖拿好了。

甲：糖不用管，他就是为糖来的，哪怕一出门儿摔一跟头，糖也撒不了手。

乙：这是小孩的特点。

甲：比如你和你爱人一块来买东西。

乙：是夫妇俩人。

甲：对，我一看是一对青年夫妇。

乙：青年夫妇有什么特点？

甲：青年夫妇买东西，一般是商量着买，你爱人一看有鲜荔枝就问你说：“咱们买一斤鲜荔枝吧？”

乙：鲜荔枝我爱吃，来两斤吧！

甲：你爱人要买一斤，你要买二斤，这就有矛盾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省时间，我就要给你们进行挑拨。

乙：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呀？

甲：我是调……

乙：调解一下。

甲：对，我给你们当个参谋。

乙：帮我们出个主意。

甲：对！

乙：那你说是买一斤还是买二斤？

甲：我表示支持你爱人的意见。

乙：你为什么支持她呀？

甲：一般地说，女同志不馋。

乙：合着我馋哪？

甲：女同志买东西计划性比较强。

乙：那不行，我有钱，我要买二斤。

甲：别看在这你这么说，要是回到家里你就不敢这么说了。

乙：他连我脾气都掌握了。

甲：这位女同志说的对，鲜荔枝主要是吃个鲜劲儿，放时间长了就不好吃了，扔掉了又浪费，还是先买一斤，要爱吃，就让他一会再来买。

乙：我就去那跑道的！

甲：你爱人一听乐了："还是人家讲的对，人家有经验，咱就先买一斤吧！"

乙：那就买一斤吧！

甲：你爱人高高兴兴地一拉你的手："走，咱们再上那边看看去！"（拉乙手）

乙：（随下）

船 与 海

甲：我对海洋有感情。

乙：是吗？

甲：您看，我长了一副海相。

乙：什么叫海相呀。

甲：海员和水兵见了我都说我象海畔一赤子。

乙：你不象海畔一赤子。

甲：那我象——

乙：你象河边傻小子。

甲：怎么说话呢！

乙：长相能看出来吗？

甲：您看您也是海相。

乙：怎么看出来？

甲：您的头发象波浪，头型象轮船。脑袋象铁锚，鼻子象桅杆。满脸的皱纹，就象那起伏的浪涌，俩大耳朵就象鼓满的风帆——呼扇，呼扇——

乙：我扇风耳呀？

甲：看出您对海洋有感情。

乙：我到海上深入过生活。

甲：我也去过。我还写过诗呢！

乙：你朗诵朗诵。

甲：（朗诵）远洋轮飞驶在辽阔的海洋。

甲板沐浴着灿烂的阳光，

成群的渔帆载着欢笑驶过层层波浪。

啊——

海鸥飞翔，海鸟……叫唤……，

乙：叫唤？

甲：可好听了："喵，喵——"

乙：嗯？

甲：不是……"汪！汪！"

乙：海鸟这么叫唤？

甲：时间太短，怎么叫唤记不清了。

乙：你别说，诗作得不错。

甲：咱们到海上深入生活，就要长知识。

乙：对，对海对船都应该熟悉熟悉。

甲：一上船我就爱上那驾驶楼。

乙：驾驶楼？我听说那叫指挥台。

甲：是吗？反正司机全在那儿呆着。

乙：司机？

甲：扶着大方向盘，左边一转，右边一转……

乙：那是舵轮。

甲：不，方向盘。脚底下别乱动，一踩油门儿就出去。

乙：船上有油门儿？

甲：有，我开过！开 70 多迈，到珠市口那儿警察把我拦住了……

乙：你等等吧，你开的是轮船？

甲：我开的是三轮卡。

乙：我说听着不对劲儿。

甲：舵轮就是掌握方向的。

乙：舵手操舵。

甲：得听船长的。

乙：船长下命令。

甲：船长的面前，就是嘴边儿上有一个铁作的小痰筒……

乙：小痰筒？

甲：人家注意卫生。

乙：什么呀！那是传话筒。

甲：对，传话的。船长喊：左满舵。

乙：舵手要重复：满舵左。

甲：右五度。

乙：五度右。

甲：下大锚。

乙：生耗子。

甲：生耗子？

乙：你那儿都下猫了，我还不生耗子？

甲：下锚，大铁锚。

乙：好嘛，我给听岔了。

甲：船离海岸，全速前进，乘风破浪——

乙：多威武呀！

甲：这时候该起作用的是观通部门儿了。

乙：观察、通讯。

甲：旗子就是通讯的一种方式。

乙：各种各样的旗子都有内容。

甲：对，你看那一道红的一道白的——

乙：这是——

甲：靠岸的旗。全是黄的——

乙：这是——

甲：启航的旗。一道蓝一道白——

乙：这是——

甲：转向旗。黄底儿有一个小黑太阳——

乙：这是——

甲：日本国旗。

乙：没听说过，那也是转向旗。

甲：太多了，记不过来了。

乙：应该经常到海洋深入生活。

甲：对，了解一下海员、水兵在船上、舰上怎么样地生活。

乙：他们生活非常艰苦。

甲：对，比陆地苦。尤其是遇上风浪，船前后倾斜四十度，可是还要工作，还要学习。

乙：真是与天奋斗。

甲：还得与我奋斗。

乙：自己打自己？

甲：打手吗，自己的困难，自身的困难，战胜它，与我奋斗。

乙：自身有什么困难？

甲：晕船呀，生理反应——呕吐，要用意志去战胜。

乙：我就不晕船。

甲：有几个象你似的，人都吐得站不起来了，你这儿还问哪："晚饭有豆腐脑儿吗？"

乙：我多馋哪！

甲：我就晕船，吃什么吐什么，中午吃的四十多个丸子，一下子全吐出来，咕噜得甲板哪儿都是……

乙：你没嚼呀？

甲：人逼着我吃的，说这也是战胜晕船的一种方法。

乙：海洋上艰苦的工作环境很值得我的作品去反映。

甲：人家也欢迎咱们去。

乙：去深入生活。

甲：一方面深入生活，一方面慰问。

乙：演节目？

甲：对，给海员、水兵们唱歌。

乙：唱什么歌？

甲：有高昂的，有抒情的。

乙：高昂的——

甲：（唱）"迎着朝阳乘风破浪，我驾驶着巨轮出海远航。"

乙：是高昂。那抒情的唱什么歌？

甲：《军港之夜》呀：（唱）"军港的夜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哇哇哇哇'——"

乙：“哇哇哇”是什么？

甲：伴奏，小号加弱音器。

乙：小号加塞子。

甲：“嗨，嗨——”

乙：这是什么？

甲：大提琴，低音。

乙：你这真省乐器。

甲：费鼻子。

乙：嗐！

甲：你也别闲着。

乙：我干吗？

甲：给人演节目慰问呀。

乙：我不会唱歌。

甲：你可以朗诵嘛。

乙：怎么朗诵？

甲：这样吧，我唱这段，你朗诵中间歌词那段。我伴奏一起，你就开始，跟电台广播的一样，行不行？

乙：那可以，咱们试试。

甲：（唱）“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嗨……”

乙：（朗诵）“军港的夜呀静悄悄，

水兵水兵快点睡觉。

铺好被窝放好枕头，

鞋帽挂好，不要乱抄！

甲：你瞎编词呀！？

北 海 游

甲：有这样两句诗您知道吗？

乙：哪句呀？

甲："欲穷千里目，"

乙："更上一层楼。"

甲：您看，这诗写的是景，生出的是情。

乙：有景有情。

甲：有许多诗是景情并茂，由景生情，给人以启发。还有这样两句，上句是"莫道昆明池水浅"。

乙：下句是"观鱼胜过豆腐浆"。

甲：豆腐浆？那是"观鱼胜过富春江"。

乙：我记着有个"江"字儿。

甲：行，还有点学问。

乙：从学问来讲，我倒是比较渊博。

甲：样子就象个学者。

乙：是啊。

甲：脑门儿那儿一道道，跟稿纸似的。

乙：嗐，那是皱纹儿。

甲：对诗中描写的风物景色一定喜爱。

乙：你说对了，我这个人特别爱观赏名胜古迹。

甲：经常外出游玩？

乙：啊，这不今天早上刚从外国回来。

甲：（不相信地）您出国了？

乙：那当然了。

甲：什么时候去的？

乙：昨天晚上。

甲：昨天晚上去，今儿早上就回来了？

乙：没敢多待，就去一宿。

甲：您怎么去的？

乙：就是昨天晚上回到家，吃完饭往炕上一躺，闭上眼，腿一伸，十分钟来趟菲律宾。

甲：噢……作梦哪？这倒不错，一晚上到了一个国家。

乙：一个国？十好几个哪！

甲：全是一晚上去的？

乙：啊，离开美国去英国，去了巴黎去伦敦、黎巴嫩、华盛顿，最后才到菲律宾。

甲：嘿，真够忙活的。

乙：那是，到那儿又爬山又游水，两条腿没闲着，一晚上走三十多个国家。

甲：倒是真省车钱。

乙：被里全让我踹撕了。

甲：您折腾什么？

乙：我看那外国的古迹不错。

甲：您打个比方。

乙：电影《巴黎圣母院》看过吧？

甲：看过。

乙：虽然咱也不知道人里边住的和尚还是老道，可那地方太好了。

甲：怎么个好法？

乙：你看人里边，整个来说，人……显着……它是……那么宽敞。

甲：你说地方大。

乙：大。

甲：如果从大小来讲，您应该了解一个知识：世界上最大的寺院在咱们中国。

乙：在哪儿呀？

甲：在我国西藏的拉萨以西，有一个哲蚌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

乙：这我倒是头一回听说。

甲：老同志，每个国家都有脍炙人口的名胜古迹，我们国家也不例外。我们光辉灿烂的文明和渊源悠久的文化，在世界享有盛誉，走遍祖国每一个角落，都有值得您骄傲的地方。

乙：你别误会，我不是看外国哪儿都好，我就是……图热闹。

甲：冲您观赏名胜古迹的爱好，您可以走一走石窟，或去一去敦煌。

乙：不行，大山洞里，我关节炎受不了。

甲：那去一趟苏、杭二州，游游西湖美景。

乙：南方的气候我不适应。

甲：那爬爬泰山，观观日出。

乙：我这身子骨哪儿爬得了山呀。

甲：去昆明，看石林。

乙：道儿太远。

甲：游桂林，逛阳朔。

乙：桂林好，桂林山水甲天下。

甲：阳朔堪称甲桂林。

乙：这地方不错。

甲：走一趟吧。

乙：凑不起车钱。

甲：老出不去呀？

乙：我这人没出过远门儿，出两天就想家。

甲：那您就游游北京吧？

乙：北京有什么逛头？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

甲：您这是泛谈。北京的名胜古迹，每一处讲起，都有很有趣的知识。您如果有工夫仔细浏览、了解的话，能让你目不暇给，心旷神怡。在那知识的海水中，您张开您那求知的双唇，摆动您那灵活的小臂，蹬秋您那瘦小的双腿，您可以尽情地遨游。

乙：好嘛，我成鱼精了。

甲：游几天您都不愿上来。

乙：那我就淹死了。

甲：我说的是知识的海洋。

乙：一个逛逛、玩玩，有什么知识？

甲：当然有了，就拿您刚才提的北海来说吧……您说它为什么吸引了那么多的游客？

乙：（自作聪明地）那是因为……那儿适合谈恋爱。

甲：什么呀，首先说，因为它的建筑美。

乙：建筑美？

甲：对，北海是我国独特的具有神话色彩的园林建筑，传说古神话当中的仙山琼阁就是这个样子。

乙：噢，按仙境建的？

甲：北海有很多趣谈。团城上去过没有？

乙：上去过，那地方太小，都转悠不开身子。

甲：小有它小的长处。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座古城堡，您知道吗？

乙：不知道。

甲：再问问您，团城上的大玉瓮见过吧？

乙：就那咸菜缸？

甲：什么咸菜缸呀！

乙：我听说它腌过咸菜。

甲：对，那是原来放玉瓮的广寒寺一场大火，玉瓮找不着了。

乙：哪儿去了？

甲：后来在西安门外的真武庙发现了。

乙：干什么用呢？

甲：老道拿它腌酱疙瘩呢！

乙：还是咸菜缸。

甲：那可是无价之宝。

乙：是呀。

甲：那玉瓮的名字叫"渎山大玉海"。想当初，元世祖忽必烈，每当打胜仗庆功，用它盛酒三十石，与臣子寻欢，一次饮完，这个玉瓮的四周刻有鱼龙海马。在世界范围内，这么大块的玉雕成的艺术品举世罕见。这是我国古代玉器的"三绝"之一。

乙：这是一绝！

甲：在它的面前，金子都失去光泽，珍珠都显着渺小，玛瑙也微不足道；咱俩往前一站的话……

乙：也就合三分钱一斤。

甲：嗐！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乙：对，没有人，也没有这价值连城的宝贝。

甲：往北海里边一走，景色更美了。

乙：你给介绍一下。

甲：北京有"燕京八景"，知道吧？

乙：我知道有"居庸叠翠"，"芦沟晓月"。

甲：古城有八景，北海占一对儿。

乙：两个？

甲："琼岛春荫"，"太液秋波"。

乙："太液秋波"是怎么回事？

甲：北海的湖被称为太液湖。每当北京的金秋，秋风送爽，太液湖粼光闪闪，微波起伏。老远望去，整个湖面就象

一个姑娘的眼睛一闪一闪，向情人传送着秋波。

乙：嘿，这姑娘的眼珠子可真够个儿呀！

甲：山上有一仙人对海观景。

乙：这是铜仙承露盘。

甲：对，一石头仙人手托一铜盘。

乙：铜盘干什么用的？

甲：接露水的。过去宫中的道士说露水是太阳的眼泪。他们把玉石碾成末儿，和上露水送给皇上吃，说可以长生不老。

乙：这不是蒙事吗？

甲：皇上昏庸呀，一天价吃，嚼一嘴石头渣子。

乙：多牙碜呀。

甲：根本不好消化。

乙：也容易得肾结石。

甲：遥望对岸，沿湖排列着五龙亭和小西天，天王殿西侧的九龙壁比起故宫的九龙壁又略胜一筹。

乙：对，这个是两面全有龙。

甲：两面各有蟠龙九条，戏珠于波涛水雾之中，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这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品中的佼佼者。

乙：古代人干吗那么好龙呀？

甲：龙是我国人民虚拟的一种动物，它是蛇蟒的身子，鱼的鳞甲，鹰的爪子，麒麟的头。封建社会中，它是天子的象征，是吉祥的意思。

乙：现在人不喜欢了。

甲：其实不然，现在人也喜欢龙。

乙：是吗？

甲：比方我们形容一个欢腾的场面，爱用一句成语。

乙：哪句？

甲：龙飞凤舞。

乙：嘿，一听就特别热闹。

甲：再比方形容长相："嘿，老×（乙的姓）长的龙眉凤目。"

乙：（高兴）嗬，可不能那么说。

甲：（观乙）龙身龙爪。

乙：龙爪？

甲：啊，不……老态龙钟，一副龙相，不客气讲，您就是龙（聋）子。

乙：我什么都听不见呀？

甲：（解释）龙太子。

乙：哪有那么大岁数的太子。

甲：反正用龙来形容。

乙：倒是爱听。

甲：其实龙是由蛇引伸的，要用蛇形容："嘿，老×长得跟眼镜蛇似的。"

乙：嗐，不好听！

甲："瞧人这水蛇腰，多好看！"

乙：嗐！哪有用蛇形容的。

甲：再比方，您属什么的？

乙：属小龙。

甲：小龙是什么？

乙：是蛇……敢情我还是没离开蛇。

甲：大家都爱说小龙，不说蛇，能说古人喜欢我们不喜欢吗？

乙：得去掉封建色彩。

甲：对。在北岸，看看“铁影壁”，相一相十三“尊者”佛像，登上叠翠楼，看一看“园中园”——静心斋。由北岸远眺琼岛，上有高耸山顶的白塔，下有横卧湖面的石栏。楼亭殿宇，湖光塔影。琼岛春荫象绿色的大伞，覆在浩瀚的湖面。延楼游廊，回环曲折，人在里面如同入画。

乙：人在画中游。

甲：往里一走，攀岛而上，您是若即若离，飘渺恍惚，时隐时现，忽忽悠悠。

乙：我这儿显魂呢！

甲：塔的四周有黄绿琉璃瓦的砖墙，金碧照映，光彩夺目。塔两旁有“引胜”、“涤荡”两亭，亭内有石碑，刻有塔山的历史，琼岛春荫的景色。白塔内压有名贵的经卷，喇嘛教法物、衣钵，这是研究佛经的宝贵资料。

乙：我得好好看。

甲：不能白来，高兴的话留张照片。

乙：那更好了。

甲：就在塔旁。

乙：挨着塔。

甲：精神笑点儿。

乙：摆摆姿势。

甲：还可以来化装照。

乙：那也行。

甲：登上朝靴，穿上龙袍，把头发一剃，您再捧上两本藏经。

乙：我整个一喇嘛。

甲：丰富生活的乐趣嘛。

乙：倒是有点意思。

甲：顺塔背而下，西面殿宇点缀着山麓，东面碑亭掩映于密林，假山、洞穴叠转相通，丛林怪石有无穷的野趣。就是在最热的夏天，您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春天的脚步，兴趣盎然。您的一声呼唤，可以引来百鸟齐鸣。

乙：那我来一声。

甲：您试试。

乙：(喊)啊——噢！

甲：您得听回声之美，大点声。

乙：啊——噢！

甲：不行，您稍微再装饰一下。

乙：啊——噢！

甲：啧，您这么难听，把鸟都吓跑了。再来一声！

乙：……(欲喊又止)我别嚷嚷了，回头再把狼招来。

甲：北海哪儿来的狼呀？

乙：我这声就差不多了。

甲：您游饿了可以用餐。

乙：得吃点东西了。

甲：那您到仿膳。

乙：这地方有名。

甲：据过去仿膳老师傅讲，君王吃饭讲究。吃米饭讲究“金裹银”。

乙：“金裹银”？

甲：把米饭蒸好喽，一粒儿一粒儿拣出来，一粒儿一粒儿裹上鸡蛋炒，然后炒得喽，半拉的不要，这叫“金裹银”。

乙：吃也一粒一粒地啄？

甲：喂鸡哪？也是扒拉着吃。

乙：可真费劲。

甲：吃鱼讲究活鱼。

乙：欢蹦乱跳。

甲：著名的“糖醋活鱼”，把鱼放油锅里，那鱼还蹦呢！浇上汁以后那鱼嘴还一张一合的！你拿筷子一夹能咬你一口！

乙：谁吃谁呀？

甲：反正吃这鱼是人张嘴鱼也张嘴。

乙：人和鱼斗起来了。

甲：仿膳是由御膳房的老师傅开起来的饭庄，著名的满汉全席，誉满全球。

乙：听说小吃有名。

甲：那是清宫小点。

乙：尝点行吧？

甲：可以，先来一盘豌豆黄，两盘芸豆卷，三个火烧，四盘肉末，再有七个窝头够不够？

乙：有贴饼子吗？

甲：什么呀，小窝头，侍奉太后的美食，味道香甜跟栗子似的。

乙：栗子面的。

甲：那是传说，实际上还是棒子面的，只不过加工细腻。

乙：噢，细作了。

甲：过去有诗赞美仿膳：

绝世佳肴誉全球，

小小餐桌聚名流。

不贪宫中侯爵位，

专爱仿膳啃窝头。

乙：嘿，这窝头多大力量呀！

甲：你看，荡荡北海不过是首都名胜的一角，偌大北京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全貌。但就是小小琼岛一游，足让您处处都感到有民族智慧的结晶，到处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火花。您看，您不应该为我们古老壮丽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吗？

乙：太应该为我们伟大的祖国骄傲了。

甲：喝上几杯美酒，走出仿膳，沿着湖边……

乙：喝得醉末古咚的，别在湖边上走。

甲：那就上桥头。

乙：桥上也容易掉下去。

甲：那就乘船。

乙：晕晕忽忽再翻了船。

甲：水没多深。

乙：(对观众)他非把我弄水里。

甲：您或是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是携侣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芊芊的春色

中；或是在月光溶溶、柳丝拂拂的春风里，你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唱）"……火红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

乙：太动听了！

甲：就冲这，您能不翩翩起舞吗？

乙：应该手舞足蹈。

甲：您能不放声歌唱？

乙：应该引吭高歌！

甲：让我们一起歌唱——

乙：啊——噢！

甲：又来了！？

菜 站 新 风

甲：您爱人干什么工作？

乙：她是演员。

甲：您再说一遍。

乙：她是演员。

甲：(对观众)大家听一听，“她是演员”。字不多，四个。亲切、温暖、自豪、骄傲。

乙：你干吗哪？我说个“她是演员”就至于骄傲？

甲：我要是您，别人问我，我也骄傲地回答：“她是演员。”

乙：行啦。那你爱人是干什么工作的？

甲：您别问这好不好？问我爸、我妈全行，别问我爱人行不行？

乙：大概你爱人去世了。

甲：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我二十多岁的爱人去世了？

乙：那问你爱人干什么工作怕什么？

甲：难听，我不好意思说。象您似的一提爱人“她是演

员"多好。我不行，一说那几个字儿我难受。

乙：你就告诉我行不行？

甲：让我难受一回？

乙：什么话呀，你爱人干什么的？

甲：我一说这仨字准难受，您听着，她是"卖菜的"！(作难受的表情)

乙：你这儿干吗呢？

甲：难受呢。

乙：一边儿去！什么人哪。售货员那是咱们人民的光荣的服务员，生活的好参谋，没售货员在菜站卖菜，你自己上农村摘去？

甲：(看乙)

乙：看什么哪？

甲：您大概也是卖菜的。

乙：不是。

甲：您怎么和我爱人说那话一样。

乙：人们都这样认识。一提卖菜你就那样，(学甲的表情)你那对吗？

甲：不光是为卖菜。

乙：还有什么事？

甲：她下班儿不回家。

乙：干什么去了？

甲：咱不知道呀。家里饭菜全得了，你说我们吃不吃？

乙：给她留点儿，你们吃你们的。

甲：饭菜全凉了。

乙：再给她热热。

甲：热热？不能惯着她这毛病。

乙：嗬，你还挺厉害。

甲：我上她们菜站找她去。三步并两步跑到那大门口，推门儿进去，转身我又出来了。

乙：怎么了？

甲：我进的是邮局。

乙：你倒瞧清楚了。

甲：旁边儿是她们菜站，我推门儿一看：她和几个营业员正在一块儿不知说什么事呢。当时我这火就上来了："几点还不回家？你太不象话了你，没见过你这样的！"

乙：哎，有话好好说，别这样。

甲：我是气头上冒出了这么两句话，给我爱人弄了一个下不来台。她脾气也不好，一听我这话，脸一下就变了。二话没说，顺柜台抄起一把牛耳尖刀——

乙：别，别……

甲："让他嚷嚷吧，你们别拦着我，等我剔完骨头再说。"

乙：剔骨头？

甲：这是我爱人的主意：方便群众，一柜多卖。菜柜又卖鱼，又卖肉。她们那儿练基本功呢。

乙：好嘛，你吓我一跳。

甲：你看她们练的：浑身是汗，手腕都肿了。

乙：方便了群众，麻烦了营业员。

甲：我都有点心疼了："你一个卖菜的，你这是何苦？'卖菜的'本身就够难听了，你倒好，又加上'卖肉'俩字儿，你

图什么？”

乙：你爱人说什么？

甲：“我图大家伙儿方便，我图大家都过好日子，我图大家每顿饭能吃得舒舒服服，好为四个现代化工作。”

乙：人家是一心为大伙儿。

甲：“卖菜怎么难听了，你离得开菜吗？咱们家做的菜，我看就你吃的多！”

乙：好嘛……菜虎子。

甲：“昨天晚上你回来得晚，菜不够吃，你看你那个模样，嘴咧得跟个瓢似的。”

乙：你这出息也太大了。

甲：“还跑这儿跟我吵吵，去！赶紧回去。”

乙：你怎么办？

甲：这太不象话了，这什么态度？我不能这么软。当时我一跺脚：“我告诉你，你让我回去？”

乙：不听！

甲：“我先走了啊。”

乙：走了？

甲：不走，她真发火我可真挨剋呀。

乙：敢情怕你爱人。

甲：怕我倒是不怕。

乙：那你是怎么回事？

甲：有时她一急，我就不敢说话了。

乙：这不一样嘛。

甲：主要是她说得有道理。

乙：就是，你那思想得改改。

甲：一时半会儿还想不通，回到家跟我妈说："您把饭给热热，等她回来，让那位卖菜的吃饭。"

乙：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甲：赶紧吃，吃完了早点睡觉。

乙：对，也累了一天了。

甲：第二天早起六点钟她爬起又走了。

乙：营业员的工作够辛苦的。

甲：临走时候嘱咐我："我要是晚了，你别找了！"

乙：看样子还得晚回来。

甲：果不其然，晚上六点二十了，还没回来。不行，我得瞧瞧去。

乙：不是不让你找吗？

甲：我带孩子去。

乙：干吗呀？

甲：就说孩子找她。

乙：真有你的。

甲：到了菜场一看：我爱人和几个同志一起研究怎么摆菜呢。

乙：噢，那是陈列商品。

甲：一打听才知道，白天菜摆列得不合适，她们来回跑，耽误时间，现在得改。

乙：怎么改？

甲：比如西红柿、黄瓜和鸡蛋放得近一些；咸肉和竹笋、冬瓜放得近一些；肉馅和韭菜、茴香放得近一些；鱼

虾、螃蟹和葱、姜、蒜放得近一些。

乙：好，拿着方便还省时间，为顾客想到家了。

甲：没等我说话，她冲我一皱眉、一瞪眼："不让你来，你怎么又来了？"

乙：你怎么说的？

甲：我早教好孩子了，我一推我的孩子，我们孩子一咧嘴："妈——"

乙：给你解围了。

甲："我爸告诉说我想你了。"

乙：得，白教了。

甲：我爱人说："跟你爸爸回去！我今天早不了，得上陈师傅家去。"

乙：陈师傅是谁呀？

甲：是位盲人工厂的盲人。家里还有个八十多岁的老祖母带着俩孩子，平常买菜有困难，我爱人她们经常给送去。

乙：噢，送菜上门。

甲：我一听赶紧说："我们爷儿俩也跟你去得了。"

乙：干吗呀？

甲：省着她累的慌。

乙：心疼爱人。

甲：我提着菜，她领着孩子，送到陈师傅家，我刚放下，她转身洗上菜了。

乙：太好了。

甲：她一看我挺累地站那儿，陈师傅屋门口有一个盛煤的空箱子，冲我一指那煤箱子——

乙：来，坐下歇会儿。

甲："去，给买趟煤去！"

乙：买煤呀？

甲：我借了个小车把煤买回来，她把菜都给做好了。

乙：你爱人这样的营业员真不简单呀。

甲：我也受了教育呀，回家的路上和她谈谈感想。

乙：怎么说的？

甲："过去认为卖菜难看，我太不对了，这里边敢情还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我应当支持你送菜上门。"

乙：对。

甲："咱妈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你也应该送菜上门。"

乙：嗯？

甲："其实也甭天天送，赶上有好菜就送上一回。"

乙：这么送呀？

甲："正好，后天是妈的生日，你把排骨、蒜苗、对虾带点来，告诉你这几样菜呀——"

乙：老太太喜欢。

甲："我最爱吃了。"

乙：你爱吃呀。好嘛，敢情要走后门儿。

甲：我爱人一听，眼珠子又瞪上了："挺大个子瞧你说这话。亏没听你的，依着你谁也好不了，咱不办那事。闭上你那嘴！"

乙：嚯，真够厉害的。

甲：我一听："干什么，闭嘴干什么？我不言语不就得了。"

乙：你也就这主意。

甲：咱不和她一般见识。

乙：是呀，人家也不受你的影响。

甲：不往回带不要紧，我自己排队买去。

乙：你早该这样。

甲：可排了半天队，我爱人不卖给我。

乙：你排的哪队？

甲：我爱人卖菜那队。

乙：干吗单挑你爱人这队？

甲：熟人……不是买着方便嘛。

乙：毛病就出这上头了。

甲：别人不知道我俩这关系。

乙：你爱人不能这么干。

甲：是啊，拉着我跟大伙说："他是我爱人，我们菜场职工为了不搞特殊，订了公约，不让亲属在自己柜上买商品。去！上那边买去！"

乙：你爱人办的太对了。

甲：当时给我气坏了，我真想冲她嚷两句。

乙：你怎么不嚷呀？

甲：她一瞪眼我就说不出话来。

乙：嗐！

甲：可是大伙都替我说话。

乙：怎么说的？

甲："营业员同志，你们不开后门开前门，做的对。把商品分配权给你们，我们顾客一百个放心。"

乙：这是对你爱人的称赞。

甲：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乙：他倒美上了。

甲：等我买了菜回了家，做好了还不能吃。

乙：还等你爱人呀？

甲：我爱人回来了。

乙：那怎么不吃呀？

甲：先给我提意见。

乙：开上家庭会了。

甲：我爱人指着我鼻子说："你太不象话了，昨天你让我往家带菜，今天买菜的那么多队，你单拣我这行排，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规矩，借着给妈过生日的理由也不行！"

乙：得。

甲：我妈一听搭碴了："过什么生日呀？我三月十四的生日，今儿都七月十九了。"

乙：好嘛，敢情还说瞎话。

甲：我妹妹也生气了："哥哥平常老看不起嫂子，说人卖菜的难看。其实嫂子哪样都比你好。人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一意卖好菜，让顾客满意，让群众欢喜，事情干的全是小事，可是贡献大，人人都夸，哥哥思想得好好改改。"

乙：批评得太对了。

甲：这么会儿工夫，我那小孩也搭碴儿了："爸爸不说实话，上回找我妈，明明是他要去，硬让我说是我想妈了要去，这就是教我不学好。"

乙：你瞧瞧你这事办的。

甲：我一听怎么都冲我来了？这是破鼓乱人捶呀。我半天没说话了，这不是挤兑我。越想越生气，不知哪儿来那么一股劲，当当当说几句话，只说得全家老少，闭口无言，都坐下吃饭了。

乙：你怎么说的？

甲：“我保证以后再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乙：噢，认错了。

冻人畅想曲

乙：好久没看见你了？

甲：我最近正在进行一项研究。

乙：什么研究？

甲：冻人。

乙：动人？

甲：冻人。把活人放冷库里冻起来。

乙：啊？谁受得了？

甲：这你就不懂了，这门技术许多国家都在探讨，我们“红领巾科研小组”，正在攀登这座高峰。

乙：是呀？这有什么实际用途？

甲：我可以举例说明。比方你腿断了，止血措施无效，血流得特别多。

乙：赶紧输血呀。

甲：血源未到。

乙：那就让它流完喽？

甲：这时候，赶紧用这种方法把你冻起来，等血浆一到，

马上解冻进行输血，你就有救了。

乙：嘿，这法子真不错。

甲：比方你得了一种特殊的病。

乙：什么病？

甲：查不清，现在就剩一口气儿了。

乙：快完了？

甲：赶紧用这种方法把你冻起来，保住这口气，新陈代谢放慢，抑制病情发展，然后迅速会诊检查，查清楚后，对症下药，紧急抢救。

乙：我又活过来了。

甲：比方你上动物园。

乙：看看大象老虎。

甲：你不遵守纪律让老虎咬住了。

乙：快打老虎呀。

甲：老虎是我们保护对象。

乙：不保护我呀。你等等吧，拿你自己比方一回吧！

甲：可以，比方我是一个科学家，进行一项尖端科学实验，要坐飞船到别的星球上去，路上时间比较长。

乙：多长？

甲：一千五百年。

乙：你活得了那么长吗？

甲：用这方法把我冻起来，到了目的地，一解冻，我还是个英俊少年，朝气蓬勃地搞科研。

乙：好嘛，到他这儿就是好事了。这可真是奇迹。

甲：这是奇迹？这在我们“红领巾科研小组”研究的项目

中是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在我们向未来进军的大画册上，只是一页。你看别的画儿，那是一篇比一篇好，一幅比一幅强。五光十色，绚丽多彩。

乙：哎呀，太好了！你能不能把我冻上？

甲：冻你干什么？

乙：把我一冻上，我等于睡一觉。一睁眼，好几十年过去了，我看一看这未来的画册，怎么样？

甲：嘿，他倒挺美的。行，你可以充当这项研究的第四位实验者。

乙：我都是第四个啦，前三位是谁？

甲：你非常熟悉第一位——狗鱼。

乙：狗鱼？第二位？

甲：老鼠。

乙：耗子？第三位？

甲：马猴。

乙：猴哇？

甲：你排第四。

乙：我跟它们仨排一块啦？

甲：这有什么？我们的实验就是从低级到高级，从动物到人，要是先拿你作实验，再拿动物作，符合规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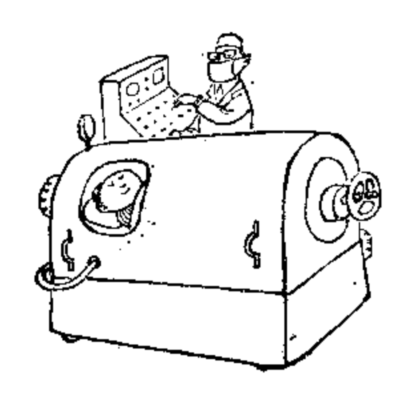
乙：对了，这不合适。

甲：再说你和它们仨也不一样呀。

乙：可不是嘛。

甲：四个中间你算大哥哥。

乙：哎，没那么论的。



甲：由于你的要求，现在冻人开始。

乙：怎么冻？

甲：麻醉电带头上包，室内温度不能高，催眠导捧缠在腰，半桶开水头上浇。

乙：啊？你是冻我还是烫我？

甲：温开水给你消毒，电麻醉引你入睡。

乙：噢。

甲：现在你的中枢神经被抑制，血液循环迟滞，可新陈代谢还在微弱地进行，温度越过冷眠生死分界度，你安息吧！

乙：好，永别啦！

甲：干吗永别啦？

乙：什么叫安息吧？

甲：让你安静地休息，冷眠！

乙：噢，睡着了。

甲：你现在进入冷眠，可时间在前进，人们在奋斗，科学家在钻研，工程师在设计，人民的双手改造着祖国的面貌。看吧，四个现代化的美景，被我们迎来啦——祖国以巨人的步伐进入了未来……

乙：等等吧！你别一个人说得那么带劲儿，快给我解冻，让我看看。

甲：好，现在向你体内输送热力，马上解冻，让你苏醒。

乙：醒了。

甲：眨巴眨巴眼。

（乙眨眼）

活动活动脖子。

（乙扭动脖子）

叭唧叭唧嘴。

（乙叭唧嘴）

动动耳朵——

乙：动不了，我又不是兔子。

甲：我是让你放松一下，别紧张。

乙：好好看看未来画册。

甲：对，随便你到哪儿去，周围的一切一切，全是我们未来画册的内容。

乙：现在周围一切全是？

甲：你准备上哪儿？

乙：你带我随便走走吧。

甲：现在交通非常发达。有连结各地的高速地铁列车，有中小城市游览用的小型直升飞机，有横越原野、江湖的气垫船，还有高空单轨挂车……

乙：挂车？揪脖领子走？

甲：象话吗？这是最新式交通工具，车站全在高层建筑上，可以直接把工人从车间送到楼门口。

乙：没见过。

甲：没见过的多啦。坐上高速挂车，钢化塑料玻璃窗外的景象让你眼花缭乱。

乙：我得好好看看。

甲："嗖"，从你眼前飞过一个卫星。

乙：我都没看清什么样。

甲：这是我们发射的一千万瓩太阳能卫星发电站。

乙：嚯，都用太阳能发电啦……

甲：(打断)"刷"，从你眼前飞过一个宇宙飞船。

乙：我又没看清楚，这是……

甲：科技小组集体飞向太空。

乙：空间技术……

甲：(打断)"日——"从你身后闪过地对空反导弹激光火箭。



乙：我又没追上。

甲：这是空军现代化部队反侵略战争的新装置。

乙：太棒了！……

甲：(打断)"唔——"

乙：行了，你怎么老在我眼前转呀？

甲：空间技术的发达，能推动现代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这象征着我国的科技水平。

乙：已经跨进世界前列。

甲：现在挂车经过农村。

乙：我看看庄稼。

甲：你看那块地里的庄稼穗全这么长，你说这是什么？

乙：穗这么长……这是麦子。

甲：秆有一丈多高。

乙：噢，那是红秆高粱。

甲：一根秆上结十多个棒。

乙：那是玉米。

甲：棒上这么长的豆角。

乙：呵，黄豆。

甲：豆粒跟红枣那么大。

乙：那是……这庄稼怎么乱长呀。

甲：告诉你，这是遗传工程投入应用的成果。我们大搞绿色能源革命，研育成高产、优质新型庄稼，果实含多种维生素高蛋白。这种果实名称叫：玉米小麦高粱豆。

乙：全有了？！

甲：广泛应用现代化科学技术，农业实现了机械化。

乙：都有什么机械？

甲：你全叫不上名来。

乙：我不信，你说干什么用，我就能叫出来。

甲：前边能收割。

乙：收割机。

甲：后边管种稻。

乙：插秧机。

甲：左边管施肥，右边管打药，里边磨面粉，外面有炉灶，这边装麻袋，那边出面包，上边吐麦粒，下边吐饲料。

这是啥机器，你准不知道！

乙：这……我是不知道。这么多用处？！

甲：一台联合机械，就是一个小工厂。机器在麦田这边收割，到那边各种食品装成箱子，就可运往城市。

乙：哎呀，太好了。

甲：挂车经过工厂。

乙：我在工厂学过工，工厂的活我都会干。

甲：你会干什么？

乙：我会开车床。

甲：车床的操作，现在全用机械手代替啦。

乙：那我管仪表。

甲：仪表用电子计算机管理。

乙：我管计算机。

甲：计算机由电脑控制。

乙：我管电脑。

甲：这是无人操纵电脑。

乙：那我……我……我这人没用啦？

甲：生产的发展，多种资源的开发，需要许多人去研究、实践，怎么能没用？但是得有相当水平的专业知识，现在每个工人的知识水平全是相当于技师一级的，你行吗？

乙：不行，我考试才得 80 多分。那我看看家吧！

甲：挂车开到工人新村，把你送到 34 区 68 幢 136 门 44 层 33 号，你到家了。

乙：我家这门牌可真够难记的。

甲：电子技术革命，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你家里增

添了许多电子设备。

乙：都有什么？

甲：家里厨房有电冰箱储存食品，电脑做饭，电子显示器经常提醒你应该干什么，电动玻璃窗自动调节光线使你屋内阳光既充足又柔和。家里有彩色立体电视机供你观看。

乙：都有什么节目？

甲：你可以用光线触感调频进行选择，随便一个动作换一个节目。

乙：我手这么一扬……

甲：电视开了：科技小组在介绍太空秘密。

乙：我再这么一伸……

甲：同步卫星在转播国际体育比赛实况。

乙：我再这么一抬……

甲：电视新闻，报道冻人苏醒，参观游览新时代、新景象，你身边站着实验的先驱者：狗鱼、老鼠、大马猴。

乙：你别提它们了。哎，我家里的小妹妹哪？

甲：上班了。

乙：哟，还见不着。

甲：不，想见她非常方便，你家安有可视电话机，一按电键，电视屏幕会出现她清晰的影像。

乙：那我就赶紧按吧！

甲：你看，电视屏幕出现一个中年妇女。

乙：这是谁呀？

甲：你妹妹。

乙：我妹妹是中年妇女？

甲：你不是冻了好长时间了吗？

乙：早知道把她也冻上，这我怎么带妹妹出去玩儿呀？

甲：你妹妹见到你非常高兴："哥哥，你醒了。"

乙：啊，醒啦！

甲："这未来画册的画你看了吗？"

乙：我刚看了几页呀。

甲："告诉你，好好看吧，更好更美的东西还在后面。这一切，全是我们用勤劳的双手，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如果一个人不用心学习，无所事事，那对今天的一切一切全会感到生疏和渺茫。"

乙：我就是这样，我什么全没干，净冻着来着。

甲："你也作出了贡献。"

乙：是吗？

甲："这种冷冻向人类生命的进军，给我们祖国的医学、科研各个领域的贡献简直太大了。有个老科学家进行一项实验，必须在一百年以后才能看出结果，现在就采取了这种方法把他冻上，一百年以后这位老科学家还能精力充沛地进行研究。"

乙：哟，没想到我还起到这么大作用。

甲："哥哥，我们全家人都为你感到骄傲。让我们都努力地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作贡献吧！"你听听你妹妹对你鼓励多大。

乙：太让我感动了。我决心提出一个要求。

甲：什么要求？

乙：为了向大家展示我们未来更美好的画面，我衷心地

希望——

甲：什么？

乙：再接着把我冻上吧！

甲：还冻呀。

算　帐

甲：我想问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乙：我是大学毕业。

甲：学过加减乘除吗？

乙：那小学就学了。大学里学三角、微积分。

甲：噢，大学还学积粪。

乙：积粪？

甲：学完积粪该学施肥了吧？

乙：什么呀，微积分，高等数学。

甲：出个题你算算行不？

乙：可以。

甲：三个羊加四个猪等于几个猪？

乙：等于……你吃多了？

甲：你才撑着了呢！

乙：什么羊加猪等于几个猪？

甲：几个数！

乙：先别算了，你要干什么？

甲：我们大队要找个会计，我考考你行不。

乙：大学毕业给你们当会计？

甲：怎么啦？大材小用了？告诉你，我们队那个帐，老华和小陈来了不一定算得上来。

乙：老华是谁？

甲：华罗庚。

乙：小陈呢？

甲：陈景润。

乙：嘿，行了，甭找他们，你们大队的帐我就能算。

甲：你先别夸口，我看你也不准能算好了，咱们先试试，我再考虑要不要。

乙：甭考虑，我只不定去不去呢！

甲：那行，你先算……你算……我们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乙：知道。

甲：那行，你先算……我们也不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乙：是呀。

甲：你先算……我们也不是暴发户。

乙：谁说了？

甲：你先算……我们……

乙：你还有完没完？

甲：咱先给你讲清道理，现在落实农业政策，走共同富裕道路。越富越是修正主义，那是"四人帮"的道路。中央两个文件一下达，放宽农业政策，那威力大了，那农村是一天一个样，就这力量你先算算是多少？

乙：那是……这力量怎么算呀？

甲：你听我慢慢说。

乙：我用心算。

甲：就说农业吧，过去什么样？吃大锅饭，干也那么多，不干也是那么多，队长来了装装样子，出工不出力儿，出力儿不使劲儿，玉米长得大，上面全没粒儿。

乙：怎么没粒儿？

甲：你想啊，一尺的地方种十四棵玉米能长粒儿吗？你得搞计划生育呀！

乙：咳，那叫"合理密植"。

甲：咱知道。落实农业政策，五订一奖。地分甲乙丙，人分一二等，劳动力全搭配好了，包产到组。建立责任制，大搞科学种田，实行超额奖，那家伙，工分是小事，落后了，全队都不好看。那一组跟一组摽着膀子干，谁也不落后。

乙：我们这组锄三遍地。

甲：我们这组锄四遍地。

乙：我们浇两回水。

甲：我们浇四回水。

乙：我一天干九个钟头。

甲：我一天干十一个钟头。

乙：我一亩地用十斤化肥。

甲：我一亩地……也用十斤化肥。

乙：这怎么不比了？

甲：用多了全烧死了。傻小子才那么干哪！

乙：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

甲：功夫下到了，庄稼对得起你，到了秋收你看吧：“麦浪滚滚，翻金……”

乙：别唱了，你不是算帐吗？

甲：你算吧，一亩地打八百二十二斤，全队合多少斤？

乙：那就是……我知道一共有多少地呀？

甲：全队四百三十三亩二分五厘三。

乙：这……他这还带小数点……咱们那五厘三不算行不行？

甲：为吗不算？虚报产量你对吗？

乙：我……我算……那就是三除三，二三六，六三一十八，一共是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二十九斤。

甲：好嘛，把吃奶劲儿都使出来了。

乙：我算出来了。

甲：别忙，咱队里这一丰收，多劳多得，分的也多，你拿我来说吧：麦子分了一百五十三斤，稻子分了一百三十五斤，豆子分了六十二斤，小米分了二十六斤，玉米分了七十三斤，芝麻分了三十七斤，这一共是多少斤？

乙：这一共是……他一个整数都没有。

甲：你不是能算吗？

乙：你等等……一百五十三，二百八十八……六二三七六……四百八十六斤。

甲：小麦算九分，稻子算一毛一，豆子算八分，小米九分，老玉米五分，芝麻一毛六，这一共合多少钱？

乙：那就合……我算不上来了。

甲：怎么样？算不了了吧！

乙：这太乱了。

甲：一点都不乱，你看看这成果，光粮食合钱我们大队每个人分了是四十五元六角九。

乙：多给三毛一不就凑四十六块了吗？

甲：这三毛一你给呀？

乙：我给就我给。

甲：一人三角一，我们四百七十八个人。

乙：给不起！我把这碴给忘了。

甲：你先别忙，你再给我算算工分儿。

乙：你干了多少劳动日？

甲：三百七十九个。

乙：你一天合几分？

甲：一天合九分，十分是一块四，你算算拿多少钱？

乙：那你这一共是……你拿不少钱呀？

甲：这不废话吗？这是咱劳动所得，到年底分了四百七十七块五角四。

乙：再加上刚才四十五块六角九，那就五百多块啦！

甲：五百多块谁干呀？广开财路，咱队里办起了小工业啊——皮革厂、塑料厂、拉丝厂、修理厂。有皮鞋，有塑料袋，有轴承，有钢丝做的刷子，刷子倍儿硬，你买来刷刷牙……

乙：钢丝刷子刷牙？

甲：那东西结实。

乙：是啊，刷完了牙全搂下来了。

甲：这几厂的产值加在一起——

乙：多少？

甲：咱从来没加过。

乙：那你说它干吗？

甲：队长告诉咱啦，一年是十万四千块。

乙：那一人分多少？

甲：全分喽？你得留下公积金，扩大再生产。全面发展，以工养农，百分之二十分社员，你算算每人又分多少钱。

乙：那是一万四，二万八，四百七十四人，平均一人分……百十来块钱。

甲：刚才每人多少？

乙：刚才五百多点儿。

甲：加上这个是多少？

乙：加上这是六百多点儿。

甲：你怎么算帐呢？零头都没啦？

乙：不是，你这数都太别扭。

甲：别扭？农民心里舒服，可盼来好日子啦，晃着膀子干吧！别看六百多，这还没算队里的副业呀！

乙：队里副业有什么？

甲：农村要想富，就搞农工副。生财之道到处有，看你会走不会走。搞起副业，门路太多了，那是一步一块钱。

乙：一步一块钱？

甲：对，把地方全利用起来，山上养鱼，河里种树……

乙：山上养鱼？

甲：小鲫瓜子。

乙：没听说过满山跑鲫瓜子！那是河里养鱼，山上种树。

甲：对，树上结满瓜果梨桃，水里养满鱼、藕、菱角。咱还有“小五房”。

乙：“小五房”？

甲：油房、粉房、豆腐房、磨房，还有烧酒房。社员碾米、磨油根本不用出队。你要到咱大队来，先让你尝尝“毛找大麯”。

乙：“毛找”？什么叫“毛找大麯”？

甲：就是买一两，花一毛钱还找你二分——毛找大麯。

乙：噢，八分一两的？

甲：怎么了？味道好，喝一口，你闷住劲儿，别出气儿，酒劲儿上来晕晕忽忽跟神仙似的。

乙：嘿！你们大队副业收入多少？

甲：总数不知道，反正按百分之二十，每人五十块。

乙：那就是你们大队四百七十四人，乘以五十，乘以一百除二十…那就……他们这帐真够麻烦的。

甲：要不人们怎么叫我们队是百万富翁呢！

乙：这要加在一块，每人就有了不少收入了！

甲：这还没算集体的福利事业哪！

乙：还有哪！

甲：大队有了积累，群众有了靠山，开展福利事业，托儿所、幼儿园全都免费啦！

乙：你有几个孩子？

甲：五十七个。

乙：你养了五十七个？

甲：那是一托儿所，我是两个。

乙：这托儿费一年就省一百元。

甲：你们城里用电要钱不？

乙：得收电费。

甲：咱那儿免费了。

乙：又省四、五块。

甲：你剃脑袋瓜子不？

乙：什么叫脑袋瓜子？

甲：你们叫什么，瓜袋脑子？

乙：理发。

甲：咱队里免费了。

乙：又省四、五块。

甲：你有病没有？

乙：身体还行。

甲：计划得什么病？

乙：得肺……有计划得病的吗？

甲：你别害怕，咱大队免费医疗，你想拉胳膊锯腿全不花钱，我给你挂个号吧！

乙：不用，这位真是热心肠。

甲：这么一算，里外每个农民又多收入多少？

乙：这少说又一百五十块。

甲：过去想富咱敢富吗？现在党的政策主张咱们富，集体带着咱们富。

乙：这是越来越富呀！

甲：够富的？这是王奶奶和汪奶奶比。

乙：怎么讲？

甲：还差着几点哪！

乙：你们还有收入？

甲：家庭副业的帐还没算呢！

乙：行，我再给你算算。

甲：队里的生产形势好，咱农民家里不一样。你看吧，缸里有存米，库里有余粮，篮里有鸡蛋，圈里有肥猪，你看咱那个肥猪长的一个个圆乎乎，愣头愣脑，跟个胖小子似的。

乙：嗐！怎么比呢！我先给你算算猪。

甲：算吧！

乙：养了几口猪？

甲：四口半。

乙：什么叫四口半哪？

甲：老母猪怀崽儿还没生呢！

乙：等生下来再算。

甲：难产生不下来。

乙：那就别算了。

甲：兽医又给接出来了。

乙：您瞧他这折腾劲儿。生出几个？

甲：两个小公猪。

乙：两个。

甲：四个小母猪。

乙：六个。

甲：四只小鸭子。

乙：十……猪还下鸭子？

甲：猪圈边上咱孵出四个鸭子。

乙：那待会再说，咱先算猪。

甲：一共十个，咱卖给公家六个。

乙：多少斤？

甲：两个一百一十三斤，两个一百二十六斤，两个九十九斤。

乙：一百一十三，二百二十六加二百五加九十九……他这猪都不长整数，一共六百七十六斤。

甲：放宽农业政策，生猪价格提高了，咱卖的是六毛八一斤。

乙：那就是六得六，二七一十四，四百五十九块六毛八。

甲：你先把这数记着。

乙：可以。

甲：咱还养了十只鸡，十只鸭。

乙：全卖了多少钱？

甲：全卖喽？会过日子吗？你怎么当败家子儿呀？

乙：那怎么办？

甲：留着下蛋呀，五只鸡一年就是一百四十斤鸡蛋。

乙：那鸭子下多少斤鸡蛋？

甲：你们家鸭子下鸡蛋？

乙：我也乱了。

甲：那是一百二十斤鸭蛋，鸡蛋六毛，鸭蛋五毛，这合

多少钱？

乙：一百四十斤，四六二十四，八十四，一百二十斤是六十，一百四十四元。

甲：刚才猪是多少钱？

乙：猪是这个……没记住。

甲：猪是四百五十九块六毛八。

乙：对。

甲：蛋是多少钱？

乙：蛋是这个……也忘了。

甲：你不是会算帐吗？

乙：你这帐太乱……反正差不多六百块。

甲：你再把这数记下来。

乙：这回用心记。你们家还养什么？

甲：还有摞坨。

乙：你们家养骆驼？

甲：什么骆驼？粉坨子，一摞一摞的，摞坨。

乙：这么个摞坨！

甲：咱有自留地了，咱也是多种经营，种点蔬菜自己吃，剩下种土豆子，一年打四百多斤。

乙：土豆四分一斤那是十六块呀！

甲：十六块谁卖呀？阴天下雨，咱歇工时候把它漏四十斤粉。

乙：哟，粉五毛一斤，四十斤就二十块啦！

甲：二十块谁卖呀？咱把它加工熬熬，打成十二个坨。

乙：哟，粉坨二元一个，这就二十四块。

甲：二十四块谁卖呀？

乙：不卖你老说它。

甲：咱卖凉粉，农村集市贸易可热闹了，卖什么的都有，你到集上看看：小烧饼两面芝麻喷儿香，大麻花三两一个倍儿脆，熏小鸡三里外能闻着香味儿，豆腐丝刚出锅的冒热气……把你馋虫勾出来。

乙：我至于那么馋吗？

甲：咱也是方便乡亲，六分一碗，十二个坨就是六十多块。

乙：嗯，这就六百六了。

甲：咱那个凉粉，搁上香油，盛上辣子，象你这个身子吃吧，特儿喽特儿喽，你不得来个二十几碗。

乙：我吃那么多凉粉干吗？别客气，不吃！

甲：不吃凉粉就来点粉渣。

乙：有吃粉渣的吗？

甲：怎么了？粉渣可是好东西，拌在猪饲料里老母猪可爱吃了！

乙：嗐！你让它吃吧，我不吃。

甲：你还真有点风格。

乙：谁呀？

甲：咱给那个猪不是白吃，这里有个科学道理。

乙：什么道理？

甲：科学家说过："吃得多，拉得多！"

乙：咳，这是哪个科学家说的！

甲：甭管谁说的，我这几口猪，一年能积肥一百二十

筐。那全是好圈肥，你不尝点儿吧？

乙：咳！你怎么什么都让呀？

甲：一筐肥队里给三毛三，一百二十筐就是小四十块。

乙：这就七百块了！

甲：七百块你就咧嘴，你看过钱吗？这是零头。

乙：七百块是零头？

甲：你往下算呀！

乙：我算。

甲：咱家属在家搞点卡斯特罗……

乙：你等等，你们不搞点勃列日涅夫？

甲：你提那小子干什么？

乙：什么叫卡斯特罗呀？

甲：用铁丝卡的那个笸箩，卡丝笸箩。

乙：噢，也是家庭副业。

甲：一年挣六十多块。

乙：这又加六十。

甲：小孩子放寒假、暑假打鱼，又能挣六十块。

乙：这就一百二十块。

甲：年底超额奖分给我两万三千块。

乙：对了，你等等，分你两万三千块？

甲：当然，两万三千块里有六千块瓦。

乙：两万三千块什么？

甲：砖头。

乙：砖头？

甲：咱社办的小砖窑烧的。

乙：你吓我一跳。

甲：看见砖头吓你一跳，我盖了五间大北房，你准备蹿到房上去不？

乙：我蹿不上去！

甲：我看你弹跳力也不够。

乙：咱也不练那个。

甲：这砖头成本费一分二厘七，你算算二万三千块合多少钱？

乙：那就是一分二厘七，二万三千四……那一共是……多少……你自己就知道了！

甲：怎么样，算不上来了吧？

乙：你们这帐是不容易算，太富了。

甲：这还不行，比起人家先进的咱还差得远。咱全队的社员说了，苦干个十年、八年，让农村大变样子，到那时候你城里人得找我走后门。

乙：干什么？

甲：托我给你往乡下迁户口。

乙：人人愿意去呀！

甲：你看农村这样，人能不爱吗？

乙：太可爱了！

甲：还有投机倒把的吗？

乙：没有了。

甲：弃农经商还干吗？

乙：不干了。

甲：懒汉还敢偷懒吗？

乙：不偷了。

甲：姑娘还打算嫁人吗？

乙：不嫁了……姑娘全打光棍儿？

甲：姑娘不往外嫁了，给多少钱都不去，都希罕咱这个大队。

乙：我都想到你们那个队。

甲：咱欢迎你去参观参观。到时候请你给咱们讲讲。

乙：我没什么讲的。

甲：你就别客气。

乙：我讲农业政策的威力。

甲：那咱农民全感受到了。

乙：我讲讲农村的变化。

甲：那咱农民全看到了。

乙：我讲讲怎么富起来。

甲：那咱农民道道比你多。

乙：那……我讲什么呀？

甲：你就讲讲你怎么反对我们富的。

乙：多咱呀？

科学院的春天

甲：今年的春天，是个不平凡的春天。

乙：怎么不平凡？

甲：今年的春天是在冬天的后边。

乙：废话，哪年的春天都是在冬天后边。

甲：我是说，今年的春天是在粉碎“四人帮”严冬般的统治后边的第一个春天。

乙：对，粉碎了“四人帮”，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

甲：每个人都显着年轻了。

乙：是呀。

甲：你拿我爸爸来说，去年七十二岁了，你再看今年。

乙：怎么样？

甲：居然七十三了。

乙：别居然了。谁一年都长一岁。

甲：可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

乙：怎么呢？

甲：显着年轻多了。

乙：那倒是，你爸爸干什么工作的？

甲：他在科学院。

乙：噢，他是科学家。

甲：还谈不上科学家。

乙：做一般研究工作？

甲：也谈不上研究。

乙：那是领导？

甲：也谈不上领导。

乙：那干什么？

甲：反正科学院里边全听我爸爸的。

乙：那就是领导。

甲：不是领导，一般工作。

乙：什么工作？

甲：传达室里边打铃。

乙：打铃呀？那怎么全听你爸爸的？

甲：一打铃，上班、休息、下班，全听我爸爸的。

乙：嗐，原来是工友。

甲：你别小看工友，工作的担子很重。

乙：是呀。

甲：收发报纸，上传下达，全靠我爸爸。

乙：这是他的工作内容嘛。

甲：可"四人帮"统治时期，他不干了！

乙：为什么？

甲：上边传不上去，下边找不到人。

乙：怎么呢？

甲：你拿通知个事来说吧，我爸爸往底下研究所传达，一拿电话："喂，是××研究所吗？"

乙：对方怎么回答？

甲："哪着火了？地址、单位？起火原因？是药物爆炸，还是烟头点着被窝了？"

乙：打消防队去了？

甲：再换另一个单位："喂，是××研究所吗？"

乙：这回是了吧？

甲："是死，是伤？地址、门牌？什么时候销户口？"

乙：还是消防队？

甲："我们不是消防队。"

乙：那是什么地方？

甲："派出所！"

乙：又打派出所去了？

甲：一了解，才知道。

乙：怎么回事？

甲：研究所全让"四人帮"解散了，前一个让给消防队了，后一个改成派出所了。

乙：您瞧这俩地方。

甲：我爸爸生气呀："四人帮"祸国殃民，这科学研究还怎么搞？

乙："四人帮"摧残祖国的科研事业嘛。

甲：我爸爸亲眼看到科学院让"四人帮"搞得冷冷清清。

乙：研究人员呢？

甲：让"四人帮"打成臭老九，全给下放了。

乙：不让从事专业研究。

甲：也别说，下放全是按专业特长分配的。

乙：这还有什么专业特长？

甲：你看，“四人帮”让科学家排成队，黑亲信挨个训斥：“你是研究什么的？”

乙：“我是研究天文的。”

甲：“你先把地上的研究好喽！还研究天上的？大喇叭上天，想(响)得倒高。你研究天文哪，我就让你下地，上农村，种地去！”

乙：这就给弄农村去了？

甲：“你研究什么的？”

乙：“我是研究数学的。”

甲：“数学用得着你去研究吗？加减乘除打小学就学。研究数学，几个数字儿就值得你们一帮人带着俩大瓶子底儿(眼镜)瞎扭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三岁我就学数数，六岁我都能数到十三了！”

乙：嗐，我看你也是个半憨子！

甲：“你们不是好数数儿吗？上干校扬场去！你们能数清一亩地产多少麦粒，算你们小子有能耐！”

乙：这叫什么人呀？

甲：“你是研究什么的？”

乙：“我是研究能源的。”

甲：“能什么源？”

乙：“太阳能……”

甲：“太阳能的多了，太阳能照亮儿，有你什么事？我看

你们全老糊涂了，送干校去！让你上场院打更、守夜，白天不许上班！”

乙：那干什么？

甲：“省着看见太阳你瞎琢磨。”

乙：好嘛，不学无术到极点了。

甲：“你是干什么的？”

乙：“我是刚到科学院的年轻人。”

甲：“年轻好，中毒不多，这样吧，到我们胡同口商店卖豆制品去。”

乙：这是干什么？

甲：“什么叫‘干什么’？这是对你的照顾。没让你下农村就是好事，照顾你你也得注意！”

乙：注意什么？

甲：“我们小四儿到那买豆腐干儿，多给称二两！”

乙：噢，照顾他了？

甲：科学院成了“没人院”，传达室成了“大喘室”。

乙：什么叫“大喘室”？

甲：我爸生气，坐那儿净喘了。

乙：搁谁都得生气。

甲：我爸爸一生气：干脆退休。

乙：对，反正也没事干。

甲：没多久，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科学家们都返回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科学院里又热闹起来了。

乙：祖国科技战线的形势蒸蒸日上。

甲：我爸爸在家坐不住啦。来到院里找领导："让我工作吧，我也得为科技大上出一份力量呀！"

乙："老人家，您年纪太大了。"

甲："谁说的？我这年纪算大吗？我今年不就是二十三……三十四……五十七……六六六……是不是？"

乙："您说什么呢？老人家，您今年七十三啦？"

甲："是呀……他那……俗话说：七十三不算大，您得看我这精神头儿。"

乙：哪有这句话呀？

甲："《三字经》上。"

乙：《三字经》？

甲："你甭管哪儿，科学家们说：九十不稀奇，八十小弟弟，七十不算老，六十小来稀。八十都算小弟弟，我这七十三是小小小，弟弟弟！"

乙："嘀，嘀，嘀"？开汽车哪？

甲：经过我爸爸反复要求，领导同意了，老头又回到了传达室。

乙：做好后勤工作，为科技人员服务。

甲：一工作，老头儿身上顿时起了变化。

乙：什么变化？

甲：过去他脸上冷冰冰。

乙：现在呢？

甲：现在脸上是热腾腾。

乙：有了青春的活力。

甲：过去他回到家是一言不发。

乙：现在呢？

甲：现在回到家是滔滔不绝。

乙：形势好，老头高兴。

甲：过去在传达室里大喘气。

乙：现在呢？

甲：现在坐在传达室里哼小曲：（唱）"我回到了科学院，我心里好喜欢，我把好大门，我为革命做贡献，我分好了报纸，我吃一口炸酱面……"

乙：怎么吃上了？

甲：不回家吃饭，一心扑在工作上。

乙：真让人高兴。

甲：看到他的变化，我们这当孩子的都高兴呀。

乙：全国人民都为科技战线的大好形势而欢欣鼓舞。

甲：我爸爸给自己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乙：什么要求？

甲：两句话："作好'四防'工作，当好后勤兵。看好科学院大门，献出老青春。"

乙：青春还有老的？

甲：其实就是做出贡献，老头文化不高，说的词不达意。

乙：也表达了老人家的心意。

甲：心情激动，我爸爸连家都不回了，睡在传达室日夜值班。

乙：老人真有个干劲儿。

甲：晚上十点多钟，估计没什么人了，我爸爸锁好了科学院的大门。接着打了一暖壶水，沏上一杯茶。

乙：这干什么？

甲：他有个习惯，临睡觉前总得喝杯茶，不然睡不着。

乙：有个喝茶的嗜好。

甲：衣服裤子一边撂，铺上被窝鞋脱掉，“咕咕嘟嘟”一杯茶，两眼一眯就睡觉。

乙：老头生活挺有规律。

甲：刚一闭眼，就听“梆，梆，梆！”

乙：怎么回事？

甲：有人敲窗户：“老同志，麻烦您给我开一下门儿。”

乙：干什么？

甲：我爸爸开灯一看，窗外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噢，认识！

乙：谁呀？

甲：“白专头”。

乙：“白砖头”？

甲：“四人帮”污蔑科学家都是白专，指责这位老同志是白专里的头——“白专头”。

乙：不象话。

甲：老科学家气忿地说：“我研究一辈子建筑、水泥、预制板、青砖、红砖。这倒好，把自己研究成个‘白砖头’。”

乙：这是“四人帮”对“红”、“白”是非的颠倒。

甲：我爸爸一看，赶紧穿好衣服：“哎哟，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

乙：一定是研究专业，忘了时间。

甲：“老兄弟，这么大岁数可得注意身体，都十一点多

了，你们是国家的财富，什么？麻烦我开门，看你说哪儿去了。你这么大岁数，为祖国搞科研，连时间都忘了，我看看大门算什么。老兄弟，赶紧回家休息。放心，我待会儿就能睡，你比我少睡好几个钟头哪！快走吧，再见，赶紧休息啊！”

乙：老人家真热情。

甲：送走了那位老科学家，我爸爸一人还念叨：“说这样人是白专，岂有此理。什么叫‘白’？”

乙：反动派、白匪、白军，那才叫“白”。

甲：对，为国家建设搞科研，这叫真正的“红”！

乙：对呀！

甲：进了屋，我爸爸又续了一杯茶。

乙：刚才那碗白喝了。

甲：衣服裤子一边搁，铺上被窝鞋脱掉，“咕咕嘟嘟”一杯茶，两眼一眯就睡觉。

乙：这回该睡了。

甲：老头刚一闭眼，就听“梆，梆，梆！”

乙：怎么回事？

甲：有人敲这边的窗户：“老同志，麻烦您给我开一下门儿我进去！”

乙：又怎么了？

甲：窗外站着一个中年的科学家，推着自行车，我爸爸一看：认识。

乙：这是谁？

甲：“马虎”。

乙：马虎？

甲：也是位有贡献的科学家。

乙：那怎么叫“马虎”呢？

甲：他脑子全用在科学研究上，自己生活的事从不考虑。

乙：生活上马虎。

甲：有一次他骑车上食堂吃饭，买了一盘咸菜、一个馒头。脑子里想着自己实验的数据，嘴里念叨着公式，吃这顿饭用了三分钟。

乙：真够快的。

甲：吃完喽，骑车刚要走，有个小孩叫他：“叔叔，我坐您后头，您带我走一段行吗？”

乙：在大院里头，有什么不行的？

甲：小孩坐在车后头，他骑上就走，一边骑一边想着自己的实验。走了一会儿觉着不对劲：今儿这饭怎么吃的，怎么特别渴呀？

乙：是不是咸菜太咸呀？

甲：他细一琢磨：不对，刚才净顾了想数据，噢——光吃那咸菜，没吃那馒头。

乙：白嘴吃了一盘咸菜？

甲：想到这儿，赶紧停车往回转，骗腿下车，忘了后边还坐着一个孩子，“叭”！把孩子给踹下来了。

乙：把小孩又给忘了？

甲：小孩子坐地上了，这位“马虎”又琢磨上了：他什么时候骑我这车上了？

乙：嘿！他可够马虎的。

甲：别看他生活上忘性这么大，可只要一投入工作，他是公而忘私，满腔热情，一丝不苟，能把十几个大立柜的数据全记在脑子里。

乙：这得需要多大个脑子呀！

甲：我爸爸一看，赶紧开开门："我说，都一点钟了，你干什么去？"

乙：也是为了工作吧？

甲："大爷，我想起了一个公式，需要马上用机器算一下，打扰您休息了。"

乙：你看看。

甲："同志，这是怎么说的，你们不休息，还谈耽误我休息，这叫为祖国、为革命，大伙都得用劲儿，我也得用劲儿，但是也不能用大喽！"（边说边作开门状）

乙：怎么呢？

甲："用大了劲，钥匙折在锁里，你就进不来了！"

乙：嘿，老头还挺风趣。

甲：送走了"马虎"，我爸爸回屋又——

乙：又续了一杯茶。

甲：又续了一杯白开水。

乙：怎么改白开水了？

甲：老续水，茶都没颜色了。

乙：好嘛。

甲：喝完水刚要躺下，"梆！梆！梆！"。

乙：又来人了。

甲：就这一宿，一会儿"梆！梆！梆！"，一会儿"梆！梆！

梆!”，不是进，就是出，整个大楼里，灯一直没黑下来。

乙：真有股拚命的劲头儿。

甲：开来关去，我爸爸想了：我这是失职呀，应该让科学家们好好休息，会休息才会工作，老熬着夜，把身体弄垮了，今天能干，明天就趴下啦！

乙：对呀。

甲：喝，老头儿想到这儿，说什么不开门儿了。他是劝完里边儿劝外边儿，不一会儿，里头外头好儿拨人。

乙：老头儿这工作够艰苦的。

甲：你瞧我爸爸这忙活劲儿：“你们先回家，好好睡一觉，把精神头养足了，工作能快一倍！你们几个家太远，上我那屋睡去，眼都熬红了，不知道心疼自己！这门不能开，你甭跟我对付。老张你带个头儿，小李子听大爷话，我告诉你们，道理我比你们懂，我也是为你们好，我也是为工作。我不听！说什么我这门也……我开开门吧！”

乙：哎，怎么又开了？

甲：天都亮啦！

青 春 赞

甲：（学机车声）"呜——咕咕咕……吱——"

"各位旅客，16 次广州开往北京的列车终点站到了。请旅客们带好自己的物品，顺序下车。大娘我扶您慢点走，小朋友别跑，留神摔着。大爷，您跟着这位解放军同志，他送您去汽车站。首长，这是您的旅行袋。乘警同志，（指乙）这是位神经病人，把他交给您了……"

乙：（打断）我成神经病人啦！

甲：我这是向你介绍我的工作情况。

乙：你在铁路上工作。

甲：对。你看铁路上下：欣欣向荣，热气腾腾，你追我赶，真是人欢机叫。

乙：哎，人欢马叫。

甲：人欢机叫。

乙：哪来的鸡？是公鸡？是母鸡？

甲：是机车：呜——

乙：对，是人欢"机"叫。

甲：这是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出现的崭新景象。

乙：鼓舞人心呀。

甲：可是，过去我干了这么几年乘务员，不明白自己工作的内容，不懂得怎样为人民服务。

乙：哎哟，真够呛。

甲：怎么？

乙：乘务员首先得熟悉自己的本职工作。

甲：替走资派卖命？

乙：你得为旅客服务。

甲：搞奴隶主义？

乙：乘务员应该当老黄牛。

甲：光拉车不看路？

乙：乘务员应该长工资。

甲：（急切地）从哪个月开始给？

乙：说干活就顶牛，说工资就来劲，你怎么这样呢？

甲：“四人帮”害的！

乙：噢，中毒了！

甲：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列车上恢复了人民铁路的光荣传统，我的心里就象安上了一百瓦的大灯泡。

乙：心里安灯泡？没听说过。

甲：亮堂了！原来我们铁路上有这么多的优良作风。

乙：那当然了。

甲：原来当个乘务员也不简单呀！？

乙：多新鲜哪！

甲：原来每行工作里面都包含着很深的学问！？

乙：可不是嘛！

甲：原来每个乘务员的肚子里得五脏俱全呀！？

乙：那……废话！谁肚子里能不五脏俱全？

甲：我是形容肚子里要经验丰富。

乙：做一个人民的乘务员不容易呀！

甲：过去我被“四人帮”蒙住了眼睛，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浪费了青春。

乙：“四人帮”害了我们不少的年轻同志。

甲：今天，我思想弄清了，当即写了一首诗向列车党支部表达我的决心。

乙：怎么写的？

甲：“是可恶的害人帮夺去了我的青春，使我荒废掉了大好时光。

党中央指出光明的方向，

使我们看到了灿烂的希望。

努力工作！刻苦钻研！

用十倍，二十倍，五十倍，一百九十七倍的力量！”

乙：决心真不小。

甲：“让青春放射光芒！

让青春大有作为！

让真正的青春就象……真正的青春一样！”

乙：好嘛，都没词儿了。

甲：你别说，同志们听完我的决心以后，都是热烈鼓掌，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划破长空，在田野回荡。

乙：掌声这么响？

甲：正赶上火车拉笛。

乙：我说呢！那你做得怎么样？

甲：在党的关怀下，我牢记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教导，一年来取得了点滴进步。

乙：那你能不能给我说说。

甲：可以。最近我又写了首诗，准备向我们支部汇报。

乙：什么题目？

甲："青春赞"。

乙：你给念念！

甲：(朗诵)"啊，我赞美青春，真正的青春光辉灿烂，我——普通的乘务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看到青春的火花，看到青春的火焰，我在人民的列车上，展开我青春的画卷。翻开第一页，看看吧！"

乙：怎么样？

甲："什么也没有"。

乙：没有哇？

甲：还没做出成绩哪。(继续朗诵)"普通的乘务员，没有战场上的冲锋陷阵，没有科学尖端的研究发明。但，这里有知识，这里有难关。在一个大娘面前，我拿起我的武器，冲锋！前进！突破！冲啊——"

乙：哎，你跟大娘打仗哪？

甲：为大娘服务。

乙：服务你"冲"什么？

甲：攻下服务的难关。"冲呀！"

乙：他这火药味满浓咧。一个老大娘上了车，你怎么

办？

甲：让大娘在人民的列车里感到温暖，看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我重点登记，重点照顾。

乙：那就登记呀，“冲”什么。

甲：怎么登？

乙：问问大娘：“大娘，叫什么名字？哪儿下车？座号多少？”登好就走。

甲：登好就走？

乙：那还有什么罗嗦的。

甲：你倒走得快，大娘还现找别人打听：“同志呀！刚才这小伙子，把我名儿记走，干啥？”

乙：那是重点旅客登记，路上您有什么困难，端茶送饭，人家都管。

甲：“你倒是讲清楚。问我两句，写个名儿就走，你猜我咋琢磨的？”

乙：怎么？

甲：“我寻思我犯啥法了呢！”

乙：嗐，这是哪儿的事呀！

甲：所以乘务员的语言很重要，这是我们工作的基本功。

乙：那你端起武器冲啊，是怎么回事儿？

甲：（朗诵）“满怀对‘四人帮’的仇恨，这就是我攻关的武器，用冲锋的劲头攻下语言上的基本功，让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党对人民的深情，让自己每一句称呼都闪出青春的火花。”

乙：噢，称呼人一句都得闪火花？

甲：那当然了，光这称呼就够你攻一阵儿的。

乙：我甭攻！我看到你叫一声“相声演员同志”完了，闪什么火花？

甲：我要是工人？

乙：“师傅！”完了。

甲：我是老农？

乙：“大伯！”完了。

甲：我是学生？

乙：“同学！”完了。

甲：我是河上……

乙：和……和尚？

甲：河上打鱼的。

乙：“渔民同志！”完了。

甲：这些简单的你倒是都答上来了。

乙：复杂的我也行。

甲：我是六十多岁的老头。

乙：称呼您老大爷，完了。

甲：我可是贵州人。

乙：甭管哪儿的人——“老大爷！”完了。

甲：贵州话“老大爷”是老儿子的意思。

乙：什么？我……你……这下可真完了。

甲：黎族同胞。

乙：叫…… 不会了！

甲：聋哑病人。

乙：叫……叫也听不见。

甲：正是的。(继续朗诵)“我，一个年轻的乘务员，一定要把这门学问攻下来。一句亲切的称呼要有一百三十万分的温暖。”

乙：噢！那我是贵州的老大爷？

甲：称您老人家。

乙：我是湖南的老大娘。

甲：称您老娭毑。

乙：我是上海的老大娘。

甲：老婆婆。

乙：我是四川的老大娘。

甲：老太太。

乙：我是朝鲜族老大娘。

甲：阿妈妮。

乙：我是英国老大娘。

甲：格兰妮。

乙：关我？关我干什么？

甲：英语：格兰妮。

乙：我是长胡子的老大娘。

甲：……有长胡子的吗？

乙：还真难不住他。行，这就算攻下来了。

甲：攻下来了？早着哪！

乙：这还不行？

甲：你听诗呀：(朗诵)“这生活中平凡的导火索，靠青春的火花点燃，随着火花的迸发，我看到工作中知识的深渊

呵，碰！叭！哐！咕！”

乙：哎——怎么爆炸了？

甲：思想端正了，我的工作起了连锁反应，过去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现在能看出问题了！

乙：看出什么问题了？

甲：每一句话都有学问。

乙：哪句话都得……闪火花？

甲：那当然了。有一次，半道上来了一位农民大伯，大伯问我：“同志，到郑州那疙瘩得几点钟？”

乙：你怎么回答的？

甲：“大伯，到郑州，十八点三十四分。”

乙：对呀！十八点三十四分。

甲：老大爷听了，从怀里掏出怀表：“十八点三十四分，十八点？同志，你看这坏事了，我这表上就十二个钟点。”

乙：嗐，老大爷听不懂。

甲：以前这事就过去了，现在不行。

乙：怎么？

甲：老大爷提的问题，反映了各种旅客的不同情况和需要。我们人民的乘务员要做盲人的眼睛，跛人的腿，老年人的拐杖，旅客的好向导。我们说出的时间人家听不懂，哪儿行呀！

乙：对，这也是基本功！

甲：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不断观察、学习，现在要是大伯问我，我就全能回答了。

乙：要是回答凌晨四点？

甲："大伯，您问这个地方鸡叫那个四点到！"

乙：噢，用鸡叫形容凌晨。上午九点？

甲："大伯，您问这个地方贴晌（上昼）九点到！"

乙：这个九点快贴晌午了！十五点？

甲："您问这个地方过晌（下昼）三点到。"

乙：把晌午又过啦！十八点？

甲："您问这个地方，太阳落山那个六点到。"

乙：什么？

甲：太阳落山那个六点。

乙：嗬。

甲：可也要分人回答。

乙：这样回答不是很形象吗？

甲：不行呀！首长上车问你："到郑州几点钟？"你也回答："首长，太阳落山那个六点到。"行吗？

乙：这就算你攻下来了。

甲：攻下来了？早着呢！

乙：这还不行？

甲：你听诗呀：（继续朗诵）"知识是深渊，知识也是高山。要探索，要登攀，要瞪起双眼，吹起响亮的号角：嗒、嘀，嗒，嗒——"

乙：又冲上锋了。这回攻什么？

甲：没跟你讲吗？语言、行动不能千篇一律。得搞清旅客的身分才能摸透旅客的需要。

乙：怎么搞清？

甲：看现象，听反应，勤动腿，多张嘴。

乙：干什么？

甲：摸规律，找方法。

乙：攻得怎么样？

甲：那还用说？只要看你的表情，跟你聊几句，我就知道你的情况，知道怎样为你服务。

乙：那我这人没什么表情，怎么看？

甲：你怎样上车？（乙作从容状）知道了。您是经常乘坐列车的乘客，脸部表情轻松，携带行李物品少，熟悉列车运行情况，象您这样的旅客——

乙：怎么办？

甲：得抓——

乙：啊！抓？

甲：得抓住特点，进行一般服务项目，保您满意。

乙：要是这样的表情？（作焦急状）

甲：您不经常旅行，面部流露出“五担心”：担心上不了车，担心下不了车，担心找不到座位，担心喝不上水，担心吃不上饭。

乙：我这心也够多的了。

甲：我们重点照顾，把您的“五担心”变成“五放心”。开饭端在您面前，喝水送到您手中，如果您是残废旅客，（往乙嘴边伸手）“张嘴。”

乙：哎，往这里伸手干什么？

甲：我们管喂水。

乙：嘿，照顾得真周到。我要是这样呢？（作四下张望状）

甲：看什么都新鲜。大概是农民旅客，生产比较忙，出门机会少。主动向您介绍列车设备使用方法与沿途风光，代您定购经济实惠的饭菜。

乙：我这样？（作儿童状）

甲：儿童旅客。爱护下一代更是我们的责任。“来，坐离窗户远一点，不然，那边来一列火车一叫，把你吓着。听话，叫叔叔——”

乙：“叔——”嗐，叫你干吗。那我要这样？（作身子乱抖状）

甲：你这是“抽风”呢！

乙：我是问病人怎么办？

甲：只要是可能遇见的情况，全是我们的服务内容。我会针灸。

乙：针灸也练？

甲：不但练，而且钻研。列车上地方狭窄，我们练耳针。你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甭请大夫，我们每人在你耳朵上扎一针。

乙：我受不了！干吗都来扎呀。

甲：我是说我们列车上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赤脚医生。

乙：行，这就算攻下来了。

甲：攻下来了？早着呢！

乙：这还不行？

甲：你听诗呀：“革命的道路上，永无止境，永远登

攀。这样的青春，才叫真正灿烂。因为我做了应做的工作，因为我没有让时间空闲。”请听听我们青春的歌声吧：（唱）“我拿起了一把壶，倒上了一杯水，走到你面前，请张开你的嘴。我又拿起了一个杯，又倒上了一杯水，走到你面前，再张开你的嘴。我……”

乙：行啦，你这儿干什么呢？

甲：练习给旅客送水。

乙：送水练习什么？手里拿着开水壶，把你的茶杯接过来，倒上水就行啦。

甲：那水杯怎么办？

乙：放在桌上。

甲：桌上全是东西。

乙：送你手上。

甲：我怎么拿？

乙：拿把儿……哟，把儿在我手里呢。你拿边儿吧。

甲：你怎么不拿边儿？

乙：我倒的开水，我拿边儿烫手。

甲：我拿不烫手？

乙：我……我掐着。

甲：这倒好，大拇指泡水里啦——洗手水。

乙：不是……要不……要不先把水倒了吧！

甲：干吗倒了？

乙：我这儿手都酸了。

甲：给旅客倒开水，俩人都不烫手，怎么拿这杯子？

乙：对了，别用杯子，用铝锅。

甲：用铝锅？

乙：铝锅这边一个把儿，那边一个把儿，咱俩端着。

甲：旅客上车一人腰里别一铝锅，倒好水把脑袋伸进去，这不是人喝水，是牲口喝水哪。

乙：这怎么办？

甲：宁可自己麻烦，也得让旅客满意。解决一个杯子把两人拿，得分析杯子。

乙：怎么分析？

甲：（分析）你看这杯子……有把儿啊。

乙：没把儿那是瓶子。

甲：它这把儿太小是不是？

乙：大把儿那是茶壶。

甲：一般人拿把儿都拿中间。

乙：光提溜上头，水都洒出去了。

甲：攻关不怕难，苦练出硬功。经过分析研究，有了。用手拿把儿的底部，留出把儿的大部分，倒好水，这样递给旅客："请您喝水。"

乙："好咧！"嘿，不烫手。

甲：当时我又高兴地唱起来："我拿起了一把壶，倒上了一杯水，走到你面前，请张开你的嘴，又倒上一杯水，张开你的嘴，又倒上一杯水，张开你的嘴，又……"

乙：我喝六杯了！

如 此 照 相

甲：您大概喜欢照相吧？

乙：哟，您怎么看出来的？

甲：因为您这人形象很有特点。

乙：我们那儿比我好看的人倒是不多。

甲：好象哪个电影里的演员象您。

乙：他们说我这和和气气的劲儿象孙喜旺。

甲：喜旺不如您。

乙：也有人说我象林道静。

甲：你是男的，是女的？

乙：一夸我，我也闹不清了，反正是个演员。

甲：我看过您不少照片。

乙：我爱照相嘛。

甲：前年，粉碎“四人帮”后几天，您穿一套新的制服，照过一张相。

乙：那是纪念咱们获得第二次解放照的。

甲：五八年，您穿着劳动布夹克，照过一张相。

乙：那是纪念大跃进我火线入党照的。

甲：四八年，您穿一身工作服，照过一张相。

乙：那是纪念我参加革命工作照的。

甲：二八年，您什么都没穿，照过一张相。

乙：那是……什么都没穿哪？

甲：上面写着"周岁纪念"嘛！

乙：那时我刚一岁。

甲：反正你断奶了。

乙：你提我小时候干吗？

甲：通过这可以看出照相是咱们生活中的一个乐趣。

乙：广大人民都喜欢。

甲：既纪录生活中美好的画面，又丰富了生活的内容。

乙：也很有纪念意义。

甲：您那几张照片除去构图优美、色调柔和以外，有个最大的特点。

乙：什么呢？

甲：没有一张是哭着的。

乙：嗐！谁照相都是笑模样。

甲：嗯，我就不是。

乙：你哭着照？

甲：比哭还难看。

乙：什么样儿？

甲：呲着牙，咧着嘴，脖子冲南眼朝北。这样儿。（表情）

乙：嗐！是比哭还寒碜。你怎么这模样儿？

甲：我这模样儿？你要是赶我那时候去照相馆，照出来

比我还难看。

乙：你什么时候去的？

甲：林彪、“四人帮”大刮形式主义妖风的时候。

乙：那也不至于那样儿啊？

甲：谁愿意照那样儿的相？那时候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思想是非全都乱了。你拿大清早我进照相馆来说吧，坐着好几个工作人员，没一个人儿理我。

乙：你主动招呼。

甲：主动招呼也不理。

乙：客气一点。

甲：怎么客气？

乙：你这样儿：“同志，劳您驾，我照张相。”

甲：（冲乙努嘴）

乙：同志，我照张相。

甲：——（努嘴）

乙：你努嘴干什么？

甲：这还是柜台里一位同志，偷偷跟我努的哪。我顺着方向一瞅，墙上有一张纸，上头写着四个字：“顾客须知”。

乙：什么内容？

甲：我给你念念：“凡到我革命照相馆，拍革命照片的革命同志，进我革命门，问革命话，须先呼革命口号，如革命群众不呼革命口号，则革命职工坚决以革命态度不给革命回答。致革命敬礼。”

乙：真够“革命”的。那时候是那样儿，进门得这样说：“‘为人民服务’，同志，问您点事。”

甲：“‘要斗私批修’！你说吧！”

乙：理了不是。“‘灭资兴无’，我照张相。”

甲：“‘破私立公’，照几吋？”

乙：“‘革命无罪’。三吋的。”

甲：“‘造反有理’。您拿钱！”

乙：“‘突出政治’。多少钱？”

甲：“‘立竿见影’。一块三。”

乙：“‘批判反动权威’！给您钱！”

甲：“‘反对金钱挂帅’！给您票。”

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谢谢。”

甲：“‘狠斗私字一闪念’！不用了。”

乙：“‘灵魂深处闹革命’！在哪儿照相？”

甲：“‘为公前进一步死’！往前走！”

乙：“为公前进一步死”，我这就完啦？

甲：“那也不许‘为私后退半步生’！”

乙：我还回不来啦！这不是搞庸俗化么！

甲：那时候可不能那么说。林彪、“四人帮”搞法西斯专政，谁敢这么说，轻则揪斗游街，重则入狱判刑哪！

乙：疯狂镇压人民。

甲：外头这儿刚完事，一进照相室，摄影师冲我……（努嘴）

乙：干什么？

甲：（努嘴）

乙：噢，让你上那边去。

甲：我一看，墙根前站着四个人。

乙：这是干什么？

甲：（低头嘟囔）

乙：嘟囔什么呢！

甲：默诵"老三篇"。

乙：照相得背"老三篇"？

甲：我一想，我也过去吧！

乙：你会背吗？

甲：反正是默诵，我照着半个钟头一篇，站一个半钟头吧。

乙：好嘛。

甲：背完了，我说："摄影师同志，我照相。"

乙：他怎么说？

甲：（努嘴）

乙：这都什么毛病！

甲：我一看这照相室真热闹。

乙：顾客不少。

甲：可是没一个照相的。

乙：那都干什么呢？

甲：练习照相姿势呢。

乙：这普通照片还要什么姿势？

甲：摄影师告诉大家："根据上级指示，所有照相的同志一律是标准姿势。"

乙：什么标准姿势？

甲：这样。（作手持语录，僵硬的侧头姿势）

乙：老人照相？

甲：也这样。

乙：小孩照相？

甲：也这样。

乙：这还真够练一阵子的。

甲：所以一屋子人没一个照相的，全都练这个呢。

乙：照相室改体操馆了。

甲：旁边有一位老大娘，练着练着觉得不对劲了："同志，大娘这老胳膊老腿的，可有点顶不住，再练一会儿，大娘就不找你照了。"

乙：那找谁照？

甲："找大夫照。"

乙：大夫？

甲："照照X



光，看看骨头折没折？”

乙：嗐！赶紧给老太太照吧。

甲：摄影师同志一想：大娘这么大岁数了也是，可不这么照连胶卷都不给冲，我这也担风险。这么着大娘，您哪……”

乙：“我坐着就行。”

甲：“哟，那不行，那是追求舒适享受，容易出修正主义。”

乙：“那我站不住哇！”

甲：“我给您找根东西。”

乙：“拐棍儿。”

甲：“红缨枪。”

乙：“拄红缨枪？”

甲：“您别拄呀！”

乙：“我拿着。”

甲：“您扛着！再摆上个刺杀姿势，我给您题上字儿：‘大娘银枪刺青天’。”

乙：“嗯，刺完我上八宝山。”

甲：连着教老太太三个刺杀动作，再看老太太……

乙：照好了。

甲：抽筋了！

乙：多新鲜呀！

甲：好容易大娘照完，有一位顾客拿着票，这么着就过来了。

乙：怎么回事？

甲：打小落的毛病。

乙：噢，脖子歪。

甲："同志，我照张相。"

乙："您得来这姿势。"

甲："行。"

乙："不行，脖子得转过来。"

甲：人说了："您当那么容易哪？我扎六年针都没扎过来，您说转就转过来？凑和照吧！"

乙：快照吧！

甲：摄影师是个好心肠："您看您脖子怎么非这么歪着。我看您这种情况得照顾，这样吧，您拿着这本«红旗»杂志，照一张为革命而学习的相，既突出政治内容，又弥补了您的缺陷。"

乙：这倒是个好主意。

甲：结果照了一张这样的相。（低头看书的姿势）

乙：这姿势还不错。

甲：不错什么呀？这位顾客连相片都没取。

乙：怎么呢？

甲：光照脑门儿没模样儿。

乙：嗨！

甲：我在旁边看不下去了："摄影师同志，您能不能不加这些东西，生活照片加这么多内容，不大合适。"

乙：他怎么说的？

甲：又冲我一努嘴儿，我一看，又是一张"顾客须知"：

"本照相馆特规定二十个不照，请革命顾客遵照执行。"

乙：啊！这二十个不照什么内容？

甲："侧面相不照、逆光相不照、烫发不照、梳小辫子不照、带红领巾不照、穿舞蹈服装不照、穿花衣服不照、眼睛小一点儿不照、鼻子高一点儿不照……"

乙：你等等，鼻子高怎么不照？

甲：估计大概鼻子高容易引起里通外国的嫌疑。

乙：啊？你这也是瞎琢磨。

甲：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呀！

乙：你问问。

甲：摄影师说："你这都不理解，这里有政治原因。"

乙：什么政治原因？

甲："您想这不是明摆着，这是因为……那什么……我们也稀里糊涂。"

乙：他也说不清楚。

甲：后来我一聊，他也说出点理由。

乙：逆光相为什么不照？

甲：逆光相发黑，象征着黑暗。

乙：挨得上吗！带红领巾？

甲：那是复旧。

乙：穿花衣服？

甲：那是低级趣味。

乙：烫发？

甲：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乙：梳小辫儿？

甲：缺乏革命精神。

乙：梳髻儿？

甲：政治上幼稚。

乙：梳纂儿？

甲：封建社会的残余。

乙：嘿！那女同志只有剃秃头啦？

甲：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候，进来两位姑娘，腰系大皮带，脚登大马靴，一人剃一个锃光瓦亮的光头！

乙：嘿！

甲："摄影师同志，我们俩要照一张革命造反光头像。"

乙：这给照吗？

甲：照啦！俩姑娘前脚出了照相馆，后脚进了疯人院。

乙：怎么回事？

甲：一打听，敢情是神经病。

乙：我说呢，明白人没这么干的么。

甲：我一看，这地方比电影院可强多了。

乙：怎么？

甲：当时电影院就那八个电影来回倒。

乙：这儿呢？

甲：这么会儿我看四五出新戏啦！

乙：对啦，又有意思，又逗乐，喜剧。

甲：不，也有悲剧。

乙：怎么有悲剧？

甲：俩新婚夫妇，要照结婚像，笑不叽儿地坐那儿。

乙：青年人多幸福。

甲："不许笑！上边规定结婚像不许嘻皮笑脸，你们为

革命而结婚，为斗争而结婚，要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要为解放他们而照相。”

乙：这结婚像还具有历史性意义了！

甲：两人严肃起来，照了一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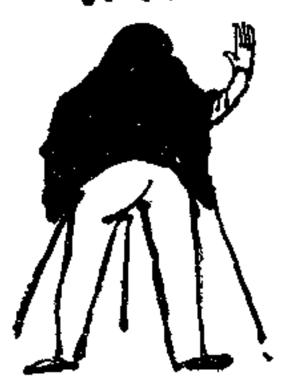
乙：好嘛！

甲：俩青年进来时圆脸儿。

乙：出去呢？

甲：改长脸了，女的直埋怨男的：“你瞧你照相那模样儿，撇着嘴跟受多大委屈似的，人家笑，那嘴角儿都冲上，你倒好，拧着。照结婚像有你那模样儿的吗？”





乙：男的赶紧安慰吧！

甲：“其实我也知道我那样儿不好，想按你要求改，我一看你那样儿。”

乙：怎么样？

甲：“你还不如我呢！”

乙：嗐！

甲：女的一听：“咱们走吧！”

乙：快回家吧！

甲：“上法院吧！”

乙：干什么？

甲：“咱离了算啦！”

乙：这就离了？

甲：虽然这是气话，可为照相吵了一架，您说这是不是悲剧？

乙：形式主义害人不浅。

甲：我一看这情况，原来如此！我干脆……

乙：你照吧！

甲：我走吧。

乙：怎么走啦？

甲：早上八点来的，现在都四点半了。

乙：溜溜儿一天。

甲：刚到门那儿，有人把我拦住了。（努嘴）

乙：干什么？

甲：我一看，噢，下班了，顾客、职工站成一排，跳忠字舞。

乙：对，这也是"晚汇报"的一种形式。

甲：不行啊，我肚子这儿"咕噜咕噜"直叫唤。

乙：赶紧上对过儿食堂买点吃吧！

甲："同志，我饿一天了，您等我上对过儿买俩包子吃，吃完我就过来跳来。"

乙：他怎么说？

甲："你什么出身？这是忠不忠的问题，你怎么偏这时候吃？"

乙：得，还给上纲了。

甲：我一想，我跳吧！（跳舞）

乙：还真不错。

甲：知道什么意思吗？（动作）

乙：拿起刀枪。

甲：（动作）

乙：狠打黑帮。

甲：（动作）

乙：文攻武卫。

甲：（动作）

乙：奔向前方！

甲：（动作）

乙：放眼全球。

甲：不对。

乙：高瞻远瞩。

甲：不对。

乙：前途光明，放眼世界！

甲：不对。

乙：什么意思？

甲：我瞧对过儿那包子呢！

处长“上课”

甲：最近我上了一堂非常受教育的课。

乙：什么课呀？

甲：我们处长到基层给群众讲《准则》。

乙：讲得怎么样？

甲：那是深入浅出，现身说法，话虽不多，哲理深刻。讲了一半，群众恨不得把处长抬起来——

乙：表示欢呼。

甲：扔出屋去！

乙：嚯！干吗生那么大气？

甲：别看生气，可受教育了。

乙：他是怎么讲的？

甲：这位处长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地：“同——志——们——！”

乙：这就开讲了。

甲：“……啊——啊——啊——”

乙：这儿过鸭子呢？

甲："我们——今天——当然喽——是不是呀？"

乙：说什么呢？

甲："我想讲一讲《准则》。"

乙：好，现在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正在学习贯彻《准则》。

甲："《准则》嘛！就是关于党的……党的政……党内生活……党的若干……"

乙：嗐，《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甲："咱们谁讲啊？"

乙：你讲啊！

甲："我讲你搭什么茬？"

乙：你连《准则》的名称都不知道，我急得慌。

甲："不要急，慢慢来。"

乙：一个题目吭哧这么半天！

甲："学习《准则》是长期的任务，刚到题目这儿，你就着急，能学好吗？"

乙：……他倒问上我啦！

甲："不要乱插嘴，挺大岁数，这个习惯不好。"

乙：你那习惯好？

甲："不要插嘴嘛！听你的听我的？"

乙：好，听你的。

甲："同志们！……我讲到哪了？"

乙：你讲到……

甲："怎么还插嘴呀？"

乙：谁让你问我的？

甲："同志们——"

乙：您等等吧。您讲话怎么连个讲稿都没有？

甲："讲稿我有。"

乙：那就念念多好。

甲："我不是忘带了吗！"

乙：您忘办公室了？

甲："我落食堂了。"

乙：净惦记吃啦！

甲："我是让他们给气的！"

乙：因为什么？

甲："一共来了两个人，他们搞了十几个菜，大圆桌摆得满满当当。我爱吃的香酥鸡做了这么大一盘，这不是浪费吗！"

乙：别生气。有这种个别干部，为了向领导买好，专门搞这一套。

甲："我是来贯彻《准则》的，你们这么干，这不是对着干吗！"

乙：这就是"四人帮"的流毒。

甲："'四人帮'的流毒是要继续肃清。但粉碎'四人帮'三年多了，我们干部本身就没责任了吗？"

乙：对！不能事事都往"四人帮"身上推。

甲："今天，这十几个菜也是'四人帮'出的主意吗？"

乙：问得好。

甲："'四人帮'知道我爱吃香酥鸡吗？"

乙：就是呀。

甲："这么大只鸡我一个人吃得了吗？"

乙：行啦，别生气了。

甲："表面上看你们是关心领导，体贴领导，而殊不知你们是在腐蚀领导，是在……馋领导吗？"

乙：馋领导？

甲："这么好的香酥鸡，我舍得让你们撤下去吗？"

乙：这里还有舍不得的事？

甲："舍不得也不行！"

乙：对。

甲："不能迁就，把菜都给我撤下去！"

乙：对！

甲："把那鸡往我这儿推推。"

乙：还是吃呀！

甲："我倒要看看你们搞到一个什么程度！"（吃）

乙：敢情他这儿尝火候呢。

甲："吃完了我们大家都要交钱。"

乙：交多少？

甲："按《准则》订的标准交。"

乙：《准则》里订伙食标准哪？

甲："没订就算啦。"

乙：白吃啦！

甲："按《准则》办事嘛！"

乙：嘿！他真有的说。

甲："这一生气，我把讲稿忘食堂了。"

乙：派人找一下吧！

甲：“找不着啦！”

乙：怎么呢？

甲：“我拿它擦嘴了。”

乙：全擦啦？

甲：“没多少，就一篇。”

乙：您就准备一篇儿？

甲：“我那字大。”

乙：那就更没东西啦。

甲：“我就拣主要的给你们讲讲吧！”

乙：那就讲吧！

甲：“同志们，呃儿……”

乙：得，这香酥鸡就上来了。

甲：“同志们——”

乙：别叫了，丢不了。

甲：“我们学习《准则》，就是要搞好党风。我们要搞四化，首先要抓党风。”

乙：是这道理。

甲：“群众反映，三化不去，四化不来。”

乙：哪三化？

甲：“思想僵化，作风官僚化，生活特殊化。”

乙：这三化是影响四化的完成。

甲：“可见搞好党风的重要。”

乙：应该认识清楚。

甲：“要端正党风从哪儿做起呢？”

乙：你说从哪儿做起？

甲：“你们猜不着吧？”

乙：他这儿猜谜语哪。

甲：“群众提了一个很好的口号，叫‘从你做起’。”

乙：错了。是从我做起。

甲：“对呀，从你做起。”

乙：不是我，是你。

甲：“从你做起嘛！”

乙：这个你……我……他我是我，你是你。从我做起，是说我……这里敢情没他的事。

甲：“不能这么说，没我们的事也要学。”

乙：谁说没你的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

甲：“领导，领导，一定要把这个概念搞清楚。表面上看，我们是你们的领导。”

乙：实际上呢？

甲：“实际上我还有领导。局长是处长的领导，部长是局长的领导，一定要弄清这个级。”

乙：他这儿定职呢。

甲：“关于定职的问题……”

乙：谁让你说这个了。

甲：“你搭茬搭得我都烦了。”

乙：您别烦，我还听上瘾了。您就说三化中的特殊化，那是不是干部层的问题？

甲：“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落实。”

乙：怎么落实的？

甲：“比方干部乘小车办私事的。”

乙：这个问题打算怎么办？

甲："我们虽然有明确的规定，但也有具体困难。"

乙：这有什么困难？

甲："我几次办自己的事去坐公共汽车……"

乙：这不挺好吗。

甲："都没挤上去。"

乙：好嘛，这位大喘气。

甲："好容易挤上一回，还让人把我甩下来啦。"

乙：为什么呀？

甲："因为我没排队。"

乙：是得甩你。你搞特殊化搞惯了。

甲："说我脱离了群众，丢失了党的优良传统。"

乙：我看也是。

甲："不能这么说，那几年我也找过群众谈话嘛！"

乙：怎么样？

甲："他们都不愿意理我。"

乙：官气十足，不敢理你！

甲："最近我在琢磨呀，我们按《准则》办事怎么这么难呀？"

乙：想想吧！为什么在你们身上贯彻不下去呀？

甲："总在想哟，白天想，晚上想，想得一宿都睁不开眼。"

乙：他睡着了。

甲："想来想去没有个结论。"

乙：不联系实际没法有结论。

甲："你可以帮我联系嘛。"

乙：那行。你是处里有名的"说了算"，你就讲讲你有没有一言堂的作风？

甲："这当然有了，不但我有，哪儿都有。商店里就卖呀！"

乙：卖什么？

甲："忌烟糖啊！"

乙：什么忌烟糖？我说是一言堂，家长作风。

甲："同志们，家长作风我是从来没有。"

乙：没有？

甲："对，要说我爱人有，那是真的。"

乙：你爱人？

甲："同志们不信，可以到我家里去调查，连我爱人自己都说，她是我们家的家长。"

乙：没问你爱人，问你在公司。

甲："工资呀，工资如数都交我爱人。"

乙：我看他是成心。

甲："奖金？奖金也交！"

乙：你别打岔。

甲："不打架，她一瞪眼我就不言语了。"

乙：你别装聋。

甲："不是装穷，爱人确实管得紧哟。"

乙：什么乱七八糟的！一接触实际就这样。

甲："我来讲《准则》，你老打听我家务事干吗？"

乙：谁打听了？我多爱你呀。

甲："我看有些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老眼光看新事物。我们干部不是在改嘛！"

乙：你怎么改的？

甲："你看我今天就没发态度嘛！我一直是和颜悦色。我给自己提出了要求，我告诫自己：心里有群众，一定要做到；大家有意见，解释多开导；说话声要小，脸上常带笑；遇事不着忙，不能犯急躁；要是我的错，就装不知道，如果……"

乙：你等等吧，糊弄人哪！

甲："怎么是糊弄呢？我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谁要犯错误，我不迁就，我不能纵容坏风气。小辫子让我揪住，我是抓紧不放松，盘紧不撒腿，逮着不饶人，咬着不撒嘴。"

乙：敢情他会打击报复。你甭吓唬，群众不怕。贯彻《准则》不是装样子，要的是具体行动。

甲："具体行动计划我们也在订嘛！"

乙：《准则》发下这么长时间，你们老是订，订。告诉你，别的领导早行动起来了。

甲："他们怎么做的？"

乙：太多了。省委书记下基层，工厂厂长让新房，市委干部上下班不坐小车，老首长关心群众，哪天报纸上不介绍哇？

甲："他们怎么不介绍我呀？"

乙：也说您了。

甲："怎么说的？"

乙：说有的干部，学习停留在表面上，落实停留在口头

上。雷声大，雨点小，干打雷，不下雨。

甲："这是天气预报。"

乙：这是对你们这类干部的写照。

甲："我的事迹报纸上也可以写几条嘛！"

乙：写什么？写你养尊处优，官气十足，不懂业务，糊里糊涂，不爱看报，不爱读书，饱食终日，专搞特殊。

甲："干什么，这是表扬我吗？"

乙：那怎么写？

甲："我也有优点嘛！"

乙：什么优点？

甲："我……我胃口还可以嘛！"

乙：对了，一肚子好下水。

甲："我的优点群众了解嘛！"

乙：了解什么？

甲："他们说我……从党的利益……整个来讲……全面观察……个人角度……还是可以的嘛。"

乙：说什么呢？

甲："你们写我的优点，也符合中央的精神。"

乙：什么精神？

甲："扬长避短哪！"

乙：没听说过。

甲："群众里有一种倾向，老是盯着领导，这个作风不好。这是不顾大局，有碍团结，不利前进，缺乏教育，营养不良！"

乙：挨得上吗？

甲：“秘书，人家报纸上全有报道了。咱们单位不能落后，要马上写一篇，发出去。”

乙：写谁呀？

甲：“别人不行，可以写一写我嘛！”

乙：弄虚做假呀！

甲：“哪能呢？就写群众的反映。”

乙：群众说你养尊处优。

甲：“那是干部的修养。”

乙：官气十足。

甲：“那是干部的风度。”

乙：不懂业务。

甲：“这是跳出事务圈子。”

乙：糊里糊涂。

甲：“那是我不爱计较。”

乙：不爱看报。

甲：“那是我注重实践。”

乙：饱食终日。

甲：“那是我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乙：什么？

甲：“呃……不是……饱食终日是什么意思？”

乙：说你无所事事，吃饱了混天黑，不顾党的事业，自己养个肥头大耳。

甲：“这个……身体好，也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嘛！”

乙：嘿，他倒真能联系。

甲："哈哈哈，同志们全笑了。这说明我们贯彻《准则》贯彻得还可以，说明我这个领导还行嘛！"

乙：什么就还行啊？

甲："不行，群众为什么笑呢？笑说明问题，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

乙：怎么说的？

甲："上行下笑（效）哇！"

乙：嘿！

花 与 草

甲：我不知您这个人眼力怎么样？

乙：嗯，我眼神倒还行。

甲：我看一看，两只小眼睛黑的乎地发亮。

乙：什么叫小眼睛，您别看眼睛小，有神，看什么都看得清楚着呢！

甲：什么都看得清楚？看个问题也尖锐？

乙：那当然啦！

甲：那您看看我这个人怎么样？

乙：行，不错。

甲：是说人品还是说长相？

乙：从哪方面说都不错。

甲：是吗？嘿……

乙：看他还美了。

甲：不瞒您说，有人还把我比成花儿呢！

乙：是呀，比成什么花儿呀？

甲：蒺藜狗子。

乙：啊，蒺藜狗子呀！

甲：这花儿怎么样？

乙：这不是花儿，这是草。小枝小叶，浑身是刺；逮什么沾什么，谁见了谁讨厌，长得寒碜着哪！

甲：我听他们这么叫我，也不象是夸我。

乙：根本就不是。

甲：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叫我。

乙：为什么呀？

甲：因为我老护着我们厂长。

乙：你们厂长是谁呀？

甲：乔厂长。

乙：乔什么呀？

甲：瞧不见！

乙：瞧不见？！

甲：这人怎么样。

乙：不怎么样。

甲：凭什么呀？

乙：你听他这名字就脱离群众。

甲：怎么呢？

乙：群众都瞧不见他。

甲：嗐，群众能瞧见他！

乙：噢。

甲：他瞧不见群众。

乙：还是脱离群众。

甲：个别人这么说，个别人这么讲，说我们厂长官僚主

义，不学无术，盛气凌人。我不这么认为。

乙：你怎么说呢？

甲：我说我们厂长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精通业务，艰苦朴素，小巧玲珑，美观大方。

乙：儿童玩具。

甲：奶味十足，香甜可口。

乙：巧克力。

甲：怎么好听我怎么说。

乙：你这么说，大伙儿能同意吗？

甲：大伙儿都说不出来什么，反正都管我叫"蒺藜狗子"。

乙：你呀，尽攀高枝了。

甲：我知道有一个人叫得最厉害。

乙：谁呀？

甲：就是那个"赛牡丹"。

乙："赛牡丹"，这人长得漂亮？

甲：漂亮什么呀，就是我们对门那老太太，今年都六十多了。

乙：那怎么叫"赛牡丹"呢？

甲：她这人话特别多，话匣子一开没完没了，你看那牡丹牌半导体没她热闹，三个波段架俩天线都找不着她那台，我给她起个外号叫"赛牡丹"。

乙：你也太不尊重人啦。

甲：她不尊重领导，我就不尊重她。

乙：她怎么不尊重领导？

甲：这老太太尽爱给领导提意见。你老太太懂个什么呀？

你有文化吗？你老给领导提意见，人领导多少年了，看我们乔厂长什么都不顺眼。前些日子我们厂有个工人业余时间做了个台灯架子，送到乔厂长家里，她钉着屁股后面就非问那个原料从哪儿来的。

乙：那原料从哪儿来的呢？

甲：你管得着吗！

乙：这谁都应该管！

甲：谁都该管？这材料……是人家剩下的。

乙：公家的材料呀？

甲：你凭什么管这事呀？

乙：不应该这么做。

甲：你是厂外人士，管不着厂里的事。

乙：这都应该管。

甲：就说厂里的应该管，厂外的你管得着吗？

乙：厂外的什么事？

甲：好，提意见都提到厂外去了。

乙：噢。

甲：有一天乔厂长在大街上走，嗓子眼儿痒痒，“呸！”啐一口痰，“哎，不要随地吐痰！”你管得着吗？

乙：人家管得对，随地吐痰不卫生。

甲：随地吐痰……厂长……人家多少年了。

乙：什么叫多少年了，这还论年头呢！

甲：这老太太一点没有文化，没水平，你拿看完一场包公的戏……

乙：什么戏？

甲：《铡美案》。

乙：铡陈士美。

甲：哎哟，她叨叨起没完，顺嘴跑舌头，话都不挨边儿。

乙：都说什么来着？

甲：老太太看完戏她先乐：“哈哈！这个戏可写得真好，都写到人心缝里去了。”您听这话，人心里有缝吗？

乙：老太太形容她看高兴啦。

甲：看高兴了人心里就裂缝？这话不着边。

乙：没你这么挑毛病的。

甲：她夸那包公：“哎哟，那包公办这点事可真不容易，你想依着法吧，公主和国太不依不饶，老包得豁出乌纱帽来；不依着法吧，又对不起秦香莲她们娘仨。没办法，他也为难呀，思来想去，最后叫王朝、马汉：‘去，把我工资拿来。’”

乙：工资？那是俸银。

甲：“三百两银子，包公攒起来不容易。”

乙：怎么呢？

甲：“你想冲包公办事那个愣劲儿，长工资能有他的份儿吗！”

乙：嘿。

甲：“老提不上去，他不也就是低工资吗？！”

乙：嘿，这老太太还真能联系。

甲：老包也就挣五十来块钱。

乙：好，合三级工。

甲：“秦香莲一批评包公官官相护，包公明白了，得替人

民说话，得给人民办事，不能老顾自己，谁让咱是干部哪。结果，铡了陈士美，大快人心。”

乙：对。

甲：“以后尽办好事，铡包勉那是亲侄子，打龙袍;把皇上的龙袍都打了好几板子，那时候没的确良，材料不结实，打几下就飞，卖废品都算布毛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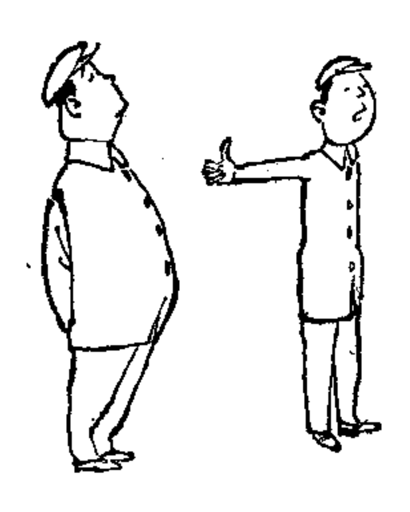
乙：皇上还卖废品哪！

甲：“我看现在有的那个别干部呀，不如包公，就拿咱们乔厂长来说，比人小说里写的那个乔厂长差个十万八千里还带仨拐弯儿哪。”

乙：差的够远的。

甲：“当官为自己，不干正经事儿，我就得说道说道他。最可气的，还有象你这号的！”

乙：我怎么啦？



甲：“你怎么啦，你别跟我翻斥那俩小眼睛，你什么人我不知道吗？挺大个人不学好，溜须拍马你全学，人家厂长明明办错了事，你瞪着俩小眼睛尽说好，你这样做对吗？”

乙：我招你啦？

甲：“哎哟，这老同志，我不是说你哪！”

乙：说谁哪？

甲："我是说那'蒺藜狗子'哪。"

乙：闹了半天是说你哪。

甲：我知道说我呢！

乙：你怎么办？

甲：我装没听见。

乙：没心没肺。

甲：谁没心没肺？

乙：你。

甲：我没心没肺，这鼓鼓囊囊都是什么呀？

乙：都是下水。

甲：咱不跟她一般见识，老太太她懂什么呀，也就是现在吧，你这么说说没人管你，早几年前，我……我敢给她顶着尖帽子，带她游街去。

乙：你呀，这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啦。

甲：那也不能想什么说什么，你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心里倒痛快了，这……影响多不好哇！

乙：什么影响不好哇？

甲：她挑拨群众和我们干部之间的关系。

乙：怎么挑拨了？

甲：她说我们乔厂长什么都不管，是这么回事吗？

乙：那么你们厂长管吗？

甲：那当然了……

乙：你们厂长管生产吗？

甲：管生产？生产有生产副厂长，用得着我们乔厂长管哪？

乙：管政治学习？

甲：政治学习？有党委副书记。

乙：管行政？

甲：行政啊，有行政部门。

乙：管调度？

甲：那有业务科长。

乙：还是全不管哪。

甲：大事人家不管。

乙：就管小事？

甲：小事那么多管得过来吗？

乙：哎，怎么又嫌多了？

甲：你说厂里小事有多少吧？

乙：是啊。

甲：什么职工宿舍太紧，青年结婚没房，象锅炉水开不开，食堂里卫不卫生，连馒头碱小点，工人都有意见。

乙：你也别说，馒头碱小了是不好吃。

甲：不好吃……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得吃点碱小的。

乙：没听说过。

甲：你不会想办法克服吗？

乙：碱小了怎么克服呀？

甲：沾着碱面吃。

乙：洗肠子哪！

甲：那还怎么着？

乙：你得把碱使好啦。

甲：我们厂长管使碱，副厂长管发面，书记管上屉……

乙：工厂改馒头铺啦。

甲：还是的。

乙：那也得使好了碱呀。

甲：人家干部……人家当厂长…… 人 家 管 管那原则指示。

乙：怎么个原则指示？

甲：你比方说工厂生产有了问题，我们乔厂长开个大会。

乙：管开会。

甲：两句话，人家乔厂长就能把生产问题全解决了。

乙：怎么两句话？

甲："同志们，大干快上争贡献，力争任务提前完。"

乙：完了。

甲：生产嘛，两句话解决问题。

乙：这倒真省事。质量要有问题？

甲："同志们，努力做到红与专，个个把好质量关。"

乙：又完了。清洁卫生方面——

甲："同志们，人人当好后勤兵，消灭四害讲卫生。"

乙：馒头碱小了？

甲："同志们，抓革命促生产，蒸好馒头使好碱。"

乙：还是馒头铺的。职工住房太紧——

甲："要想住房不要忙，盖好大楼就有房。"

乙：废话！这厂长说快板出身，说话满带辙。

甲：你让"赛牡丹"那老太太，她能说出这么简单明了的话吗？

乙：不行，老太太押不上韵。

甲：她也没辙。

乙：对，也没你那么会拍。

甲：这是怎么说话呢？

乙：厂长说快板，你打拍子，节奏不更好一点吗？

甲：甭管怎么说，看问题角度不一样，我就说乔厂长人家不容易。

乙：怎么不容易？

甲：你就拿上星期天晚上说吧，厂长接了一个电话：“喂！我找‘乔不见’。”

乙：噢，找厂长。“你叫什么？”

甲：“我叫‘瞅不着’。”

乙：俩瞎子。

甲：“哎哟，厂长您把我忘了吧？”

乙：“你是谁呀？”

甲：“瞧您这记性，论起来我不是管您叫表大爷吗？”

乙：这是亲戚。

甲：“你爱人是我四姥姥。”

乙：嗨！这是什么亲戚呀？

甲：“哎哟，厂长您可真是忘性大呀，我给您提个醒儿吧，上一次那儿斤海参和醉蟹，不是我由二姨夫那儿给您捎来的吗？您吃得多热闹哇，七个菜八个汤，您吃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乙：这通儿吃还真不善！

甲：“您说吃醉蟹比看外国电影还美，您那首诗我记得呢。”

乙：怎么写的？

甲："您说：'红烧海参肉肉头头，醉蟹就酒忽忽悠悠，不是酒后我胡诌，几筷子一下——'"

乙：怎么样？

甲："亚赛瓦尔特和杜丘。"

乙：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甲："跟您说，李白都写不出这词儿来。"

乙：李白没看过《追捕》嘛。

甲："厂长，我听着信儿了，你们厂现在正招工呢，您不是答应我当工人吗？快给我办吧？"

乙：这才入正题。

甲："厂长，我敢跟您打赌，我要是穿你们厂的工作服呀——"

乙：怎么样？

甲："准象吟公主。"

乙：我看你象烤白薯。吃人家嘴短，赶紧给人办事吧。

甲：说的容易，招工名额有限，怎么办呢？她进来，你退休呀？！

乙：我凭什么退休呀？

甲：就算工伤。

乙：没听说过。

甲：就说你一出门让汽车给撞了！

乙：干吗呀？她进来非得我完喽。

甲：那怎么办呀？

乙：乔厂长给人办。

甲：第二天厂长让她往党委会议室打电话。

乙：干吗往那儿打呀？

甲：坐的全是头头，当众处理这个问题。

乙：噢。

甲：铃……"哈……我知道，你为这事找我好几次了。哎呀，我不能给你办这个事，要是底下的干部有这个困难，我可以帮助解决，可是我是一把手哇……我知道你们家里有困难，父母都有病，你本人又是很好的当工人的材料，可是我不能同意你，这是徇私呀！好啦，不要给我添麻烦，这样搞多影响我的工作呀！"喀！

乙：哎，厂长这么处理对呀！

甲：对?!你想问题太简单了。

乙：简单?!

甲：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人家乔厂长这话就不是说给电话里听的，那是说给我们大伙儿听的，你想想当干部多难，吃了人家的醉蟹，吃了人家海参，不能替人办事，人家容易吗？但凡有点良心，你能看得过去吗！……(哭状)

乙：别哭了！整个一个"蒺藜狗子"。

甲：我在旁边记录呢！正坐厂长秘书边儿上。我赶紧跟秘书说："秘书，你看人厂长把话递过来了，干脆我给你出一主意，你先上副厂长那儿'咄咄咄咄'，再上劳资科长那儿嘀咕嘀咕，这边'嗞嗞嗞嗞'，'吱吱吱吱'……"

乙：好，这闹耗子呢。

甲：人这儿说话呢?!

乙：谁听得懂啊，不是没名额吗？

甲：没名额，我给出了个主意。

乙：出什么主意呀？

甲：我们对门那老太太的儿子在招工范围之内。

乙："赛牡丹"的儿子。

甲：让他在家先等两年，他会鼓捣半导体，经常在家响个喇叭，"赛牡丹"再吵吵我就听不见了。

乙：你这主意多损哪！

甲：这主意不知怎么让老太太知道了。

乙：没有不透风的篱笆。

甲：说我溜须，说我拍马，说人家坐轿子我吹喇叭，人家吃肉我舔盘子，我有那么馋吗？我不就舔过一回吗。

乙：还说呢！

甲：再说上回请客，厂长还夹给我一个丸子哪。

乙：行啦，我看人家说的对，搁我也得找你说说。

甲：她也不是没来，她一听这信儿，三步并两步上家找我来了。

乙：我看你怎么办？

甲：咱不做亏心事呀，有理走遍天下，她来了我也不含糊，当时我一转身——

乙：迎出去了！

甲：我把门锁上了。

乙：锁门呀？

甲：她来，我说什么呀？！

乙：我知道你说什么呀！

甲：我让她叫门。

乙：那干吗呀？

甲：不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乙：我看你就心怀鬼胎。

甲：结果这老太太在外边还真叫上了："'蒺藜狗子'在家吗？"

乙：搭碴吧。

甲：她叫谁哪？

乙：叫你哪。

甲：我叫"蒺藜狗子"四个字，日本名字？

乙：别装糊涂啦，说话吧。

甲："叫我呀，我不在……不是，我出去了……我没钥匙！"

乙：你在屋里要什么钥匙？

甲：回头她进来，话匣子一开，当当当和我吵吵，没门儿。

乙：要上赖了。

甲：老太太不知哪来那么一股劲，"砰"一下把窗户推开了："小伙子，你没门儿我走窗户。"你看她要从窗户进来。

乙：谁让你不给人开门呢！

甲：这老太太真没见过，没办法把门打开了。这下坏了。

乙：怎么啦？

甲：老太太的话匣子连了电，拦都拦不住，说起来没完——

乙：说什么来着？

甲："我也不是为我儿子这事闹，我就找你们说道说道这个事，你们行的这事对吗，你们觉得你们自已干的不错，群众的眼睛不是瞎子，你这是护厂长吗？你那是害厂长。我跟你说，实现四化咱们把心都系在领导身上，领导带咱们往前奔，往大路上走，都象乔厂长那样儿，咱们好得了吗？我提意见，你们还不让我说，你们不让我说那对吗！还说我是'赛牡丹'，我七老八十的什么牡丹呀？就是牡丹怎么啦？牡丹花儿好看，比你这'蒺藜狗子'强。"

乙：这话真带劲儿！

甲：你看这老太太多没文化，还管我叫"蒺藜狗子"。

乙：我看你也象。

甲：这是人厂长的事，碍我什么啦，你跟我吵吵。

乙：谁让你给出主意啦！

甲：老太太跳着脚地要向上级领导反映这事。

乙：应该向上反映。

甲：我说什么也不让她去。

乙：你干吗不让去？

甲：她一去，厂长的侄女就当不了工人了。

乙：跟你有什么关系？

甲：厂长的侄女是女的！

乙：废话。

甲：……人家今年二十四岁啦……

乙：二十四碍你什么事啦？

甲：人家现在正搞着对象呢！

乙：噢，怕影响人家对象。

甲：你看弄成一对多活十年呀！

乙：她对象是谁呀？

甲：其实老太太心里也明白。

乙：是谁呀？

甲："蒺藜狗子"。

乙：你呀！？

霸 王 别 姬

甲：您喜欢看传统京剧吗？

乙：京剧是古老的民间戏曲，有鲜明的民族艺术特点，唱、念、做、打都很讲究，传统京剧表演了许多优秀的历史故事，很有教育意义呀。

甲：对，对，最近我就看懂了一场，的确很受教育。

乙：哪出戏？

甲：《霸王别姬》。

乙：这戏好哇，讲的是楚霸王独裁专断，一意孤行，结果中了韩信的十面埋伏之计，与心爱的妃子虞姬生死诀别，自刎乌江。

甲：唉，就是这么回事。您说项羽那个人多不讲理。

乙：霸王嘛。

甲：范增的话他就是不听。

乙：就认为自己正确。

甲：结果他没脸见江东父老了。

乙：落个身败名裂。

甲：其实，这人还真有本事。

乙：力能拔山嘛。

甲：手底下人也不少。

乙：帐下八千子弟。

甲：也打过胜仗。

乙：曾经战无不胜。

甲：本身又是党支部书记。

乙：领导干部吗……嗯？支部书记？

甲：就是平常学习差点儿。

乙：你等等吧。楚霸王入党啦？

甲：……是……噢，我说的是“武霸王”。

乙：哪儿来了武霸王？

甲：武霸王都不知道？我们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姓武，平常又王道又霸道，大伙儿都叫他“武霸王”，长得和您一样嘛。

乙：没这么比的，怎么说着项羽又扯起你们书记来了？

甲：我看他们俩差不多。

乙：项羽独裁专断。

甲：他专断独裁。

乙：项羽喜顺恶逆。

甲：他恶逆喜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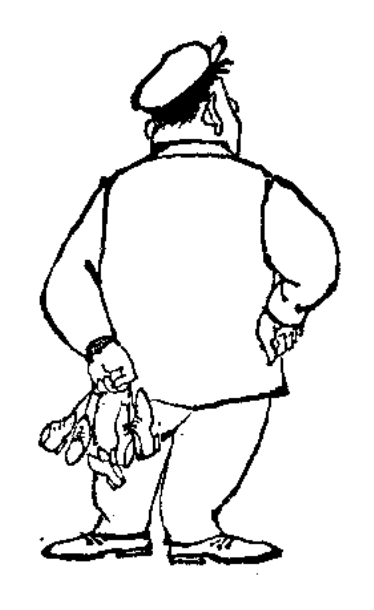
乙：项羽听不得不同意见。

甲：他不同意见听不得。

乙：项羽落个霸王别姬。

甲：他落个……支书别妻。

乙：别妻？



甲：啊，他老婆差点儿跟他打离婚。

乙：好嘛。这人平素表现怎么样？

甲：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干，就会瞎指挥，一人说了算，满口大道理，不许提意见，你要敢触犯，小鞋一大串，明明你穿四十号，愣让你穿三十四号半。

乙：给小鞋儿穿？

甲：然后使劲勒勒鞋带儿。

乙：嚯！

甲：再冲你脚指头那儿踩一下。

乙：喝，真够厉害的！

甲：他平常有句口头禅。

乙：怎么说？

甲："先民主，后集中。"

乙：对呀，要"群言堂"，不要"一言堂"，应该把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在民主基础上再集中嘛。

甲：什么呀？他是"你民主你的，我集中我的。"

乙：噢，他给歪曲了。

甲：象上回我们单位分房吧，领导上照顾困难户，拨了

几套房子来。他听见信儿三步并两步跑来了："我听说要分房子啦？"

乙：哟，这眼珠就瞪上了？

甲："你们打算怎么分呀？"

乙："这不正和群众商量着哪"。

甲："好！我的意见，先民主，后集中，大家商量完了，支部要讨论，我来集中。房子一定要分给真正的困难户。"

乙："我们也是这意思。"

甲："比如象我这样的。"

乙："对……你们家四口人，五间房，还困难？"

甲："眼光放远一点嘛，我们现在是四口人，儿子一结婚就五口了。"

乙：噢，他这么算。

甲："一生孩子就八口了。"

乙：刚结婚就生孩子？

甲："早产。"

乙：早产也是六口，怎么八口呢？

甲："也许一下子生三个哪！"

乙：嘿，他怎么琢磨的。

甲："形势发展很快嘛！"

乙：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我的要求不高嘛，无非是房子再多一点，走廊再宽一点，条件再好一点。"

乙：房钱再少一点。

甲："那就更好了。"

乙：去吧！哪有那么好的事？

甲："我听说你们还搞到东西了？"

乙："分来几台电视。"

甲："噢，来电视机啦!?"

乙：哟，眼珠又瞪上了。

甲："分配要先民主，后集中。如果真正物美价廉的话，我们家先来一台。"

乙："……这儿还有出口转内销的窗帘。"

甲："我们家来一个。"

乙："还有内部书籍。"

甲："我们家来一套。"

乙："还有两台锅炉。"

甲："我们家来一座。"

乙：锅炉也要？

甲："……这个大家就分了吧。"

乙：这是分的吗？

甲："我们就是要为群众着想嘛！"

乙：对了，到锅炉这儿他想起大伙来了。

甲：后来我们一分析，这种分法也符合他那个原则。

乙：先民主，后集中？

甲：好东西来了以后，先在我们这儿"民主"一会儿，然后在他们家集中。

乙：嘿，这么个民主、集中，这人可够霸道的。

甲："怎么啦，你讲什么？"

乙：讲你这人霸道。

甲："你搞什么搞？谁霸道了？我怎么霸道了？"

乙：你这样还不霸道哪？

甲："你搞清楚，队伍要有头头，国家有元首，单位有领导，家庭有……户主！"

乙：户主也算？

甲："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那是'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动不动提意见，搞什么搞？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我要给你掰下来。"

乙：动什么手？你就是"四人帮"的作风。

甲："你搞什么搞？你能把我怎么样？我和'四人帮'没有任何瓜葛，调到哪里我也当书记。怎么着？这里不当，我到那里去当，怎么着？我就是铁饭碗怎么着？我……怎么着？"

乙：可真有点儿盛气凌人。

甲："谁'拧'人啦？我拧你哪儿啦？"

乙：嗐，文不对题！

甲："你生气？活该！气死你。"

乙：嗯，可真够气人的。

甲：这么个霸道作风，群众能说什么？

乙：只有干生气。

甲：最可气的是他什么都往党的领导上挂。

乙：胡乱联系？

甲：啊！拿上星期六那件小事来说吧：我们单位食堂跟加工厂联系了点猪头肉，挺便宜的，三毛钱一大盘，群众分分。他一听信儿，三步并两步跑到厨房来了："我听说来猪头肉啦？"

乙：眼珠又瞪上了。

甲："很不错嘛，太好了。""叭"！

乙：怎么回事？

甲：扔嘴里一块猪头肉。

乙：好嘛，下手了。

甲："来，给我装上几盘嘛。"

乙：等等吧。"先民主，后集中"，先卖大伙儿，你上后边儿排队去。

甲："什么？我要排队？你搞什么搞？排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扬手）

乙：怎么还打人？

甲："我挠挠脑袋。"

乙：哪儿那么多毛病！

甲：我一看赶紧过去劝："别，别，武书记，要几盘我给你包。大伙儿都在外边等着哪。"（对乙）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犯不上跟他吵吵。

乙：让他挑两盘吧。

甲："这种态度还差不多。"

乙：这就乐了。

甲："我来挑，我……这盘我不要。"

乙：怎么了？

甲："这里面有猪的耳朵。"

乙：猪头肉能没有耳朵？

甲："猪耳朵我不喜欢吃。"

乙：这里有口条。

甲："不喜欢吃。"

乙：这里有脑子。

甲："不喜欢吃。"

乙：你喜欢吃什么？

甲："我喜欢吃猪的胸脯。"

乙：猪头肉里找胸脯？那是排骨。

甲："要排骨。"

乙：出去！这成什么样子！？

甲：我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武书记你太不象话了，挑挑拣拣干什么哪？大家伙为实现四化，没白天带黑夜地忙，食堂你也不抓，下班晚点儿，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我们自己联系点儿副食，你也过来插一腿，你也太可以了。"

乙：太不象话了。就该不卖给你。

甲："什么？不卖给我？好，我宣布，猪头肉不许卖啦！明天星期天，不许休息，开会学习讨论。"

乙：讨论什么？

甲："讨论……猪头肉问题。"

乙：好嘛，这叫什么讨论题呀？

甲：大伙听他这么一说，全翻儿啦："这武霸王太霸道了，甭等明天，咱们到会议室，现在就说道说道！"

乙：跟他辩辩道理。

甲：这武霸王根本不把群众放在眼里，往会议室一坐："搞什么搞？我就是不吃猪耳朵嘛，不吃口条，不吃猪脑子嘛。你们提意见嘛，我不怕嘛。我也不扣棍子，也不打帽子，也不给鞋子，也不穿裤子。"

乙：什么都不穿？不象话。

甲：群众实在听不下去了，一个人腾地站起来："武书记，你张口支部书记，闭口政治学习，这一套我们听够了。我们要的不是空话。"

乙：群众要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甲："谁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了？我们反对你那作风，你看对过单位那个书记，大伙称他什么？"

乙：群众的贴心人。

甲："可你呢？你为四化干点什么？群众的福利——托儿所、食堂、洗澡、理发，你关心什么啦？什么意见你也听不进去。群众要求办个存车处，你说什么？机构不要搞庞大，要调一个处级干部干吗？"

乙：存车处处长啊！

甲："有一个科研项目进行试验失败过两次，他就强迫下马。李技术员提出不同的看法，你非说人家反对党的领导不可。李技术员夜里偷着上实验室搞试验，搞成喽，好几个大瓶子找不着啦！"

乙：哪去啦？

甲："在他们家泡着腊八醋哪！"

乙：倒不怕药着。

甲："生活上，他不吃猪耳朵，想吃排骨，可以嘛！可他这种作风指挥我们生产，国家受害，人民受害！"

乙：向上级党委反映，撤了他！

甲：他一听这话，一下儿就急啦："搞什么搞？先民主，后集中。你们民主完了，我还没有集中。"

乙：还集中哪，再当霸王就快别姬了。

甲："别什么姬？我别不了姬。"

乙：为什么？

甲："我家那个姬喜欢我。"

乙：没听说过。

甲：正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乙：谁来的？

甲：他爱人。

乙：嘿，瞧这巧劲儿。

甲：手把听筒，瞧他那劲儿："你们听到没有？我那个姬来电话了。"

乙：什么？

甲："不是……不是姬……是电话机。"

乙：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喂，什么事呀？"

乙：什么事？

甲：（学武的爱人）"老武哇，都什么时候啦，中午吃什么饭你还不做指示呀！"

乙：吃饭也得请示。

甲：（学武）"关于咱们家中午吃什么饭，我决定：烙饼黄鱼。听清楚没有？"

乙：（学武爱人）"黄鱼没有，胖头行不行？"

甲："不行！搞什么搞？胖头刺太多了。"

乙："猪头肉行吗？"

甲："不要猪头肉。"

乙：“怎么啦？”

甲：“我差点儿和猪头肉打起来。”

乙：可不是吗，正打猪头肉架哪！

甲：撂下话筒再看，屋里人全没啦。

乙：哪去啦？

甲：让他给气跑了。人是跑了，送来不少意见书：“这样的领导我们不要。”那边写着：“我们要正确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乙：得好好改了啦！

甲：武霸王气得脸也绿了，嘴唇也青了，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转磨，话可还挑硬的说：“我要给他点厉害瞧瞧！”

乙：还逞能呢！

甲：他老不回家，他爱人找来了。一看，这么多意见书：“老武哇，你怎么搞的？群众这意见都对呀。你那作风是够可以的，好好总结总结吧！走吧，别转了，先回家吃饭。”

乙：快回去吧！

甲：回到家里他还有气哪：“搞什么搞？黄鱼买到没有？”

乙：还惦记吃哪？！

甲：“这天儿上哪儿买黄鱼去？这不菜市场有现成的皮儿和馅儿，咱们包饺子吧，你再喝上二两。”

乙：这位女同志够通情达理的。

甲：“吃饺子？你为什么改掉我的指示？为什么不打电话请示？你这是目无……户主！”

乙：在家也这么霸道。

甲：把他爱人气得直哆嗦："老武，你也太霸道了，一点民主作风都没有，比楚霸王还霸王，大家要撤你呀，活该！我早就料到这一天了，今儿晚上咱们家也开全体会，把你户主也给撤了！"

乙：得，爱人都急啦！

甲："什么？撤我的户主？没那么简单。别看我在单位受了点气，在家里，我还是要说了算！"

乙：呵，还那么硬哪！

甲：他爱人真急了："行，你说了算，你一个人说吧！我走！我不跟你过了，我带孩子们走。你不改，我不回来。早晚有一天这户主也是别人的。"

乙：得，这回真别姬了。

甲：他一听，什么？户主是别人的，这是要和他离了，赶紧就喊："别走，回来！"

乙：回心转意了。

甲："关于户主是谁，你要听我的意见。我的想法嘛……"

乙：什么呀？

甲："先民主，后集中。"

乙：还集中哪！？

（据刘梓玉同志原作改编）

比　喻

甲：咱们中国人说话有个特点。

乙：什么特点？

甲：爱讲比喻。

乙：是吗？

甲：比方形容一个小伙子长得特别结实。

乙：怎么比喻？

甲：看这小伙子，长得跟黑铁塔似的。

乙：又黑又壮。

甲：形容个子特别高。

乙：怎么比喻？

甲：看这小伙子，长得跟长把儿鸡毛掸子似的。

乙：好嘛，又细又高。

甲：要说长得胖。

乙：怎么比喻？

甲：瞧长得——信筒子似的。

乙：嗐！这不好听了。

甲：这是以物喻人。

乙：还有用什么比喻的？

甲：用古人比喻现代人。

乙：形容小伙子——

甲：嘿，武松似的。

乙：好汉武松。形容女同志呢？

甲：嗯，穆桂英似的。

乙：对。形容老太太——

甲：嗯，佘太君似的。

乙：哎，老当益壮。

甲：比方您吧，

乙：形容我们老头——

甲：潘金莲似的。

乙：嗯……我是男的是女的？

甲：噢，您应该比娄阿鼠。

乙：对了……怎么到我这就没好人了？

甲：那您比谁？

乙：黄忠，老将黄忠。

甲：黄忠有您这么瘦吗？

乙：甭管胖瘦，形容起来好听，老人——黄忠，你们年轻人——小老虎，谁都爱听。

甲：不，比小老虎可有人不爱听。

乙：谁呀？

甲：前些日子，我们厂里出板报，我把我们青年突击班的小伙子们比喻成小老虎，我们厂长就不爱听了。

乙：他怎么说的？

甲："什么小老虎？老虎是兽中之王，老虎屁股摸不得，不要比老虎，改了！"

乙：改什么呀？

甲：我一琢磨，干脆，青年突击班的小伙子们一个个象……小狮子似的。

乙：嗐，这行吗？

甲：厂长说："这都是猛兽，你们这不是搞称王称霸嘛！要有点活泼劲儿。"

乙：活泼劲儿，那就比猴儿。

甲："猴了巴叽的，一点都不稳重。"

乙：比鸟。

甲："不安心工作，想飞走呀？"

乙：比熊。

甲："太笨了，能工作吗？"

乙：比什么合适呀？

甲：有个老师傅问了："厂长，青年比小老虎有什么不好？"

乙：厂长怎么说的？

甲："他们都比老虎，我们比什么？总要有个差别嘛，他们全是王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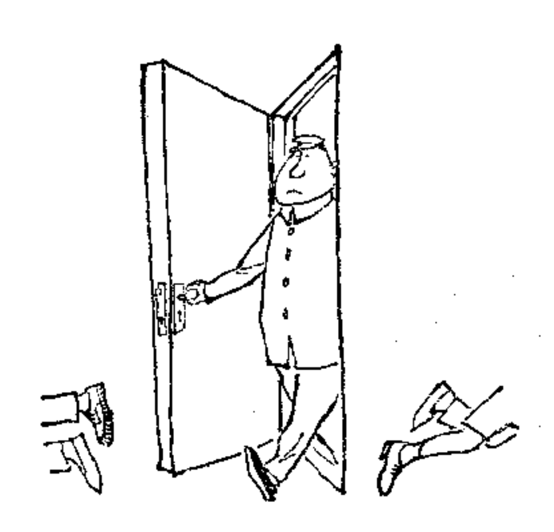
乙：噢，敢情怕把他比过去。

甲：赵师傅一听乐了："厂长，他们能比老虎，您就能比武松呀！"

乙：为什么？

甲：“您看您一到哪儿，小青年躲你远远的，都不敢挨您，比老虎见武松还怕呀！”

乙：嗐！



如此要求

甲：见着您，我就想起得跟您说一件事。

乙：什么事？

甲：说说你们柱子找对象的事儿。

乙：干吗当着这么多人说我们孩子这事儿？

甲：因为恋爱婚姻是青年生活中的一个大事。

乙：对，终身大事嘛！

甲：你把柱子这事托给我。

乙：求你帮忙，找个对象。

甲：我得先跟您讲讲这恋爱观的问题。

乙：那以后再说吧，咱先把对象找着。

甲：我是说找对象咱们得慎重。

乙：别慎着啦！再慎着我们柱子就三十啦。

甲：找对象咱们得有点条件。

乙：没条件还找不着哪，咱们凑合划拉一个就行。

甲：不用有什么要求？

乙：那还有什么要求哇？

甲：那人家女方有要求。

乙：咱们努力去办呀，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搞对象连这么点风格都没有还行。

甲：那好，冲您这着急劲儿，我们厂现在就有一个，可不知合适不合适？

乙：合适！

甲：什么就合适？

乙：我们柱子把脑袋全埋在工作里，我们老两口再不替他着急，谁替他着急？

甲：行，行。这是我们厂有名的漂亮姐儿。

乙：漂亮姐儿！一听名就漂亮。

甲：漂亮。浓眉大眼，细细的身材，爱说、爱笑、爱蹦、爱跳。比你们柱子大两岁。

乙：好哇！女大二不逗气儿，日子越过越有趣儿。

甲：就是价(架)格高点儿。

乙：合多少钱一斤？

甲：……买肉哪？

乙：你不是说价格高点儿吗？

甲：架子体格，比你们柱子略微高点儿。

乙：那行，现在还兴大高个儿呢。

甲：我跟漂亮姐一提，人家高兴着呢。

乙：她怎么说的？

甲：刚二十七岁就三级工了！着实不错。太合我的心了。真是铁笼子关老家贼——真巧(雀)。

乙：这姑娘怎么这么贫哪。

甲：没跟您说吗？爱说爱笑，高兴。

乙：漂亮姐有什么要求？

甲：要求不高，就“五员”。

乙：才五块钱。

甲：你老搞买卖婚姻是怎么的？

乙：不是五元吗？

甲：人员的“员”。

乙：怎么“五员”？

甲：长得象演员，身体象运动员。

乙：你等等吧，我们柱子傻大黑粗的可不行。

甲：您没听清，就是象……

乙：是那意思就行。

甲：在家得象保育员。

乙：会看孩子，会干活。

甲：买东西得象采购员。

乙：会买东西？

甲：会买！尤其买那出口转内销的，得听见消息一溜烟儿，能跑能钻能夹塞儿。

乙：夹塞儿？

甲：得会夹，夹得让前边人觉不出来，后边人看着不讨厌，自己还一点不寒碜。

乙：好嘛，没羞没臊。

甲：政治面貌得象团员。

乙：这怎么象呀？

甲：这条不提不合适。

乙：政治上得有个要求。
甲：这就是“五员”。
乙：这么一说就算行啦？
甲：先别说行，让他们俩谈一谈。
乙：对，让他们俩见见面。
甲：哎，见面那天告诉你们柱子千万别多带钱。
乙：带钱干什么，有个三块两块就行了。
甲：是呀，万一带钱多了让漂亮姐翻出来……
乙：你等等，怎么漂亮姐还翻兜呢？
甲：人家不翻，可是咱们不能不让人家翻。
乙：什么？
甲：不是，咱们不能透着咱们有钱。
乙：那不能，我们柱子不会充阔气。
甲：等他们俩谈好以后，你们老两口子就准备后事。
乙：找人写悼词吗？
甲：写什么悼词？
乙：不是准备后事吗？
甲：人家俩谈好以后的事。
乙：我以为漂亮姐一过门，我们老两口子就完了呢。
甲：哪能呢！
乙：商量好了，还有什么事？
甲：得按漂亮姐提出的条件去准备。
乙：条件不就是“五员”吗？
甲：那是要求，这是条件。
乙：什么条件？

甲："十字真严"。

乙：漂亮姐还是一贯道呀？

甲：嗐！"十"是十个字，"严"是严格的"严"，从一到十，一共十条。

乙：都哪十条？

甲：您听着：

一套家具带沙发，

二老负责看娃娃。

三转一按加彩色，

四季衣服毛涤咔。

五双皮鞋有人擦，

六亲不认专顾家。

七十块钱多更好，

八面玲珑会说话。

酒烟不动不喝茶。

十分满意急了掐。

乙：嚯！这么厉害！

甲：您不是什么条件全满意，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有这点风格吗？

乙：这困难也太大点了。"一套家具"包括什么？

甲：无非是大衣柜，小衣柜，樟木箱子来四对。梳妆台，写字台，电镀圆桌支起来。折叠椅子来六把，支起来就打扑克牌——敲三家。

乙：老玩扑克？

甲：也打打麻将什么的。

乙：耍钱？

甲：不赢钱。

乙：来着玩儿。

甲：赌自行车的。

乙：更厉害！

甲：就是谁输了，谁钻自行车的大梁。

乙：这都是什么主意。

甲：这是“一套家具”。

乙：带沙发呢？

甲：小沙发一对，中间有茶几。大沙发往出一拉是双人床。

乙：在沙发床上睡觉？

甲：舒服，跟躺草垛上似的。

乙：那找块铺板，垫几个草帘子行吗？

甲：看驴棚哪！也不卫生呀！

乙：对了，还招臭虫呢。

甲：就是。

乙：那“二老负责看娃娃”？

甲：有了孩子，你老爱人必须给看着。

乙：不行，我爱人她有工作。

甲：退休！这是漂亮姐的强烈要求！

乙：退休光看孩子？

甲：事儿多着呢！做饭，刷锅，扫地，洗衣服，招待客人，收拾家务，挺大活人退休光管看个小孩子？还美死你了！

乙：哟，那退休比上班可还累呀！

甲：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发扬风格嘛！

乙：那让我们老爱人退休，我不好说。

甲：让柱子说嘛："妈，您为我们这事真没少操心，现在定下来了。眼看我就要娶妈……"

乙：什么？

甲："眼看我就要安家了。您岁数也大了，提前退休吧，守着儿媳妇，您也多享两年清福，过两天清静日子。"

乙：我们柱子笨嘴拙腮的，哪会说这个？

甲：漂亮姐教的。

乙：跟着漂亮姐，柱子还真长能耐。

甲：这是第二条。

乙："三转一按"是什么？

甲：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三转。

乙："一按"呢？

甲：照相机，"喀"！（动作）

乙：还挺形象。

甲：彩色电视机有一台就够了。

乙：行，漂亮姐还知道有够。那"四季衣服"——

甲：毛涤咔，分皮、棉、夹、纱去准备。

乙：有两千块钱够吗？

甲：用不了，一千八就够了。

乙：还给我富余出二百块。

甲：正好买那五双皮鞋。

乙：我白高兴了。那干吗还有人擦呀？

甲：漂亮姐长那么白净，让人自己擦皮鞋？

乙：对了，弄一脸鞋油难看。

甲：方便让给别人。

乙：困难留给自己，我给擦吧！

甲：你在这方面业务也好。

乙：小时候练过。

甲：第六条是：六亲不认专顾家。

乙：六亲不认？

甲：也不能全不认，象那工资挣一百块钱以上那个亲戚认。

乙：象我们柱子大爷挣二百多块，认不认？

甲：认，认！不但认，而且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乙：好嘛，我们兄弟成出土文物了。

甲：第七条：七十块钱多更好。

乙：这条我们柱子符合，连奖金合上七十块钱了。

甲：第八条：八面玲珑会说话。

乙：这条简单，光会说话就行。

甲：也不简单，漂亮姐要求必须会编瞎话，会讲假话，会说胡话。

乙：就是没有实话。

甲：哪能一句都没有呢。

乙：对，不留神也许漏出一句。

甲：哎。

乙：第九条呢？

甲：酒烟不动不喝茶。

乙：这条好，青年人抽烟喝酒没好处。喝茶还可以吧？

甲：不行，喝茶多了容易兴奋。

乙：哎，兴奋，爱失眠。

甲：连医生都说喝开水养人。

乙：喝凉水还败火呢！

甲：那不行，喝凉水闹肚子。

乙：只要漂亮姐高兴，我们柱子拉痢疾都可以。

甲：行，真有点发扬风格的劲头。

乙：这可不就豁出去了。

甲：第十条：十分满意急了掐。

乙：这条可矛盾，十分满意，还掐人？

甲：漂亮姐不顺心的时候，急了就爱掐人。

乙：急了就打两下吧。

甲：漂亮姐从来就不打人。

乙：掐上不撒手可更难受。

甲：不老掐一地儿。

乙：那可不逮哪儿掐哪儿嘛。

甲：漂亮姐说过："这条不同意好办。"

乙：怎么办？

甲："不知道您发现我前九条的特点没有？"

乙：什么特点呀？反正哪条也得千儿八百块钱。

甲："我这几条核心就是个'钱'字儿，突出一个'钱'字儿，落实一个'钱'字儿。给我们看孩子，不让喝茶，就是为了省钱。"

乙：省你们钱，费我们钱。

甲："第十条不让我掐也可以，得合钱。"

乙：这掐人怎么合钱呀？

甲："一下合三分。我每天掐三下，要是不让我掐的话——"

乙：得给你九分！

甲："就这么定了。"

乙：定什么呀？

甲："你不是说方便给我们，困难留给你自己，发扬风格吗？你这人说话怎么不算数，你对人就这样呀？将来我就是你们家的人了……"（哭）

乙：哎哟，别哭了，给九分行不行？

甲："一毛八，连你一块掐！"挺大人招人姑娘生那么大气。

乙：全是自找的。那家具还做不齐怎么办？

甲：按漂亮姐的要求，没有家具不要紧，有图纸就行。

乙：大衣柜没有。

甲：在摆大衣柜那儿挂一张图纸。

乙：光挂图纸就行？

甲：把钱也得贴一边儿。比方大衣柜值二百元，在图纸边上挂上拾元一张的二十张，证明大衣柜算有了。

乙：有图就得有钱？

甲：对。

乙：小衣柜没有。

甲：挂张图纸。

乙：沙发没有。

甲：挂张图纸。

乙：写字台没有。

甲：挂张图纸。

乙：弄一屋图纸？

甲：好看。

乙：我们家改设计院了。

甲：设计院没你们家好看，设计院光有图没有钱，你们家又有钱又有图，你们家多有“前途”呀！

乙：这就是前途呀？

甲：漂亮姐也是这俩字。

乙：也是前途？

甲：她是“图钱”。

乙：是呀，图我们这俩钱。

甲：就照这个准备吧。

乙：我们三口什么时候迁户口？

甲：往哪儿迁？

乙：往漂亮姐那儿。

甲：柱子成家，你们迁什么户口？

乙：这不是成家。

甲：这是什么？

乙：这是抄家！

甲：明白啦！？

爱的挫折

甲：您几岁了？

乙：(生气)……有这么问话的吗？

甲：那怎么问？

乙：问老同志得问多大年纪。

甲：噢，您多大年纪？

乙：五十三啦！

甲：五十三……您结婚了吗？

乙：我……(对观众)合着我打一辈子光棍。

(对甲)都抱孙子啦！

甲：是您亲儿子养的吗？

乙：别人的我抱什么劲儿呀？亲的。

甲：您干什么工作？

乙：相声演员哪。

甲：怨不得您抱孙子，您这工作多好——演员。您打听打听，干我们这行工作的，象我这么大的十好几个，没有一个抱孙子的。您不信您去调查，我……

乙：你等等吧，多大你就抱孙子？不象话。你先得把对象找着。

甲：什么，找对象？您当那么容易，人家看不起咱这工作。

乙：你是干什么的？

甲：建筑工人。

乙：建筑工人好哇。

甲：那当然啦！我觉着没有比我们再光荣的了。眼前总是一块块平原，身后总是一幢幢高楼。车间、厂房从我们手底出现，新房、大厦在我们脚下升起。塔吊、脚手架伴我们描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图，人们称我们是光荣的建筑师。

乙：建筑工人多光荣呀！

甲：可就是有人看不起我们这行工作。搞对象说什么不找建筑工人。您想，我连对象都找不着，所以把孙子也耽误了。

乙：嗐！他还惦记着这碴呢。

甲：有的人谈恋爱，她一不看你的思想品质，二不看你的爱好、志向，三不看你对四化的贡献大小。她看不起你的地方都邪门儿了。

乙：说的这么热闹，到底是谁看不起你们？

甲：她。

乙：她是谁呀？

甲：二婶给我介绍的一个对象。

乙：你们怎么谈的？

甲：还谈什么？刚见面就吹了。

乙：是呀？

甲：您说男女青年谈恋爱，俩人一见面应该怎么办？

乙：握握手，互相自我介绍呀。

甲：倒霉就倒这握手上了。

乙：怎么呢？

甲：那天一见面，她也挺热情地："你好！"

乙："你好！"(二人握手)

甲："哟，哟……"(甩开乙的手)

乙：这位什么毛病。

甲："温暖是友谊的象征，我和你握手，应该从你的手上感到温暖，通过我的手，经过我的小臂、大膀传入我的心田。"

乙：她这过电呢。

甲："你这手一握不但没温暖，而且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乙：什么感觉？

甲："拉(lá)手！"

乙：拉手？

甲："你这是手吗？"

乙：这是什么？

甲："木锉。"

乙：木锉？敢情嫌你手粗。

甲："对不起，bye-bye！"

乙：走啦?!

甲：您听这叫什么人哪？管我这手叫木锉，木锉有五个

叉的吗？

乙：这种人思想可有点问题。

甲：不错，咱们是一手茧，两手力。那是手把模板，搅灰、和泥磨的。

乙：那是劳动的象征。

甲：这手没温暖？我们盖起的民房、宿舍、食堂、商店，人们在里面舒舒服服地生活，我们多快乐。

乙：人民温暖，你们自豪。

甲：你那手暖和吗？一握手："哟，哟……"我听着直起鸡皮疙瘩。

乙：谁听着都冷。

甲：您说这人多可气。

乙：甭生气，小伙子，这人是个别的。

甲：就是，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俗话说："好姑娘有的是，这个不成找别人儿。"

乙：呵！这小伙子还真动气了。

甲：我没往心里去，这是小事，咱还是把心放在工作上。白天、黑夜在工地上滚。几个青年在一起搞革新。嘿！一天一天过得真带劲儿！

乙：劳动里有快乐和幸福。

甲：可二婶觉着挺过意不去，没几天又给我介绍一个。

乙：这个行了吗？

甲：咱得考验她，不爱我们建筑行业的人，就不能爱我。一见面我先把手递过去，让她握握我这木锉。

乙：嫌你手粗了吗？

甲：哪能都象第一个那样。她说了："手粗怎么了？我喜欢。手粗说明勤快，会干活。告诉你吧，我根本不嫌你手粗。"

乙：太好了。

甲："我嫌你脸太黑了！"

乙：得，这更麻烦。

甲："四个现代化的明天马上就要到来了。那美丽的城市，那幽静的花园，那迷人的林荫道。当我们和一对对的情侣在一起漫步在街头的时候，就您这黑灿灿的脸，你不觉着有碍市容吗？"

乙：啊？这姑娘说话够损的。

甲：我一听也急了："什么？我有碍市容？我看你还妨碍交通呢。"

乙：怎么？

甲："你穿得太花哨，晃人司机眼睛。"

乙：这话也够厉害的。

甲：她一听，赶紧解释："这根本不是我一人的看法，你知道别人管你们叫什么吗？"

乙：叫什么？

甲："黑蹦筋儿。"

乙：西瓜呀！

甲：您听听，我都归了水果类了，她还觉着她挺委屈。

乙：这姑娘的恋爱观也有问题。

甲：说我们脸黑，说我们有碍四个现代化的市容！

乙：这种看法是极错误的。

甲：脸黑那是野外工作太阳晒的。脸黑是我辛劳的象

征。脸黑证明我为四个现代化流下了汗水。脸黑说明我……身子骨结实。

乙：对，就你这黑红的脸膛我瞧着最美。

甲："樱桃好吃树难栽"。

乙：四个现代化等不来。

甲：我可以说，没我们建筑工人的先行，就没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乙：有道理。

甲：建设钢铁基地的厂房，谁去盖？

乙：对，需要建筑工人。

甲：现代化的城市——

乙：需要建筑工人。

甲：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实验室——

乙：需要建筑工人。

甲：卫星、飞船上天——

乙：需要建筑工人……哎，这有你什么事？

甲：那研究人员不睡觉，不吃饭，裹个大被子刨个坑住着？

乙：需要建筑工人，得盖食堂、盖宿舍、盖试验基地。

甲：再说搞建筑嘛，就是头顶烈日，脚踏平原。不让我们脸黑，行，有办法。

乙：怎么办？

甲：建筑工人全打旱伞上班。

乙：打着伞干活。

甲：知道的是盖房呐。

乙：不知道呢？

甲：这儿演滑稽戏呢。

乙：不象话。

甲：再说，我们也不能在屋里盖房呀。

乙：没听说过。

甲："老李，您们几位先搬别处住去。"

乙：干什么？

甲："我们在您屋里来座楼。"

乙：有这样的吗？

甲：咱就说这姑娘说这话没道理。最可气是说我们是"黑蹦筋儿"，我招你惹你了？

乙：行啦，行啦。我说，你说这全对，建筑工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用，人民心里最清楚。这俩姑娘，可以说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跟这样的人吹了，不用动那么大气儿，没有一点可惜的。

甲：您这话太对了，姑娘哪能都象她们那样，咱们得找那有感情的人。俗话说："吹了一个不要紧，以后咱们找好的。"

乙：嗐，你都是哪儿听的这些俗话。

甲：告诉你，就冲着那路看不起我们劳动人民的人，我就得更爱我的工作。

乙：对！

甲：我和我们队的青年们一起，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盖出最美丽的楼房，让那些人看看，青年人在四化建设中，应该怎么做贡献。

乙：青年人应该有这种志气。

甲：我的那位二婶可老觉得过意不去，没多久又给我介绍一个。

乙：二婶认识人还真不少。

甲：这个还真不错，头一面你甭看没有多说话，就那几句，讲出来就让人爱听。

乙：是呀，她怎么说的？

甲：她说了："感情是逐渐培养的，我讨厌那种一见面就下结论的人。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相互了解的，你听我的信儿吧。"

乙：哟，你还真有门儿。

甲：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嘛，俗话说："别看全是一样人，很可能就不一样。"

乙：嗐！就别扯你那俗话了。

甲：我心里有底：只要是看不起咱这建筑工的人，肯定没有真正的感情。前边俩吹了，不可惜。她们那种思想到哪儿都得说是错，暂时的结合，孕育着巨大的挫折。在她们生活的道路上布满了钉子，地雷，定时炸弹……踩着准响，……

乙：（拦住）行啦，这个谈得怎么样？

甲：第一个星期天早上，她的弟弟找我来了："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上我们家去一趟。"

乙：行，可以，没认错，这个有感情。

甲：我也没换什么新衣服，干干净净就行了。

乙：对，朴素大方。

甲：到那儿以后，姑娘真热情，又沏茶，又倒水，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乙：你得主动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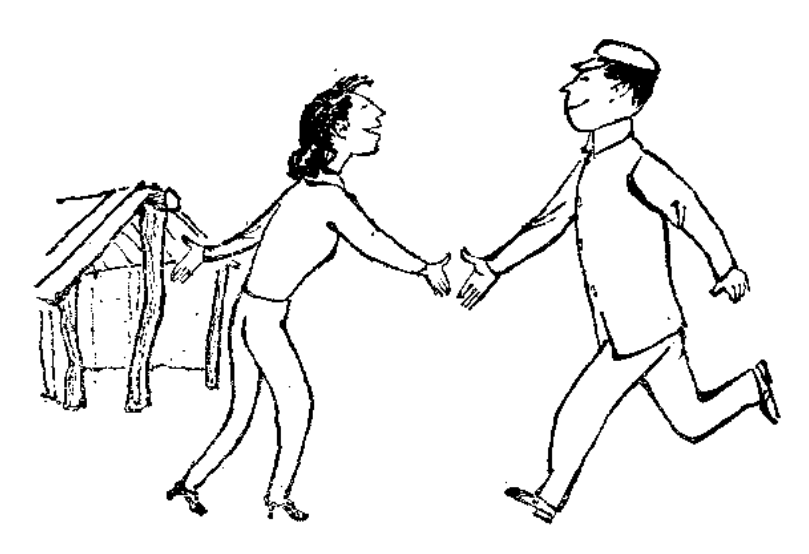
甲：人家先开口啦："听说你是建筑工人，我挺高兴的。有人说建筑工人没出息，我就不那么看，我知道你们手都特别巧，能干。"

乙：这就差不多了。

甲："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家地震棚，还在院儿里呢，别人要拆，我没让他们动，怕他们糟践木料，你来得正好，帮帮忙得了。"

乙：噢，让你拆地震棚来了？

甲：您怎么这么理解？助人为乐先不说，这也是应该的，将来我们就是……那什么， 人 家 家 里的事不就是我们家的



事？

乙：我还多心了。

甲：咱干这个是小菜儿。三下五除二，上午八点钟动手，没一会儿就完了，一看表——

乙：十点？

甲：四点。

乙：一天呀？

甲：你嚷嚷什么？

乙：不是，那你们俩还谈不谈了？

甲：谈什么呀，我这腰都直不起来了。

乙：累得够呛。

甲：干点活咱不怕。

乙：对，俗话说："只要姑娘没意见，小伙子累点就累点。"

甲：以后日子还长着哪，她要真有感情，她还得找我。

乙：那倒是，不能因为一件事就下结论。

甲：第二个星期天，一大早，她弟弟又来了："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乙：赶紧去吧！

甲：今天我得换得新一点儿。

乙：为什么？

甲：也许出去遛遛，我精神面貌得帅一点儿。

乙：哎，青年人嘛。

甲：一到她们家，她更热情了："小棚拆得真好，街坊四邻都夸，这料弄得多整齐呀。真让你受累了。今天咱也没

别的事。”

乙：好好谈谈吧！

甲：“你帮我们把小厨房盖上吧！”

乙：又盖厨房了？

甲：你嚷嚷什么？

乙：我……我怕你那新衣服脏喽。

甲：脏不了。

乙：怎么呢。

甲：她早把她姥姥那围裙给我预备好了。

乙：就等着你哪。

甲：第三个星期天，他弟弟又来了。

乙：姑娘又想你了？

甲：我说了：“孩子，去吧！你小，你不懂。不是你姐姐想我了。”

乙：那是什么？

甲：“是你们家西屋又漏了。”

乙：嗐！

弟弟的信

甲："四人帮"搞破坏，学校是个重灾区。

乙：对，整个教育界都受到迫害。

甲：文化大革命那几年，学生在学校根本学不到知识。

乙：知识越多越反动嘛。

甲：都上了五年的小孩子，刚三年级。

乙：瞧瞧。

甲：别看三年级，读的是二年级的课本。

乙：课本印不出来嘛。

甲：实际上可是一年级的水平。

乙：好嘛。

甲：就这一年级的水平，你问他姓什么，他冲你一咧嘴，嘿……

乙：你姓什么呀？

甲：我属猪！

乙：嗐！整个傻子。

甲：孩子什么基础知识全学不到。“四人帮”让孩子们学的是“白卷英雄”。

乙：纯粹糟踏下一代。

甲：象我有个弟弟，勉勉强强在学校念了十年毕业了，分配到了农村。

乙：上山下乡了。

甲：到了农村一看，各行各业全需要知识。

乙：本来嘛。

甲：后悔了，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打开信一看——

乙：你就乐了。

甲：我差点儿哭喽。

乙：哭什么？

甲：你知道这信是怎么写的。

乙：怎么写的？

甲：我给您念念，注意听，不大好懂。

乙：这怎么不好懂？

甲：你听着：“亲受的可可——”

乙：可可？

甲：“离开学校已经两年了，插队来到内家边×（读叉），贪农大狼对我们非常热情，我们住的是火坑，每天早上贪农大狼都咬我们……”

乙：你等等吧，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没告诉你不好懂嘛。

乙：什么叫“亲受的可可”？

甲：“亲爱的哥哥”，“爱”字写成“受”字，“哥哥”写成“可

可"，我一念——可可。

乙：好嘛，没写巧克力，那"内家边×"？

甲："内蒙边疆"，"蒙"字写成了"家"字儿，"疆"字儿不会写，划了个大叉子。

乙：不会写就划叉？

甲：插队来到了内家边×。

乙：哪儿找这地方去？"贪农大狼"、"火坑"是怎么回事？

甲："贫农大娘"写成"贪农大狼"，火"炕"写成火"坑"，早上"叫"他们写成"咬"他们。

乙：全是错字？

甲：后边不会写的字儿多了，全是叉子。

乙：你再念念。

甲：从头来："亲受的可可，离开学校已经两年了，插队来到内家边×，贪农大狼对我们非常热情，我们住的是火坑，每天早上大狼都咬我们。农村非常××××，我们也很××××如果××××那我们就××××——×××！"

乙：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与乘客

甲：呀，这不是老何同志，您好，我给你……

乙：你等会儿吧，谁姓何呀？

甲：您不是……噢，您瞧我这脑子，记错了。您姓平。

乙：哎，嗯？

甲：老平同志，我刚才记得……

乙：得得，等会，你怎么老给我改姓。我也不姓平。

甲：那您姓——

乙：我姓李。

甲：噢，“和平里”。

乙：我还“北京站”呢。

甲：一（读幺）零四路。

乙：“大无轨。”

甲：“大无轨”同志，您好，我呀……

乙：走！

甲：哎，说的好好的你怎么轰我？

乙：你这儿卖车票哪？

甲：您说对了，我是无轨电车上的售票员，可是工作内容不仅仅是卖票。

乙：那还干什么？

甲："同志们，我们的车号0362，由北京站开往和平里。有到百货大楼、美术馆、安定门、林业部的同志请上车。大娘，你这筐鸡蛋放在我座位底下别挤碎了。小朋友，脑袋别往窗外伸，留神出意外。哪位同志给抱小孩的让个座。孕妇同志，您坐到这儿来。民警同志，（拉乙）这是刚抓到的一个小偷，把他交给您了，同志们……

乙：谁是小偷哇？

甲：我这儿有你作案的证据。

乙：我这是……

甲：保证社会治安是我的职责！

乙：你这人……

甲：劝你改邪归正，老实点儿！

乙：行啦！我多咱哪？

甲：这不是给您介绍我工作情况吗！

乙：好嘛，我差点让警察带走。

甲：我们汽车、电车是人民的代步工具。我们是人民群众的服务员。在这个人人想四化、人人奔四化的跃进时代，作为我们首都的售票员，不仅应该提高服务质量，更应该认识到我们的言谈话语，要体现出时代的精神，让人民群众，让外埠客人，让外宾朋友，看到新中国服务员的特点。真正当好光荣的后勤兵。

乙：行啊。你这一番话，还真看出你有点新时代青年的

风貌。

甲：可以说我们代表着时代风貌，也影响着时代风貌。

乙：这怎么讲？

甲：因为现在大家都精神饱满地在各个岗位上为四化奋斗，我们所作所为能关系到大家的工作劲头，也可以使您一天精神饱满，也可能使您非常不愉快，工作起来垂头丧气。

乙：喝，有这么大作用？

甲：比方清晨上班，您匆匆忙忙地赶我们这趟车。

乙：赶时间别迟到。

甲：我们要热情招呼："同志别着急，留神摔倒。司机同志，还有一位，请稍微等一下，来，您慢一点儿，我们等您。"

乙：嘿，真热情呀。

甲：我们就是要特别照顾孕妇。因为……

乙：你等等……我是孕妇呀？

甲：噢，您已经生完了。

乙：对了……没有！我是男同志。

甲：对谁都一样："老师傅，别着忙。来，扶住车门，把住。前边同志帮帮忙，就一位了，稍微挤一挤，让他上来，大家时间全不耽误。好，谢谢，把书包往前，留神夹住，站好注意，走哩。嘀嘀——"

乙：嘿，虽然挤点儿，心里透着那么舒服。

甲：我没有讲一句大道理，也没给您作思想工作，可就这么短短几句生活上的话，到了班上您要是干起工作——

乙：甭说，得向你学习，一心一意地干好本职工作。

甲：相反，要是不注意言语，成心和乘客逗气儿，几句

话，能让你一天吃不下饭去。

乙：是吗？

甲：比方，我这儿刚要上车，您匆匆忙忙地赶来。

乙：那我就得说："同志，劳驾，您让我上车。"

甲："你扒拉什么？"

乙："我上去！"

甲："你上去，我下来，你管卖票呀？"

乙："不是，今天我这点要晚。"

甲："知道晚不早点起？家里被窝哪儿那么热呼呀？挺大岁数老睡懒觉，瞧您这点出息！"

乙："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甲："对了，我要是哑吧你给报站名呀？"

乙："我说你这服务态度不好！"

甲："你找好的，谁拦你啦？嫌我不好你想法把我调走，我还正不愿意干呢！"

乙："我不理你！我上车。"

甲："你早该这样，上吧，里边那胖子往里挤，给这老梆子让个地儿！"

乙："老梆子？！你可出言不逊。"

甲："这不是帮你想办法哪吗？让他上去，脚下留点神，别踩着，回头散了黄卖不出去了。"

乙："我是鸭蛋呀！"

甲："我说前边老太太筐里那鸭蛋。您哪儿怕这个，踩两下您不怕，谁不知道您的外号呀——"

乙："不怕挤。"

甲："荞麦皮。"

乙："谁叫荞麦皮？"

甲："你老搭什么碴儿？车挤你赖谁呀？人口过剩懂吗？怕挤你少生俩孩子，搞计划生育呀！怕挤你早点来呀！怕挤你钻鸡蛋壳呀！"

乙："有这么大鸡蛋壳吗？"

甲："好好，我不说了，你挤吧！"

乙："我看你是说累了。今天我就上你这车了，上不去我就摽着，要不走谁也甭走。"

甲："有本事你就摽，看你能到什么时候。哎，前边那胖子你也不争气，你就让他贴你那么近？早上吃那俩水萝卜哪儿去了，你那点本事我知道，运运气！打一个臭萝卜嗝不就把他熏下来啦？"

乙：嗐！

甲：冲这样儿句话，您说您今天一天的工作顺得了心，情绪好得了吗？

乙：这不单是个服务态度问题，这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教育。

甲：哎，也是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青年人不讲礼貌，不懂礼貌、说话没有修养，嘴里不讲文明，稍一不顺心："怎么着，咱哥们不颤你，口里口外？刀子板带？头一拳封你左眼，第二拳打你槽牙，一砖头把你花喽！"

乙：嚯！听着真叫人寒心。

甲：通过向雷锋同志学习，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我们现在深深知道：我们的言谈话语，象征着我们的道

德修养，标志着时代精神，尤其工作在北京，直接关系到祖国首都的声誉。

乙：就是，你们经常接触外地来的客人呀！

甲：外埠乘客，尤其是头一次来北京的，有很强的新鲜感。有一次，我车上来了几位东北的客人，说说笑笑情绪非常高兴。

乙：是呀。

甲：车到了长安街那儿，有一位看见北京饭店，就开上玩笑了："（操东北口音）哎呀妈呀，这北京真带劲，楼房这老高，得有四、五十层。"

乙：四、五十层？

甲：旁边一位伙伴说话了："你也没个眼睛，数儿也不会数，那明摆着二十多，愣告人家四、五十层，整个一老屯迷糊。"

乙：嘿，一块儿开上玩笑了。

甲：玩笑一说上，这个又逗上他了，"嗨，别说他了，你也不咋地呀，昨天看大会堂进外宾，他说人是去会餐，我觉得他明白，问问他人外宾吃什么好吃的，你猜他说啥？"

乙：他怎么说的？

甲："这你不知道，那外宾吃的没跑，个的个菜嘎嘎的。咱招待得好，那猪肉炖粉条子让外宾可劲儿造。"（东北话可劲儿吃的意思）

乙：嗐，外宾吃猪肉炖粉条？

甲：几个人说笑话逗着玩儿呢！

乙：有点意思。

甲：我看出他们是初次来北京，一边儿卖票一边跟他们聊天，给他们讲了北京饭店现代化的设备，介绍了市内主要商业区，描绘了北京风味小吃的特点：炒肝的味美，焦圈的香脆，豆汁的别致，他们都听入迷了："哎呀，敢情不光猪肉炖粉条子呀！？"

乙：嗐，就别提了。

甲：一聊我知道了，他们要去故宫。

乙：要参观一下明、清的皇宫。

甲：可是那天是星期一，故宫休息。

乙：哟，那就白跑了。

甲：不能让客人扫兴而归呀。我根据他们要看古迹的特点，赶紧向他们介绍："哎呀，真不凑巧，今天故宫休息，这样吧，你们去颐和园吧。"

乙：对，颐和园也不错。

甲："颐和园拥山抱水，有昆明湖、万寿山。有奇花异卉，著名的玉兰树很值得看一看。仁寿殿是慈禧和光绪朝会大臣的地方。还能看到慈禧的画像和垂帘听政的皇宫。那儿山外有山，景外有景，比照片上和画上见到的都强百倍。你们在美术馆下车，倒 103 路到动物园，然后有直达颐和园的专车，费不了多少时间。几位看怎么样？"

乙：这么一介绍，我都想再溜达一趟。

甲：几位客人一听："哎呀，小老哥，你还真行，说出话一套一套的！冲你一说，时间再紧也得遛一趟。买票！"

乙：嗐，这就去啦！？

甲：临下车，我告诉他们换车的地点，他们一通道谢：

"行，这首都售票员是不一样。俺们那嘎（疙）瘩有那个别人可不咋着，根本不搭理你。说起话，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劲儿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看你们北京这，真没的说。咱回去跟他们唠扯唠扯，让他们得向你们学。"



乙：嘿，真是为首都赢得声誉。

甲：下了车，几个人还依依不舍："太谢谢你了售票员，哎，我说，咱也不说啥，俺几个噶（从）大连过来，买点烟台梨，这几个拿孩子吃去！"

乙：嘿，烟台梨！

甲：几个客人，这个塞我俩，那个塞我俩，我都拿不过来。

乙：大个的就塞我兜里吧！

甲：嗐！没等我分说，他们把我推上去了，几个人在底下直喊："收下吧，人大连人说了，这梨和一般梨不一样。"

乙：怎么不一样？

甲："这家伙是坐大轮船噶（从）海上溜达过来的。"

乙：嗐！

甲："你挺忙的，俺也不耽误你。再见！"

乙：走了！

甲："我说，你要觉得好吃，你可给我捎个信儿来呀！"

乙：那干什么？

甲："我让孩子大舅母噶（从）烟台给你捎两筐来！"

乙：嘿，真热情。

甲：你瞧，售票员、乘客情深谊长，感情融洽。让人们一看，我们国家人民安定团结，事业蒸蒸日上，给大家为四化奋斗增添了劲头。

乙：时代的风尚，时代的面貌。

甲：相反，态度傲慢，言语冰冷，没有修养，那能引起乘客很大气忿。

乙：是呀？

甲：前两天，我们车组个别年轻同志态度不好，把乘客气得够呛。

乙：怎么回事？

甲：也是位东北的客人，要去北京市委，问售票员哪儿下车。

乙：那在正义路下呀！

甲：其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

乙：他怎么告诉的？

甲："你问别人去！"

乙：你告诉不就得了。

甲：（待答不理）……嘚儿！

乙：怎么回事？

甲：扔嘴里一花生仁儿。

乙：吃上了！你倒是说话呀！

甲："不知道"。

乙："你经过的地点你不知道？"

甲："是你上市委还是我上市委？"

乙："我去呀！"

甲："还是的，你去的都不知道，我不去更不知道了……嘚儿！"

乙：喝！这可真够气人的。

甲：气得这位："那好，你让我下车，我不坐你这辆车！"

乙：要下车了。

甲："你爱坐不坐，也不是我求你上的。""呵，你怎么这态度，你北京售票员就这样？"

乙：得，和北京联系上了。

甲：他也不示弱："我怎么了，我碍北京什么事啦？北京是首都你生什么气？你想把首都改牡丹江，人中央同意吗？"



乙：这挨得上吗？

甲："嘚儿！北京怎么啦？你想上北京住，你办得进户口吗？你这样的少上北京来。

瞧你老屯那样，土得都掉渣，一张嘴‘干啥呀!’，整个大楂子味儿。……嘚儿，坏了!”

乙：怎么了。

甲：把钢镚儿扔嘴里了。

乙：这青年太少有了。

甲：一下子乘客就火了。

乙：那还不火。

甲：“我上北京咋的？北京是你家开的？北京是全国首都，也有我一份儿！你北京人有啥了不起？你会啥？你也就会给北京人丢脸，瞧你那小样，还看不起我，不嫌砢碜！你学点正经，好好干你的工作！瞧你穿的抖了八嗦，梳个大背头，穿个大尖鞋，有钱你先把袜子那窟窿补上。还‘你少上北京来’。你管得着吗？被窝里伸脚丫子——”

乙：怎么讲？

甲：“你算把手吗？”

乙：嗐！

甲：“你也就高山上点灯那一疙瘩亮儿。一点儿教养没有。告诉你，不是时间紧，有时间上你们领导那汇报汇报就够你喝一壶的！快让我下车！”

乙：怎么了。

甲：“都到和平里了！”

乙：嗐！

买　伞

甲：过去有这样一句话，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乙：卖瓜就得说瓜好。

甲：我小时候听见过卖西瓜的喊起来这样：“斗大的西瓜，船大的块儿咧，好咧高的瓤儿，吃来呗，闹块尝……”

乙：让人一听就想买。

甲：上次在街上看见一个小伙子卖西瓜，吆喝起来有特点。

乙：什么特点？

甲：实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西瓜贱卖，质量不好，西瓜子儿多，西瓜瓤儿小，吃了拉稀，别把我找……”

乙：嘿！处理西瓜。

甲：吆喝应该讲商品好，让人买。现在倒个儿了，一些日用品的介绍词也跟这卖西瓜的小伙子那么“实在”。

乙：是吗？

甲：前年，我在广州买过一件真丝短袖背心儿，商标是这样儿介绍的。

乙：怎么写的？

甲："此产品怕晒、怕汗、不经磨，洗时稍用力容易拉坏，穿时不注意容易跳丝，勿抻，勿拽，勿在凉席上躺，勿穿它睡觉，切记轻拿轻放。"

乙：你买这是背心吗？

甲：雷管儿。

乙：我说的哪，这质量太次了。

甲：我说的这是两年前的情况。

乙：不是今天。

甲：全国工交战线开展了质量月活动，现在通过抓质量，有了变化。尤其轻工产品，为用户着想，急用户所急，不少产品都是拔尖、过硬，叫我看都够得金质奖章、银质奖章的资格。

乙：这样儿，人民多欢迎啊！

甲：变化比较突出的，我知道有一家儿工厂——××伞厂。

乙：就是做旱伞、雨伞的。

甲：随着时代的发展，伞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一天比一天大。

乙：伞不就是挡雨、遮太阳吗？

甲：这是一方面。伞还可以美化环境，增进感情。哄孩子、谈恋爱有把伞全能起作用。

乙：我听着都玄了。怎么还美化环境呀？

甲：我给您打个比方。比方您和您老爱人准备照张相片，您选择了个地方。

乙：什么地方？

甲：左边有一个草垛，右边有一棵干树杈子，眼前有俩铁栏杆，身后有一个柴火棚。

乙：我吃饱了撑的，找这么个地方照相？

甲：比方嘛。摄影师一看：这地方不美。

乙：是呀，还容易着火呢。

甲：可一看您手里有把伞，有主意了："来，老李，把伞打开。哎，和您老爱人挨近点，好！"拿出相片一看：阳伞底下的一对夫妇，年轻貌美。

乙：就是脸上褶儿多。

甲：伞美化了环境。

乙：怎么还增进感情呢？

甲：比方您和一位同事闹意见。

乙：因为什么？

甲：他跟您借了五分钱，还晚了两天，您三天没跟人家说话。

乙：为五分钱我至于吗？

甲：可您结了疙瘩了。碰巧一天下雨，您没带雨衣，刚想走，人家说了："老李，雨太大了。"

乙："大了怎么办，没带雨具。"

甲："等会儿再走。"

乙："家有急事呀。"

甲："哟，那……老李，把我这雨伞拿去吧！"

乙："那哪儿行，你用什么？"

甲："我这儿有塑料布，您用吧！别推了，别让雨浇坏

了，您上岁数啦……”

乙：不，我刚六岁半。

甲：六岁半？

乙：为五分钱跟人打架是上岁数人干的吗？

甲：比方嘛。雨中借伞，同志之间的感情增强了。

乙：哄孩子怎么起作用？

甲：上公园玩儿，小孩儿闹：“小红，别闹，你看，爸爸给你打个伞，哎，拿好，真漂亮，孩子多活泼呀！”（作逗小孩的动作）

乙：你也够闹腾的。

甲：谈恋爱难为情，两人离得远。女方一看，把伞打起来了：“天多晒呀，过来点儿，还晒着肩膀呢。”怎么样？

乙：让街坊碰见都得说：“躲太阳。”

甲：别美啦！在我们的周围，杂技演员的伞用来走钢丝掌握平衡，青年伴侣的伞，表心意作为情物相赠。伞是遮阳挡雨的工具，又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和欢乐。

乙：对！日常生活里往往离不开伞。

甲：质量月运动开展以来，国产的晴雨伞在国内外声誉很高，人民授予“信得过”产品的称号。

乙：是啊。

甲：有一次，一家百货商店展销了各色花样品种的伞，我也去了。

乙：挑把好伞吧。

甲：我要了一把自开伞，用手一按钮，“叭！”伞面自己弹上去啦。我拉了拉伞面儿……

乙：看看尼龙线结实不结实。

甲：握了握撑簧……

乙：看看伞架牢不牢。

甲：连开带关十几次……

乙：试验灵不灵。

甲：拽了半天伞把，使劲往地上摔摔……

乙：你……

甲：用脚蹬在伞骨上，使上全身的力量……

乙：你等等吧，你这儿拆哪？

甲：我检验质量。

乙：那也不能连蹬带踹呀。

甲：因为我买伞有过教训。

乙：什么教训？

甲：前年给我爱人买把伞，差点儿把我气神经病喽。

乙：给你爱人买伞这是好事呀。

甲：尤其是作为我这样的人，给爱人买伞意义不一般。

乙：你太忙，没时间买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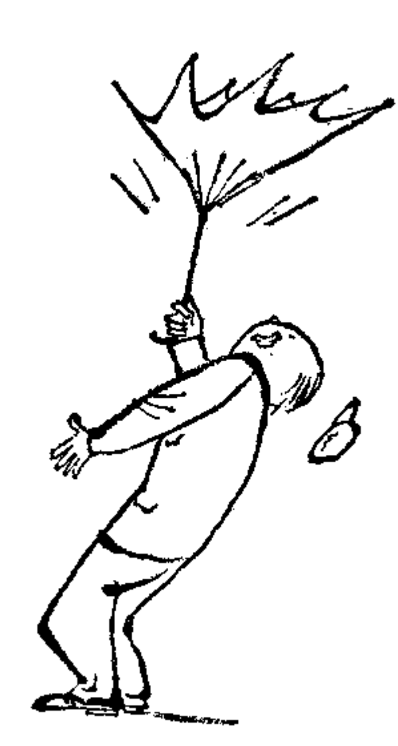
甲：我时间很充裕。

乙：那怎么意义不一般？

甲：因为我花钱冲，爱人管着我，每月只给我四毛零花钱。作为每月只有四毛钱零花的我，能攒起十几块钱给爱人买把伞做礼品——老同志，我容易吗？

乙：这把伞是够有意义的。

甲：我买的是自开伞。高高兴兴拿家来了："小严！"



乙：小严是谁呀？

甲：我爱人姓严，单名一个字——丽。

乙：噢，严丽……严厉？

甲：她要不严厉能把我零花钱卡那么死吗？

乙：你老把钱攒起来给她买东西，她就不严厉了。

甲："小严，给你买把伞，自动开的，用手一按，弹簧就把伞面儿弹开，你看——""叭！"



乙：弹开了。

甲：伞弹开了，把我爱人也给崩出去了。

乙：怎么回事？

甲：弹大发了，伞面儿成这样了。(手势)"噗！"我看

人就坐床上了："哎哟我的妈，你这是伞哪，是枪呀？"

乙：你怎么说？

甲：我说："……也不是伞，也不是枪……黑喇叭花儿！"

乙：嗐！

甲：我再一看：伞线也开了，撑簧也折了，弹簧也顶了，伞骨也弯了，使多大劲伞都收不回来。

乙：这可麻烦啦，老举着它算怎么回事儿！

甲：搁哪儿也不是地方啊，小严倒乐了。

乙：噢，还真没生气。

甲："每月四毛钱，攒成这样，真难为你。照这样儿攒，四毛钱哪儿够花的，这么着，从下月起呀……"

乙：给四毛五啦！

甲："改两毛七了！"

乙：少一毛三。

甲："看你还乱买东西不。"

乙：那这伞呢？

甲："退了去！"

乙：嗬，是够严厉的。

甲：你说我招谁惹谁了。

乙：赶紧退去吧！

甲：赶紧去商店，大下午的也没雨，太阳也快落山了，还一劲儿刮风。大街上就我一人打把伞。风带着伞，伞带着我，我是一溜小跑儿带转圈儿。

乙：什么形象。

甲：大街上全看我，隔壁二奶奶还猜呢："他二婶，我说什么来着，他们家就是管得太严，你看看，管出神经病来了。"

乙：是象气迷心。

甲：到公共汽车站，售票员跟我为难："同志，落下伞再上车。""我能落下来就不用上车了。"

乙：车上不能打伞。

甲："一到车上我把伞搁……我放脚底……人和这伞……我自己走着去行不行！"

乙：你跟谁商量哪？

甲：没办法，走吧！风带着伞，伞带着我，我是一溜小跑儿带转圈儿。

乙：您瞧这俩钱儿花的。

甲：好容易到了商店，售货员还挺客气："什么事？"

乙："你看这伞，这叫什么质量？"

甲："哟，质量不好可得换。"

乙："我这不是换来了。"

甲："您别找我们换，我们是来什么卖什么，质量问题，我倒是想管，可铁路警察——"

乙："怎么讲？"

甲："我们也管不着那段儿。"

乙：俏皮话儿。

甲："伞不好，那是伞厂的事。"

乙：得找伞厂换去？

甲："要去您还快点儿去。"

乙：怎么呢？

甲："打我这儿去的就三十多人了。"

乙：这质量够劲儿的。

甲："厂子倒是不太远。"

乙：就在旁边儿。

甲："离这儿二十里地。"

乙：好嘛。

甲："坐车是四十分钟，走着俩半钟头。"

乙：嘿，他满清楚。

甲：我没法子，继续高举破伞，风带着伞，伞带着我，一溜小跑儿带转圈儿。

乙：接碴儿转。

甲：转到伞厂我都快晕了。

乙：飞行员也受不了。

甲：伞厂三十多位顾客挤在那儿要求解决问题，好容易轮到我了。"什么问题？"

乙："弹簧不好，打开关不上了。"

甲："同志，我们厂的情况简单向您汇报一下：我们是协作企业，由四个大厂、五个合作社、六个生产组、七个车间、八个单位组成，各种零件在这里组合。我们是分关把口，各负其责。您的伞哪儿有问题找哪个单位，他们一定会帮您解决，请您抓紧时间及时处理。此致敬礼，多提宝贵意见。下一位！"

乙："这就完了？我这伞怎么办？"

甲："同志，我们厂的情况简单向您汇报一下：我们是

协作企业，由四个大厂、五个合作社、六个生产组、七个车间、八个单位组成，各种零件在这里组合。我们是分关把口，各负其责，您的伞哪儿有问题找哪个单位，他们一定会帮您解决，请您抓紧时间及时处理，此致敬礼，多提宝贵意见。”

乙：“我这儿还没解决呢。”

甲：“同志，我们厂的情况简单向您汇报一下……”

乙：“别汇报了，背书哪？这弹簧怎么办？”

甲：“您怎么还不明白，弹簧找弹簧厂呀！”

乙：“弹簧厂在哪儿？”

甲：“那倒是不远，离这儿二十里地。”

乙：好嘛。

甲：“坐车四十分钟，走着俩半钟头。”

乙：得，还得接碴儿跑。

甲：我一听，又二十里，天亮以前我回得了家吗，我正要再说，他戴上帽子：“今日接待到此结束，明日再见。此致敬礼，多提宝贵意见！”

乙：还提哪，人都轰跑了找谁提去？

甲：我这气更大了，走！风带着伞……

甲乙：伞带着我，我是一溜小跑儿带转圈儿。

甲：你怎么也转上了？

乙：你太累，我也帮你转会儿吧。

甲：天也黑了，我也转到了弹簧厂。我是腰也疼了，腿也酸了，两眼冒金星，俩胳臂举着伞都回不过弯儿来了：

"同志，我找弹簧厂的人。"

乙：好嘛，这模样够吓人的。

甲：传达室出来一位老大爷："哟，你怎么这样了？"

乙：转了六个钟头的样儿能好看吗？

甲："饿了吧？"

乙："饿了。"

甲："对过儿有食堂，自已花钱买点儿吃吧！"

乙："一月四毛钱，还攒起来买破伞呢。"

甲："你这也是弹簧不好？"

乙："可不是，这叫什么质量？"

甲："哟，你这算好的。今儿换伞的十几个，哪个都比你这次，你这零件儿好歹全在伞上边呢。今儿早上来的那位顾客，他一开伞，上边什么全没了。人家花十几块钱，买了一个钢管儿，一块黑布。"

乙：这倒好，成变戏法儿的了。

甲："还有俩送医院的呢！"

乙：那是怎么回事？

甲："一个弹簧蹦出来，正扎胳臂上，呼呼直冒血。一个伞面儿掉色，下雨天雨水带颜色泡在脸上，碰上这位脸上还净是疙瘩，感染中毒啦！小伙子，劝你快回去，你知道弹簧什么作的？"

乙：钢丝。

甲："你得去找钢丝厂，那厂离这儿二十里。"

乙：坐车四十分钟，走着俩半钟头。

甲：我一想：就这样，钢丝厂再把我支到钢厂，钢厂再

把我支到矿山。

乙：那你就回不来了！

甲：我一听，回家吧："谢谢大爷，回见！"

乙：你瞧瞧。

甲：夜幕降临，行人稀少，我一个人打着把破伞，到家门口儿一看表，时间还早。

乙：九点钟。

甲：一点半了。

乙：快亮天了。

甲：一推门，里边锁住了。

乙：你叫门哪！

甲："严丽……严丽……"

乙：还挺惨的。

甲：她在里边说话了："伞换了吗？"

乙：你怎么说？

甲："我不换伞了，我都快散了。"

乙：好嘛。

甲：她说："挺大汉子连把伞都换不回来，会买东西吗？打伞外边站着吧！"

乙：这位也过于严厉了。

甲：您说让我说什么？

乙：好好解释解释吧。

甲：（伤心地）"严丽，严丽，你不要太严厉了，问题咱们得找根儿。你让我在外边站着，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我要说，一把伞虽小，它可以给人们增加欢乐，也可以给人们

带来烦恼。关键是质量，质量好不好，连着千万家……”

乙：你就别措词了。

甲：“严丽，你让我站着可以，你能不能把门儿开一下？”

乙：干什么呀？

甲：“把下月那四毛预支给我。”

乙：大半夜还要钱？

甲：“我买早点去。”

乙：好嘛，天亮了。

甲：冲我过去这个教训，在质量变好的今天，我该不该再挑一把好伞？

乙：是得好好挑一把了。

甲：其实不挑也没事。

乙：质量都信得过了。

甲：过去，伞厂回修的伞积成堆，今天伞厂的表扬信堆成山。

乙：质量好，受到人民的表扬。

甲：海外侨胞看到中国伞畅销国际市场，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祖国人民为能买到各色品种的优质伞，感到由衷的高兴。

乙：伞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欢乐。

甲：我一激动，也给伞厂写封信。

乙：你怎么写的？

甲：我给您念念：“亲爱的伞厂同志们，你们好！我以一个顾客的身分，对贵厂出品优质伞表示祝贺。你们以‘质

量第一'的思想，以对用户负责的精神，给千家万户带来喜悦。给我们家庭带来温暖，尤其是我的严丽，不象过去那么严厉了，通过两次买伞她认识到：每月只给我四毛钱确实少了一点，计划每月把零花钱增至六毛，由开展质量月之日起开始补发……”(乐得蹦起来)

乙：你乐什么？

甲：我也买把伞去！

乙：别蹦了！

“男子汉”之歌

甲：（唱）乌姆哎喂哟姆尼。

乙：嗯？

甲：（唱）姆拉姆哎卖尼。

乙：你说什么？

甲：（唱）依斯他其它衣。

乙：你大点声。

甲：（唱）口头啊啊路。

乙：……（不理甲）

甲：喀妈里其比希衣，哈那西姆素路啊，乌来诺火姆奈欧，其太哟喀夜。瓦苏来带，库来努拉，希够多姆，叠衣那衣多古努，卡那依姆，妈姆来乌，哈子那都，难衣给开脱。

乙：就是最后一句听懂了。

甲：什么意思？

乙：孩子太多，奶奶给剃头。

甲：什么呀，我唱的是日文。

乙：怪不得听不懂呢。

甲：名字叫«男子汉宣言»。

乙：讲什么事的？

甲：歌里唱的是一个男子汉，对自己未婚妻提出的要求。

乙：什么要求？

甲：他是这样唱的：在你嫁给我之前，有句话儿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使你心里不满意。但是我要对你说，说说我的心里话，但是你要仔细听，听听我的心里话。你在每天早上，不能比我起的晚。你在每天晚上，不能比我睡的早，饭菜做得要香甜，打扮起来要漂亮。

乙：嚯，要求可真够高的。

甲：他讲了自己的理由，因为男子汉是个没有本事的人，希望爱人能担起家庭主妇的担子。

乙：有生活的气息，有点意思。

甲：不但有意思，而且有点琢磨头。

乙：琢磨头儿？

甲：啊，这是一个男子汉对爱人提要求的歌。

乙：是呀。

甲：我在想，一个男子汉敢当着他的爱人唱这种提要求的歌，得需要多大的胆儿？

乙：要什么胆儿呀？

甲：得需要胆量。你别看那些歌唱家在舞台上唱这首歌，嗓音也宏亮，表演也神气。

乙：可不得那样吗。

甲：他们一下台我就想追在他们背后问他们一句。

乙：问什么？

甲：我问问他们：(一口气)如果当着你们爱人，你们敢不敢就象你们在舞台上那样冲着你们爱人扯着脖子使劲儿唱！

乙：……那我问问你，你当着你爱人，你敢不敢唱这首歌儿？

甲：这是我问他们。

乙：是呀，我也问问你：你敢不敢？

甲：这里没我的事。

乙：那你回答我问题呀。

甲：……当着我爱人，我……敢。

乙：你别害怕。

甲：不害怕。

乙：大点声说敢不敢？

甲：大点声说……也是……敢。

乙：我怎么听你直哆嗦呀？

甲：这是生活的颤音。

乙：嗐！

甲：你不知道，这里面有个习惯问题。

乙：什么习惯问题？

甲：我不习惯当着我爱人唱这种提要求的歌。

乙：你习惯唱什么歌呀？

甲：我习惯唱："来呀，快来呀，我的玫瑰花，你快过来呀——"你听，唱这样的歌，调也准了，气儿也顺了，在爱人面前一站，显得那么理直气壮的。

乙：哼，我明白了，你别美啦，你是怕老婆。

甲：你才怕呢。

乙：对不对？

甲：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

乙：我可看过你和你爱人争论。

甲：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倔，我喜欢争论。

乙：争论的结果怎么样？

甲：争论的结果当然是：她一瞪眼我就不说话了。

乙：还是怕。

甲：不是怕，就是话一说多了有时效果不好。

乙：怎么不好？

甲：这不是，身上经常落下一点伤痕。

乙：啊，她还动手打？

甲：人家不是打，人就是过来……有时候……她用手……这属于我们家庭业余活动，你管不着。

乙：就这业余活动。

甲：最近我也认识到了：青年夫妻不应该存在互相之间怕不怕的问题。

乙：老人也是，谁也不应该欺侮谁。

甲：应该相亲相爱，互尊互敬，有个和睦的家庭环境。

乙：互相友爱嘛。

甲：所以听了《男子汉宣言》这首歌，我想劝一劝有我类似毛病的人，你们回家不要怕爱人，你们跟她唱一唱《男子汉宣言》，让她通过这首歌曲受一点教育，吸取积极的东西嘛……

乙：你等等，你先别劝别人。你跟你爱人唱了没有？

甲：我唱了。

乙：（不相信地）是呀？

甲：嘿，我昨天一天唱三回。

乙：当着你爱人。

甲：多新鲜，我用日文跟她唱三回，我就不……

乙：你等等，干吗用日文唱？

甲：日文她听不懂。

乙：嗐！得让人家听懂了，人家才能受教育，得用中文唱。

甲：产生后果你负责？

乙：这有什么后果？现在的青年人通情达理，有了缺点毛病，指出来，受了教育，就能改。

甲：那行，我唱唱："在……你……嫁……"

乙：生活的颤音又来了。

甲：你别老盯着我好不好？

乙：你还不好意思？

甲：不是不好意思，你往四边留点神。

乙：留什么神？

甲：我爱人要是进来，你赶紧捅我后腰一下。

乙：嗐，你听着：你爱人就在你的面前，大点声唱给她听！

甲：（壮着胆子）教育她！

乙：就是嘛。

甲：（唱）"在你嫁给我之前——"行吗？

乙：别问了，行！

甲：（唱）“有句话儿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使你心里不满意，但是我要对你说，说说我的心里话，但是你要仔细听，听听我的心里话。我在每天早上，一定给你叠好被，我在每天晚上，给你打好洗脚水，保证一点也不冷，保证一点也不热。让你洗得很舒服，让你心里特别美。我来做饭，我来烧水。我来扫地，我来擦茶杯。大个的煤气罐，我一个人就能背，做出的好吃的，全塞满你的嘴。”

乙：你唱的是《男子汉宣言》？

甲：我这是《怕爱人之歌》。

当心受骗

甲：现在个别人有一股不良的风气。

乙：什么风气？

甲：见钱眼开。

乙：这风气可不好。

甲：明知道违法，钱上有利可图，就不多想了。

乙：你举个例子。

甲：买走私的东西，买来买去，非上当受骗才明白。

乙：是呀。

甲：前些日子去广州，见有个小青年冲我说：（学广州味普通话）“买手表吧，才五十块钱。”

乙：五十块，多少钻？

甲：“七十二钻。”

乙：哎哟，那太便宜了，买！

甲：买了以后，三天就不走了。

乙：哎呀，那赶紧找他呀。

甲：他回答你可有理：“跟你说好了，七十二钻。”

乙：怎么七十二钻？

甲："就转七十二转，多一转不转。"

乙：噢，七十二转哪！（广东人讲普通话"钻""转"同音）

甲：上当受骗。

乙：五十块钱搭里了。

甲：卖表的也是，你损不损，人挣这点钱容易吗？想来钱别靠骗。

乙：对。

甲：得去抢。

乙：可不是……啊？你这更厉害！

甲：厉害什么？抢时间、争主动，趁着年轻多学点本领，挣钱的日子在后头呢！

乙：敢情他后边一串话呢！

甲：我现在也想多挣点钱，但咱们走正道儿。

乙：凭挣工资。

甲：那哪儿到哪儿？尤其是咱们说相声的，一天晚上才四毛钱夜餐费，不干这个。

乙：那干什么？

甲：写剧本、拍电影、自编、自导、自演，挣大钱！

乙：哟，你拍电影，我怎么办？

甲：就是呀．我正犯难哪，我这一没您就成孤……

乙：嗯？

甲：孤身一人了。所以一直想和您商量商量。

乙：商量什么？

甲：我想跟您说：咱们俩是一个绳上拴的俩蚂蚱。

乙：有你这么比的吗？

甲：不这么比不行。不信你问观众，都这么认为：姜昆、李文华，分不开。

乙：对！

甲：其实您的特点我清楚。

乙：互相都了解。

甲：您比较贪财。

乙：哎，没有！

甲：我是说多挣钱您不反对。

乙：反正只要是自己的劳动，多挣点倒是好事。

甲：行，有您这句话垫底儿，咱们就算志同道合，我这电影剧本的稿费，就得有您一半。

乙：别价，我也没参加劳动，拿钱不在理。

甲：您可以参加呀？

乙：参加什么？

甲：拍摄呀，我想好了，我这第一部电影的主人公由您担任。

乙：哟，我可没演过电影。

甲：我是导演，动作我设计，您一模仿就行。稿费您拿一千五，演员的奖金一千，半年完成，两千五到手。

乙：嚯，你这报酬够高的。

甲：您是主角，按劳取酬，咱们说了算呀。

乙：你这片子叫什么名子？

甲：《寡妇》。

乙：寡妇？

甲：通过主人公——一个年轻的寡妇的遭遇，描写人生道路的祸福……

乙：你等等，我演寡妇呀？

甲：您怎么能演寡妇？

乙：你不是说我演主角吗？

甲：女主人公是寡妇。

乙：谁演呢？

甲：夏梦。演女主角您演得过夏梦吗？

乙：不行，我也就是瞎蒙。

甲：您演男主人公。

乙：那是谁呀？

甲：寡妇的爱人。

乙：那倒……寡妇怎么有爱人？

甲：嗐，他爱人去世了。

乙：我演个死鬼？

甲：您怎么老说外行话？

乙：我不是演她的爱人吗？

甲：未来的爱人，一个年轻的钢琴手。

乙：噢，男主人公会弹钢琴？

甲：您来这个怎么样？

乙：把会弹钢琴改成会说相声行吗？

甲：说相声感动得了寡妇吗？

乙：音乐能感动？

甲：钢琴的艺术魅力多大！哎，您会弹吗？

乙：我会。

甲：会弹钢琴？

乙：会弹棉花。

甲：嗐，不会弹不要紧，我给您找替身。

乙：替身？

甲：您先坐那儿，只拍脸，不拍手，然后从您脸上把镜头往下摇，照到手这儿换别人的，手拍完了再摇到您这儿，您呢，假装弹累了擦擦汗，擦汗会吧？

乙：擦汗、挠痒痒我倒是都行。

甲：主要是通过音乐，加上您的风度，使年轻的寡妇一见钟情。

乙：看起来这寡妇的眼神也差点儿。

甲：怎么了？

乙：就我这岁数，还能让她钟情哪？

甲：别看您现在这样，电影主要靠化妆，一化妆就年轻了。

乙：我这一脸皱纹，怎么也化不平呀。

甲：哎，您看，用手往上这么一捋就平了。

乙：噢，一捋就平了。

甲：就是嘛。

乙：可一松手又出来了。

甲：人家化妆师有办法。

乙：什么办法？

甲：用布条勒，用胶布往后甩，用曲别针，图钉……

乙：你贴年画哪？

甲：这样吧，您明天试妆，保证化出来年轻。和您孩子

站一块儿，就跟双胞胎似的。

乙：有这么形容的吗？

甲：我看咱们就这么定下来，您这两千五百块钱就算拿到手了。

乙：倒是比说相声挣钱多。

甲：我现在就去电影厂行吗？

乙：可以呀。

甲：我时间紧，我可去了。

乙：别耽误，快去吧！

甲：您说我是走着去，还是坐车去。

乙：近就走着，远就坐车吧！

甲：那就听您的，我坐车去了。

乙：去吧！

甲：您怎么连句客气话都不会说？

乙：怎么了？

甲：您要是走的话，我怎么也得问一句："走啦，有车钱吗？没有不够的话从我这儿拿点。"就这么一句，我等半天就等不来。

乙：我还失理了："走啦，有车钱……"我说，你是不是没车钱呀？

甲：对，来时太急，没带车钱。

乙：嗐！小伙子还不好意思，早说不就行啦。行，拿两毛去吧！

甲：我把你这钱扔这儿，就这样你还合作哪？你又不是没钱。我这稿费都有您一半了，您不会把这五块钱的掏出来。

（动手掏）

乙：哎，你怎么自己动手？

甲：你让人着急。

乙：你不就是拿车钱吗？

甲：人不吃饭啦？

乙：饭钱也是我出呀？

甲：合作嘛！

乙：敢情让我投资呢。

甲：我还您。

乙：行，拿走吧！

甲：拍电影就定下来了。我去了。（走）

乙：（对观众）拍电影倒是件好事，人哪，不知道哪一步就走对了，我……（发现甲）你怎么又回来了？

甲：我看您兜里好象还有一张五块的。

乙：那碍你什么事？

甲：不是，我是说……这样……我对您的演出基本功测验一下，我心里有个底。

乙：那可以。

甲：您乐一下。

乙：嘿……

甲：愁一回。

乙：（表演）……

甲：悲哀。

乙：（表演）……

甲：哭！

乙：我说咱们找地方行不？当众我哭，象话嘛。作一般表情看看就行了。

甲：那您来一个，似哭非哭，想哭哭不出来，不哭心里又难受，您把这劲儿拿出来。

乙：拿不出来！干吗呀？

甲：不是，我在想我的第二个剧本的主角还得由您担任。

乙：第二个剧本又出来啦？

甲：我立志在我的有生之年，搞几部电影。

乙：他活不了几天了。你第二个电影的名字叫什么？

甲：《怀运》。

乙：不是寡妇吗？怎么怀孕了？

甲：主人公的名字——怀运。胸怀的“怀”，运气的“运”。

乙：我以为寡妇有了呐。

甲：这是古装片，带武打的，和真虎搏斗，与大蟒同眠，跟大蟒在一块睡。睡完找不着您了。

乙：我让大蟒吃啦？

甲：您隐身走了。片里到处是奇花异草，飞禽走兽。还有古代民歌的插曲。

乙：古代民歌？

甲：啊。“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

乙：这是古代民歌吗？

甲：这是举个例子。

乙：噢。

甲：基本上分的镜头是特写，全是您的近镜头。

乙：我这模样别太近喽，虚着点好。

甲：您在影片里吃的全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甩开腮帮子您就吃，鸡、鱼、对虾全是活的。

乙：喂猫呐？

甲：鲜的有营养。

乙：那也做熟了再吃。

甲：让您吃的连嗝儿都打不上来，呼吸都困难，能演到这个效果您就差不多了。

乙：我就撑死了。

甲：腹稿我都打好了，只要您一同意，我马上就动笔。

乙：你先写吧，写出来再演。

甲：冲您这话，我就有了信心，再借五块钱怎么样？

乙：干什么？

甲：我买稿纸啊。

乙：还借呀？

甲：信心我有了。

乙：五块钱我没了。

甲：您不能这样，一说钱就皱眉头，咱俩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乙：行，给你五块，买稿纸去吧。

甲：您兜里还有多少钱？

乙：你打听这干什么？

甲：我问您需要多少钱？

乙：我不需要钱。

甲：咱们电影拍成，您拿个三千四千没问题。

乙：不用，你想着还我那十块钱就行。

甲：第三个片子拍成了，您的报酬更高了。

乙：你还有第三个片子？

甲：这是中外合拍，您担任主角。

乙：谁呀？

甲：碌碡。

乙：我演碌碡？

甲：片名叫«碌碡»，您演外国人，情节简单，意义深刻。

乙：情节怎么回事？

甲：您拉着碌碡，周游世界。

乙：有套没有？

甲：有套干吗？

乙：我驾着辕，还得有拉套的哪。

甲：您别开玩笑，这是个科学幻想片。碌碡是个升降机，能骑上去。

乙：我骑着碌碡？

甲：平常时拉着，抽空就骑，上外国去。

乙：我拉个碌碡在马路上转悠，警察不管？

甲：不在马路上走。

乙：净走小胡同，我怎么出国呀？

甲：咳，您只要一按开关，碌碡就起来了，“叮当”一响，您就上天了！

乙：把我给崩上去了？

甲：我准备先到国外选一下外景，初步想先到意大利，您知道去意大利的飞机票多少钱吗？

乙：你甭问多少钱，你先把那十块钱给我。

甲：哎，您怎么不合作了？

乙：你一人干吧，把十块钱给我。

甲：到时候有您的报酬。

乙：没到时候我的钱就没了，把钱拿来。

甲：您别着急，第三个片子咱们以后再说。

乙：不说了，那碌碡你一人拉吧。

甲：不怕这个，咱们还有《怀运》呐。

乙：怀孕呐，你打胎我也不管了。

甲：您别动手，您听我说，那《寡妇》可等着您呐。

乙：那好办。

甲：怎么办？

乙：你让寡妇嫁别人吧。

甲：吹啦！？

后　记

朋友们怂恿、领导上鼓励，我们鼓着勇气凑成了这本《相声选》。这里选辑的，是我们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〇年这四年的作品，一部分已经在广播里和观众见面了，一部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一部分是匆忙整理出来的。毕竟不是专门搞创作的，整出来的东西也是粗糙得很，斗胆把它们集在一块，大家看看，我们自己也琢磨琢磨。从这些不成熟的作品中，找找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不好，以便再为人民写相声、演相声，把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大众。如能达到这个目的，大概可以算我们没有白忙活。

人民爱相声，相声演员也爱人民。因为正是人民给了我们作品以丰富的营养，才能让它们成为今天这个模样。至于质量不高，只能怪我们吸收得不好。

中国照相馆的姚经才经理，给我们讲了那么多在文革时期干他们这行的“难处”，引起了我们辛酸的回忆，写出了《如此照相》。

新疆一行，我们没工夫浏览天山的风光。因为，各个少数民族婚礼上的载歌载舞，已经大饱我们的眼福了。不是那些优美动听的歌颂爱情的歌曲给了我们启发，我们能写出《诗歌与爱情》吗？

我们在东直门外五建工地上，一起参加了"青年栋号"的建设。头顶烈日，手把瓦刀，为人民在进高楼大厦而辛勤劳动的青年伙伴，付出了多少汗水呀。可是，有些姑娘嫌他们手粗、脸黑，不愿意与他们结成终身的伴侣。怀着对小伙子们的钦佩，夹着对那些个别姑娘的一点气愤，写下《爱的挫折》，为建筑工人诉诉苦衷。

对好的姑娘，我们可是赞扬的。湖南桃源的"女石匠"班的班长，三推婚期，置身于农村的建设。我们把她化成个"兰花姑娘"，在《迎春花开》中，用动听的湖南山歌颂扬了这个时代青年的形象。

跟着全国优秀的列车员张波，跑了一趟大连，我们写出了《喜事》、《青春颂》。

在山海关的商业柜台前，我们结识了财贸战线的标兵，写出了《一买一卖》。

四年来，从东北到海南，从沿海到内地。母亲祖国养育了多少优秀的儿女呀。他们是那样的勤劳，他们又是那样的忠诚。是为着我们的祖国，为着我们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滴汗水碎八瓣，点点地洒在母亲的身上，流在母亲的血液中。国家遭到劫难，他们没有无止境地诉说痛苦，而是为人民的前途、命运担忧。个人遭到非难，他们没有起劲地埋怨，而是想着党的事业、真理与信念。砍倒的大旗又立起来了，真理以胜利者的姿态又出现了，母亲忠诚的儿女看到光明和希望了！他们连征尘都没有洗，连伤口都没有抚摸，甩开膀子，亮开脚板，跟着党又向前奔跑了！多好的党，多好的国家，多么好的人民呀。

我们的笔太拙了，我们的嘴太笨了。那么激动人心的情感，在我们的笔下嘴中，白了，淡了。有时我们真这样想过：甭管写得多差，表现得多浅，尽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人民笑笑吧，增添他们生活的乐趣，消除他们劳动的疲劳，“笑一笑，十年少”，让我们的人民永远年轻。

观众健康、酣畅的笑声，我们听了比蜜还甜。可我们也有眼，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观众中也有不笑的，甚至瞪我们的。不要太怪我们，自己有病，又不让人拿针去刺一下，这可怎么好呢。时代在前进，人们在向上，要是你能跟上大家的步伐，也会和我们一起笑的，因为那时你已经康健了。当然，病愈的理由，全然不在相声，这一点，你、我、大家都理解。

至于招来敌对者的咒骂声，让他们去咒骂吧！“四人帮”的嘴可够厉害的，然而在人民的审判台上，他们不是缄口不语，就是耍泼撒赖，这些人的本事也就到这儿了。

编了这个集子还要感谢艺术团的领导和同志们，他们不仅给我们勇气，还给了我们力量。马季、赵连甲、蔡兴林、王决等同志给我们的帮助，全跃然于集子的字里行间，就“感谢”两字是包括不了我们对他们的心意的。

编了这个集子，就等于回头看看我们自己走的路，脚印有深有浅，步子有偏有直。把它印在纸上，算作向党和人民交个答卷，然后再向前走。

我们想，再过四年，我们再编个集子。那个集子要比这个集子更好，那我们就继续地写相声、演相声。如果真象俗话里所说的，什么“奶奶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那我们自己就

得刹车了。因为相声是艺术，你们干不好，别在那儿糟踏她呀。到那时候，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相声事业永远要向前发展，能人有的是。

当然，我们也知道，要把相声写好、演好，让人民从我们的相声中获得趣味、汲取知识，通过相声受点启发、得点教益，发出酣畅、清脆的笑声——干脆说，乐出点时代真正的笑声，需要我们付出怎样的劳动。

姜 昆 李文华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姜昆李文华 相声选
作者=姜昆
页数=289
SS号=10124430
出版日期=